

備

旨

學
康

書
集

文
魁

四書補註備旨

增訂四書備旨序

四書講義名家總惟朱註是遵參以大全或問語類前明
鄧退菴先生備旨一書啟迪後學至今海內傳習如布帛
菽粟之無可厭斃者緣是書逐章逐節逐句逐字悉各發
明其旨趣無不與朱子相脗合斯誠初學之津梁而亦成
材之受其範圍也但書行世日久翻刻既多訛舛不少又
其甚者增刪弗當幾失本來面目予方欲重校而釐正之
適值友人王子若攀江右名宿素與予有同志鑒此書之
沿誤遂以校訂之責委予予因欣然就事焉竊思書名備
旨謂聖賢立言每一章則有一章宗旨是不可不潛心研
究以提明者也推之一節一句一字與義自具並須研明
予閱坊間備旨諸刻本有不畫一者推詳玩味不惜晝夜

辛勤而黑白以顯於補入全註外其重複酌芟之其缺略
量添之即其敘講字句舛訛亦折衷竄改之後又間載名
家講義之不刊者以補所未備總期不背於大全朱子即
其能不背於退菴先生者矣上截發明章旨節旨尤聖賢
意指所關即後學步趨攸係舊本精確者仍之若其稍未
愜心必嚴加參酌融會諸講家妙義竊附其內要以朱子
之說為歸夫如是備旨之疏句詮字綱舉目張本來面目
庶以不失即質之退菴先生有不默引為此書之知己哉
閱六年寒暑編始告竣因舊本上附人物典故並加檢核
以便初學覽觀是亦於備旨中求無不備之意云爾 峕
大清乾隆歲次己亥仲春月上浣之吉江甯杜定基起元
氏題於鍾山書屋

新訂四書補註備旨大學卷之一

粵東鄧 林退菴先生手著
裔孫 煜耀生編次

寶安邨文友珊洲先生重校
江甯後學杜定基起元增訂

曾子 大學章旨

曾參魯武城 此章孔子明先王立學教

人鄒國之後 人之法以詔後世大學二

夏少康封其 字是主腦分兩段看前一

次子曲烈於 段三節是統言綱領而推

節當魯襄公 其先後以結之示人以知

時邾莒滅鄆 序也後一段四節是詳言

節世子巫奔 條目而要其本以結之示

魯去邑而為 人以知要也通章不出三

曾氏巫數傳 綱領然三綱領又不出明

生點點生參 德後段歸到修身為本正

年十六孔子 見明德為本處講聖經要

在楚命參之 影傳語但不可顯侵

楚受學焉性 大學節旨

至孝家貧食 此節言大學之綱領明明

力敝衣躬耕 德是下文格致誠正修之

大學 此書名大學者以其所載皆大人之學也
原在禮記中以記其博學可以為政也

子程子曰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於今可見古人為學次第者

獨賴此篇之存而論孟次之學者必由是而學焉則庶乎其不差矣

大學之道 大學對小學言不對異
端曲學道是學的方法 在明明德 三在字俱作當字看明是用功以明
之也明德指所受於天之仁義禮智

在親民 親當作新是革其舊染意民是家
國天下之人不可棄作百姓看 在止於至善 止字照註兼必至不遷二
意至善即明新恰好處

言應萬事者也但為氣稟所拘人欲所蔽則有時而昏然其本體之明則有未嘗息
者故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也新者革其舊之謂也言既自明其明

德又當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舊染之污也止者必至於是不遷之意至善

則事理當然之極也言明明德新民皆當止於至善之地而不遷蓋必講會于述聖

其有以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也此三者大學之綱領也經以垂訓
曰天下有統古今上下而精其業合人已內外而究其功者大學也然其教人之道
果安在哉一在明己之明德蓋德者人所得於天之理原自虛明但氣稟拘於生初

石魯君聞而八者逐條之綱領註大人物欲蔽於生後則有時而昏然其本體之明有未嘗息者故學者當因其發而充廣致邑焉固辭之學對小子言道是進為之使全體皆明因己明而繼續之使無時不明以復其初焉此大人有體之學也一不受○孔子之方即理之當然也明德在新民蓋德者人所同得而非我之私得也又當推以新民使彼有是德而不能自閒居曾子侍要充廣其明是橫說繼續明者亦皆有以新之而去其舊染之污焉此大人有用之學也一在止於至善蓋吾凡王朝家國其明是監說新民雖兼養之所以明而新之者非可私意苟且而為之也其所以得於天而見於日用之間者之禮經常權在內却重敦不重養至善莫不各有當然之則所謂至善也又必當使己德無不明民德無不新恰好至當不變之宜靡不是無過不及所在與安小復邊動而之他以此止於至善焉此大補註人之所得乎天解德字虛靈不昧解明字反覆窮詰焉成狃近功對看

○曾子志存 知止節旨 功昭下知以啟明之 止即指至善與上 善以志言 定而后能靜

孝道齊嘗聘 此推至善之所由止兼明 端行以致明之實 知止 節言工夫者不同 而后有定 善以志言 定而后能靜

以為卿而不 新在內重知字至善最難 靜是疑乎至 善以心言 靜而后能安 安是依乎至 善以事言 慮而后能得 得是

就曰吾父母 知到知止時是物格知至 善以心言 靜而后能安 安是依乎至 善以事言 慮而后能得 得是

老食人之祿 也知止即得止中間定靜 善而止之 止者所當止之地即至善之所在也知之則志有定向靜謂 然明德

則憂人之事 安慮之驗是知止后自然 兼明新言 註 心不妄動安謂所處而安慮謂處事精詳得謂得其所止 講 然明德

故吾不忍遠 相因妙處一有字領四能 由得至善而止之惟先知所止則識無所蔽者理自無所昧而后吾之志有定矣志

親而為人役 字靜安慮得又皆定中之 既有定則內念不興外物不搖無以動其心而后能靜矣心既能靜則憧擾不形隨

○曾子耕泰 能事也定靜安在事未至 身所處無所擇於地而后能安矣能安則日用之間從容閒暇事至物來有以接之

山下雨雪不 之前慮在事方至之際慮 而后能慮矣能慮則隨事觀理極深研幾皆合乎當然之則而后明德新民之至善

得歸思父母 為知得緊要關頭蓋知是 所在皆得 而止之矣 物有本末 物以形體言指明德新 事有終始 事以作為言指知止能

作梁山吟○ 平素工夫慮又臨時研審 而止之矣 物有本末 民本是根本末是梢末 事有終始 得終是究竟始是發端 知

曾子每讀喪 一番得止非偶合非襲取 所先後 知以用功不紊言先 則近道矣 近是庶幾不甚相遠 註 明德為本新民為末

禮泣下沾襟 是與至善為一 指本始後指末終 則近道矣 意道即大學之道 言 知止為始能得為終

曰往而不可 物有節旨 本始所先末終所後 講 合而觀之明德新民皆性中物也然明德為本新民為末非

還者親也子 上兩節只渾說此節指出 此結上文兩節之意 講 物有本末乎知止能得皆分內事也然知止為始能得為終

欲養而親不次序來明新兩物而內外
待是故推牛相對故曰本末知得一事
而祭不如雞而首尾相因故曰終始二
豚之逮親存句亦不平事即物中之事
也初吾為吏也此知字又在知止前淺
祿不及金向看近道是有下手處

欣欣而喜者古之節旨
非以為多樂此舉古之為學次第以著
其逮親也及綱領之條目所謂其序不
親沒吾南遊可紊而功不可缺也於天
於楚得尊官下本屬新民而乃曰明明
焉猶北面涕德正見新民不出明明德
泣者非以為之外故治齊亦是明明德
賤悲不逮吾於國與家耳天下與國均
親也孔子以此井田學校而遠近分國
其能通乎道與家均此老老幼幼而親
故授之一貫疎異欲修先正是先立其
之傳○曾子大而小者不能奪也欲正
居曲阜鳴臬先誠是實其所發以養其
不人城郭又所存也朱子謂誠意是人
曾子行孝枯鬼關致知是夢覺關致知
井湧泉○曾是全體說格物是零碎說

參唐高宗贈物在外而理具於心心在
少保加太保內而理周乎物知與物無
欺真實好善惡惡

得字意誠是一念不
意誠而后心正
心正是心體
心正而后身修
身修是身有檢
制而不妄為
身

非以爲多樂此舉古之為學次第以著
其逮親也及綱領之條目所謂其序不
親沒吾南遊可紊而功不可缺也於天
於楚得尊官下本屬新民而乃曰明明
焉猶北面涕德正見新民不出明明德
泣者非以為之外故治齊亦是明明德
賤悲不逮吾於國與家耳天下與國均
親也孔子以此井田學校而遠近分國
其能通乎道與家均此老老幼幼而親
故授之一貫疎異欲修先正是先立其
之傳○曾子大而小者不能奪也欲正
居曲阜鳴臬先誠是實其所發以養其
不人城郭又所存也朱子謂誠意是人
曾子行孝枯鬼關致知是夢覺關致知
井湧泉○曾是全體說格物是零碎說

物在外而理具於心心在
得字意誠是一念不
意誠而后心正
心正是心體
心正而后身修
身修是身有檢
制而不妄為
身

物在外而理具於心心在
得字意誠是一念不
意誠而后心正
心正是心體
心正而后身修
身修是身有檢
制而不妄為
身

物在外而理具於心心在
得字意誠是一念不
意誠而后心正
心正是心體
心正而后身修
身修是身有檢
制而不妄為
身

物在外而理具於心心在
得字意誠是一念不
意誠而后心正
心正是心體
心正而后身修
身修是身有檢
制而不妄為
身

物在外而理具於心心在
得字意誠是一念不
意誠而后心正
心正是心體
心正而后身修
身修是身有檢
制而不妄為
身

物在外而理具於心心在
得字意誠是一念不
意誠而后心正
心正是心體
心正而后身修
身修是身有檢
制而不妄為
身

物在外而理具於心心在
得字意誠是一念不
意誠而后心正
心正是心體
心正而后身修
身修是身有檢
制而不妄為
身

物在外而理具於心心在
得字意誠是一念不
意誠而后心正
心正是心體
心正而后身修
身修是身有檢
制而不妄為
身

配享封邨伯先後故曰在

宋改武城侯 物格節旨

加邨國公元 此節覆解以明上意與止

加宗聖明改 節俱說工夫數而后字正

宗聖曾子 形出必當先意前知止就

事上說此知至就心上說

至與致不同致是推致方

為也至則已至知與意相

關是逐節推去其實知是

一大截直貫至平天下住

意誠指一時一事言心正

指全體渾然言齊治平俱

兼化之處之說 自天節旨

此見得上面許多格致誠

正總完得修身而齊治平

皆起於此信乎明德為本

而修身正其本也蓋精言

之為明明德約言之為修

身天子有平治之責者庶

人無國與天下然有家亦

可言本此正言以結之也

其本節旨

此反結本之當重以足上

修而后家齊 家齊是家人 家齊而后國治 國治即百姓昭明意 國治而后天下平 天下平即萬邦協和意

物格者物理之極處無不到也知至者吾心之所知無不盡也知既盡則意可得而實矣意既實則心可得而正矣修身以上明明德之事也齊家以下新民之事也

物格知至則知所止矣意講夫古人之為學皆有所先者亦以其功之相因也誠以下則皆得所止之序也

能於理之在物者有以格之盡而無餘而后吾心之知即有以至之而致其極矣知至而后道理明白坦然行之意可得而誠矣意誠而后存主皆實物不能動心可得而正矣心正而后有所主物不能累身可得而修矣

身修而后有以儀型於一家家不由是齊乎家齊而后有以感化於一國國不由是治乎國治而后舉此以加彼皆有以明其明德天下不由是平乎古人之知所先後如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 自由也天子是至尊貴者至字中間包諸侯卿大夫及士在內庶人是凡民之俊秀

壹是皆以修身為本 為本是為天下國家之本 壹是一切也正心以上皆所以修

格致誠正己該在修身內 身也齊家以下則舉此而錯之耳 講然就八條

格致誠正為修身而設齊治均平自修身而推信乎物有本末而修身正其本也故上自天子之貴下以至於庶人之賤凡有天下國家之責者壹是皆以慎修其身而為天下國家之本焉耳

其本亂指身不修而末治者否矣 末指家國天下治即齊治平意否是無是理

其所厚者薄是 所厚指國與天 未之有也 未之有決 本謂身也所厚謂家也此

齊而其所以厚者厚 下厚即治平意 言其無意言兩節結上文兩節之意

講夫合天下之人固當以修身為本然以身對家國天下而言則身為本而家國天下為末使不能格致誠正以修其身則其本亂矣而末猶然治者否矣以家對國

與天下而言雖其理未嘗不一然其厚薄之分亦不容無差等苟身之不修是在家不能親其親長其長則所厚者且薄而於國與天下所薄者反厚決未之有也有志

此反結本之當重以足上

節上下須串說不可以修於大學者可不補前結本末而帶始終後結本末
身齊家平對所厚者薄根明德以修身故而帶厚薄正是血脈流通處

右經一章蓋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凡二百五字其傳十章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

之也舊本頗有錯簡今因程子所定而更考經文別為序次如左凡千五百四十六字○凡

傳文雜引經傳若無統紀然文理接續血脈貫通深淺始終至為精密熟讀詳味久當見之今不盡釋也

○康誥曰康誥武王告康叔之語也克明德明也德即明德也註康誥周書經文所謂在明

訓而有徵矣觀周書康誥有曰人皆有此明德但為氣拘物蔽以致昏昧不明惟文王緝熙敬止克明其本明之德焉○太甲曰太甲伊尹告

顧天之明命顧是常常顧視惟恐失之也兼靜存太甲商書顧謂常自在之也動察說天之明命即明德根源處註猶此也或曰審也天之明

命即天之所以與我而我之所以為註由康誥溯而上之則有湯觀商書太甲有曰德者也常自在之則無時不明矣註天之明命是天之昭然子我而我之所以為

德者但忽玩者多惟成湯聖敬○帝典曰帝典是史臣贊堯之辭克明峻德峻訓高大是無限

日躋願諶上天所付之明命焉○帝典曰贊堯之辭克明峻德量意只就堯一身

上註帝典堯典虞註由太甲溯而上之則有堯觀虞書帝典有曰德之在人全體本

說書峻大也註極高大但人皆被私欲狹小惟帝欽明文思克明其峻大之德

不能修身以齊家來是末不治的起頭猶云即所厚如家已先薄了何況國與天下則本之不可亂也明甚

康誥章旨

康叔名封文此章釋明明德之義引書

王子武王弟以見夫子之言有所自也

武王誥命為三聖俱就現成說不分淺

深只平敘過注重末句

衛侯王若曰康誥節旨

孟侯朕其弟克是真個會的意思德則人

不顯考文王所同克明則文王所獨

克明德慎罰太甲節旨

引康誥意已盡恐人不知

民亦惟助王德出於天故引太甲命本

宅天命作新明顧之只是此心常存而

民又曰若保目若有見也

赤子惟民其帝典節旨

康義

恐人不知德極其大又引

帝典明德以本體言峻德

可不以三聖為法哉字及天之明命字峻德字是釋明德義也明命雖說源頭峻

焉

○皆自明也皆指三書說自明謂三書結所引書皆言註夫三書之言雖異而

所言是自明已德之事註自明已德之意註要其旨皆所以自明

太甲太丁子以全體言講克明只在欽湯嫡孫也太明恭讓上勿侵新民界

德雖說高大然不甚重若過作較量則便妨下自明一結皆字總承三書見千聖相傳只是一脈自字甚重雖贊嘆三聖人言外亦須得勉勵後人意

甲既立不明皆自節旨伊尹放諸桐此句明字重自字尤重蓋

○湯之盤銘曰銘是刻銘於盤上以自儆苟日新苟是果能意日是一日日日新日日主是去得私欲淨盡日日新日日主

三年復歸于聖人不專靠天交煞有學

又曰主提振意又非終之謂言其心以去惡如沐浴其身以去垢故銘其盤言誠能一日有以滌

作太甲三篇宿學者當法意在言外

又非終之謂言其心以去惡如沐浴其身以去垢故銘其盤言誠能一日有以滌

王不惠於阿此章釋新之義首節原

身苟能一日去其舊染之污舊然自新即當因其日新者而日日接續

衡伊尹作書功三節究新之驗末節

以新之又日提振以新之使私欲淨盡有如沐浴一般湯之自新如此

曰先王顧諟責成君子意重末節

○康誥曰作承上下神祇湯之節旨

帝典盤者常用之器銘則欲其

人上者當迎其機而作之井田學校修其作之之具勞來匡

曰若稽古帝一頓下二句緊連看雖講

稷以來舊為其命維新景象便是文王新命文王能新其德以及於民而始受天

明文思安安自新類關合新之旨

諸侯之國其命維新景象便是文王新命文王能新其德以及於民而始受天

允恭克讓光作新節旨

被四表格于工夫全在作字此作字即

上下克明峻經文新字也註自新之民

也講觀大雅之詩有曰我周自后稷以來雖是舊邦至於文王而聖德日

德以親九族兼良心之發武王之化說

九族既睦平周雖節旨

章百姓百姓新命者新之應此氣數

昭明協和萬之命與顧諟明命命字不

必如周之作新新命皆求止於至善之地而已矣

非新之新盤銘以自新言康

子無所不用其極承上文來君子泛言自新新民皆欲

由湯文武觀之是皆所以

用其極者也故後之君子

皆

邦黎民於變
時雍
同其字指文王註能新其
德以及於民是受命緣由
新言然新民之意却於此可見

湯銘
湯名履一名
此總上三節結之是刻責
君子節言

右傳之二章釋新民
黃鳥止於至善者

天乙主癸子
契之後也契
善之謂新民本於自新而
歸於用極可見明新至善
也
三綱領上下關通

○詩云邦畿千里
里是與國之廣惟民所止
止是詩商頌玄鳥之篇邦畿王者之
居住言都也止居也言物各有所當止

商揚為夏方
伯得專征伐
此章引詩釋止至善而明
新及知止能得意皆在其
中首節借邦畿出止字次

○詩云緝蠻黃鳥止于
止是棲止也
隅是山岑高

夏桀無道湯
放桀于南巢
節借黃鳥出知字三節正
言至善當止舉文王敬止

○詩云緝蠻黃鳥止于
此止字
以其所止以處言
可以人而不如鳥乎
人不如鳥就主詩
昧於決擇說言小

是時三千諸
侯大會湯三
言至善當止舉文王敬止
為法四節五節分言明德
新民止至善之實要含咏

○詩云緝蠻黃鳥止于
此止字
以其所止以處言
可以人而不如鳥乎
人不如鳥就主詩
昧於決擇說言小

湯然後即天
子位○古之
嘆淫洗意
邦畿節言

○詩云緝蠻黃鳥止于
此止字
以其所止以處言
可以人而不如鳥乎
人不如鳥就主詩
昧於決擇說言小

銘几杖有戒
蓋起居必觀
之所謂千里則廣大而非
狹隘之所喻言至善之所
兼繼為人父
指訓武

○詩云緝蠻黃鳥止于
此止字
以其所止以處言
可以人而不如鳥乎
人不如鳥就主詩
昧於決擇說言小

而夙夜不忘
也湯沐浴之
在也玩惟民所止口氣隱
述說為人父
周言

○詩云緝蠻黃鳥止于
此止字
以其所止以處言
可以人而不如鳥乎
人不如鳥就主詩
昧於決擇說言小

盤而刻銘為
戒蓋取澡身
然有至善亦人心之邦畿
是交是
止於信
信是誠也
詩文王之篇穆穆深遠之意於歎美辭緝蠻黃鳥止于

○詩云緝蠻黃鳥止于
此止字
以其所止以處言
可以人而不如鳥乎
人不如鳥就主詩
昧於決擇說言小

聽人自止意但此重在邦
相接

○詩云緝蠻黃鳥止于
此止字
以其所止以處言
可以人而不如鳥乎
人不如鳥就主詩
昧於決擇說言小

裕德之意故綴不重民止須味一所字云日新又新章句物字指明新言

邦畿

緝蠻節旨

世紀云天子此承上節從止字出知字緝如咏嘆長言笙簧迭奏

甸服甸服之蠻如南冠之操馱舌之音於止之止以時言所止之

內曰京師

止以地言孔子說詩意是

巨隅

警醒世人非贊黃鳥也

土高曰巨隅

穆穆節旨

峻處岑高森此節舉文王之止至善以

矢所不到者

詩以穆穆發端而終以敬

文王

周季歷古公義註解緝熙雖對說而或

少子娶太任

問云連續光明無少間斷

生子昌有聖

則意主串遞可知按語類

瑞古公因欲

緝熙是工夫敬止是功效

傳位季歷以

收煞處或問小註却云緝

及昌長子泰

熙是已能如此不是方用

伯知之與弟

工夫兩說不同細推之就

仲雍亡之判

文王本身說則緝熙是已

至昌為西伯

則緝熙是要緊工夫詩辭

非至善五者乃其目之大者也學者於此究其精微之蘊而又推類以盡其餘則於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所以止而無疑矣

文王之詩云穆穆然深遠之文王於故其德之緝續熙明無不敬而安所止也夫詩

所謂敬止如何如仁者君之至善也文王為人君則以心行政而止於仁敬者臣之

至善也文王為人臣則以下服上而止於敬孝者子之至善也文王為人子則愛慕

繼承而止於孝慈者父之至善也文王為人父則積德昌後而止於慈至於統御國

人其至善在信文王與國人交則內外始終不欺不二而止於信所謂緝熙敬止者

如此此文王之自然而得所止也學者即此五者日用人倫之大而推之天下之事

無不有以得其善之所在矣

詩云瞻彼淇澳是視淇澳是水邊彎曲

言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四如字君子知之也瑟兮僩兮弛監說此德之存於心者

喧兮宜著屬喧當從之此德之形於身者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終是終身

磋者道學也以知言下各句俱如琢如磨者自修也以行言自字要

慄也慄是嚴敬存於中要跟學修來

赫兮喧兮者威儀也威儀是光輝形於外要跟學修恂慄來

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盛德至善謂盛德底於至善民指當時之民不

能忘就其德之感人處言未說到澤之及人處

註詩衛風淇澳之簾淇水名澳隈也猗猗美盛貌與也斐文貌切以刀鋸琢以椎鑿

皆裁物使成形質也磋以鑪錫磨以沙石皆治物使其滑澤也治骨角者既切而

復磋之治玉石者既琢而復磨之皆言其治之有緒而益致其精也瑟嚴密之貌僩

武毅之貌赫喧宜著盛大之貌諠忘也道言也學謂講習討論之事自修者省察克

六州向化及自合就文王說故在心止

子發立克商在事二字領下是綱五者

而有天下追有在明明德邊者即明明

諡文王○文德之至善有在新民邊者

王懷保惠鮮即新民之至善

大怙冒之恩即新節旨

於西土小心此節咏嘆明明德止至善

服事厘明聖之實詩辭只輕敘過重釋

之戴於天王詩上有斐是說做成君子

朝寢門而修之人所以斐然有文者其

世子之禮篤初自切磋琢磨中來也骨

燕翼而創不角脈理可尋切磋主於剖

顯之謨至於析故屬窮理玉石渾堅難

虞芮質成反治球磨主於攻錯故屬去

爭為讓其信私學修是求止之功恂慄

季與國可知威儀是得止之驗恂慄兼

也動靜言威者儼然人望而言

此詩衛人美者動容周旋中禮非徒事

武公之德而容飾而已明德是得於稟

治之功恂慄懼也威可畏也儀可象也引詩而釋之以明明德者之止於至善

道學自修言其所以得之之由恂慄威儀言其德容表裏之盛卒乃指其實而嘆美

之善吾於衛風之詩見明明德之止至善焉詩云瞻彼淇水之澳棗竹猗猗而美盛

也○況我有斐之君子其用功之精如治骨角者既切而又磋之其用功之密如治

玉石者既琢而復磨之由是內焉瑟兮而嚴密備兮而武毅外焉矻兮而盛大喧兮

而宣善此有斐之君子終不可得而忘忘兮詩之所言如此由今釋之所謂如切如

磋者言君子之窮理講習以究之討論以辨之學而知之以至精也如琢如磨者言

君子之遏欲省察以防之克治以去之修而行之以至密也瑟兮備兮者言君子理

念精明不假矜持自無放惰恂謹而悚慄也赫兮喧兮者言君子純一積中無事表

暴光輝自形有威可畏有儀可象也至謂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言君子由學問

自修之功造恂慄威儀之地其盛德已底於至善所以民同然之心自

然仰慕而不能忘也明明德之止至善如此不有以端新民之本哉

○詩云於戲

前王不忘不忘是思君子賢其賢君子指成康以後之賢者與王者說而親其親

繼述意其親指文武之基業言小人樂其樂小人是後世之百姓樂有安而利其利

此以沒世不忘也此指上賢親樂利以是所以意沒世詩周頌烈文之篇於戲

指文武身沒言不忘是愈久愈思意言歎辭前王謂文武也君

子謂其後賢後王小人謂後民也此言前王所以新民者止於至善能使天下後世

無一物不得其所所以既沒世而人思慕之愈久而不忘也此兩節咏嘆淫泆其味

五猶箴傲於

國曰自卿以

至善也通節歸重在此不

能忘在秉彝上說未說到

由後民觀之風淳俗美是

其樂也使後之小人得以

樂其樂而長享太平分并

授廬

賦之初盛德是得於踐履

深長當講又於烈文之詩

見新民之止至善焉詩云

於戲惟我前王人不能忘

夫前

年九十有

之徒事嚴猛而已儀

此詩衛人美

武公之德而

容飾而已明

德是得於稟

下至於師長 德澤及人道學以下是借
士苟在朝者 詩釋經不必呆贊武公

於戲節旨

無謂我老耄 此節咏嘆新民止至善之

恭於朝以交 實前王不忘重前王能使
戒我遂作懿 人不忘上四其字指前王

戒之詩以自 下賢親樂利四字是前王
警而賓之初 新民止至善處要重發上

遜亦武公悔 賢親樂利四字是後人沐
過之作則其 其餘澤處須唱嘆傳神舊

有文章而能 章成憲該得嘉言懿行創
聽規諫以禮 業垂統該得建國分封樂

自防也可知 在太平之化是教上事利
矣○衛有淇 在衣食之資是養上事

園出竹在淇 節不忘是佩服其德此不
水之上竹譜 忘是感戴其恩

云淇園殷紂 聽訟全旨
竹箭園也 此章引聖言以釋本末獨

小同寇之職 言訟者舉一以例其餘也
以五聲聽獄 論語以聽訟無訟分本末

訟求民情一 須把聽訟句置了只就使
日辭聽二日 無訟句推出知本來全在

色聽三日氣 使字上見無情句申無訟

是其利也使後之小人得以利其利而永沐膏澤此所以前王既已沒世而後之人
蒙其澤者猶思慕之而不忍忘也新民之止至善如此不有以為明明德之驗哉

補集解云後賢亦兼後王在內蓋聞而知之仰其德業不但下位賢者
即後王之賢者當賢其賢也惟親其親就統緒說則後王所獨耳

右傳之三章釋止於至善 此章內自引淇澳詩以
下舊本誤在誠意章下

子曰是引孔聽訟吾猶人也 聽訟是聽斷民訟之是非曲直猶
人言雖不能過人而尚可以及人必也使無訟乎必

是斷然意使有潛字默化意含明德 無情者是無情
實之人不得盡其辭 盡作還 大畏民志

大畏是 此字指孔子所言知本謂必已德明然後
深服意 此謂知本 可以無訟是知明德為新民之本矣 實也引夫子之言而

言聖人能使無實之人不敢盡其虛誕之辭蓋我之明德既明自然有以
畏服民之心志故訟不待聽而自無也觀於此言可以知本末之先後矣 謂物有

本末者何哉嘗得之夫子之言矣夫子嘗曰聽民之訟而判其曲直者吾尚可以猶
夫人也必也使民曲直兩忘自然無訟乃為貴乎夫子之言如此夫爭訟之人本無

情實也今日無訟是聖人能使無情實之人不得盡其虛誕之辭蓋由我之明德既
明自然有以大畏服民之心志故訟不待聽而自無也觀於此言可謂知明德為新

民之本而在所當先矣本焉既知則末之在所
當後者不可推乎經文所謂物有本末者如此

右傳之四章釋本末 此章舊本誤
在止於信下

此謂知本 程子曰此謂知之至也 此句之上別有闕
衍文也 此謂知之至也 文此特其結語耳

聽四曰耳聽
五曰目聽

大畏句申使字不曰民心
而曰民志從辭所由起處

說也民志之畏畏天理畏
真心耳蓋無訟者民德之

新是末即大畏民志亦屬
新民上所以大畏者由明

明德而然方是本必已德
明然後民德新其本末較

然則用功之先後從可知
矣下章知本二句原屬衍

文但出此題不妨即以知
本二字統得格物致知全

功立說
補傳全旨

此章朱子補釋格物致知
之義分四段看言欲二句

釋致知在格物之義人心
之靈六句推格物致知之

由是以五句詳格物致知
之功至於用力四句言格

物致知之效末二句乃結
言之莫不有知知字指人

心本然全體之知說已知
之理知字指一端發見之

右傳之五章蓋釋格物致知之義而今亡矣
今指朱子之時此章舊本通下
亡是簡編亡失註章誤在經文之

下聞嘗竊取程子之意以補之
閒指近日言竊取是謙辭程子是程
明道先生補之是補致知格物之言曰所謂致

知在格物者
此句述經文言欲致吾之知
致是推致知是吾心良知在即物而窮其理也
即就也物字泛

說窮是研究理
即物中之理也蓋人心之靈
靈指虛靈言莫不有知
知即本然之良知而天下之物
物是事物莫

不有理
理是事惟於理有未窮
未窮是未考究到盡處故其知有不盡也
不盡是不能滿本然之量是

以大學始教
始教是起初教人必使學者
學者指入大學之人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

理
已知指心固有意者而益窮之
益是更加意以求至乎其極
極是理之盡處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

豁然貫通焉
一旦就覺悟之時言對久字看豁然是心中開豁貫通是貫徹通達則眾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
是表

理之大綱裏是理之節目精是理之細
微粗是理之淺近無不到是格得詳盡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
全體以具眾理

言大用以
此指眾物表裏此謂物格
此指眾物表裏精粗無不到言此謂知之至也
此指吾心全體大用無不明言謹
朱子補

傳曰大學傳之五章蓋釋經文格物致知之義而今簡篇已亡失矣然格物致
知乃學者最初用功處是誠不可闕者聞嘗竊取程子之意以補之曰經文所
謂致知在格物者其義為何言欲致極吾心之知使無一不明在即天下之物

而窮盡其理使無一不到也蓋人心之虛靈莫不有本然之知而天下之物

知說格物自表而裏自粗而精然裏之中又有裏精之中又有至精透得一重又有一重須無所不到方是格物朱子補此章書但欲理明不規規於文體意似簡括程子九條之義源流功效無不具舉字字精細步步著實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此章專屬知明善之要下章始屬行誠身之本

誠意章旨

此章釋誠意為單傳是大學要緊關頭跟定致知來首節正釋誠意在戒欺求慊而用功則歸慎獨二節言不能慎獨之弊三節明獨之當慎末節指能慎獨之驗而結其當誠意也

誠意節旨

毋自欺四句言用功當如此末句言用功正在此誠意者只一毋自欺盡之如

莫不各有當然之理權於理之在物者未加窮究之功故其知之在心者有未能盡其本然之量也是以大學始教於誠正修齊治平未暇及也必使入大學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吾心已知之理而益加窮究之功以求至乎其知之極也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開悟貫通焉則眾物之理或表而大綱裏而節目或精而細微粗而淺近見無不到而吾心具眾理之全體應萬事之大用亦通其故而無不明矣夫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即經文物格之謂也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即經文知至之謂也入大學者可忽於斯乎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

自字與意字相應欺字與誠字相反毋字是誠意者自家禁止

如惡惡臭

如是譬如惡臭是真心

嫌污穢則

如好好色

好好色是真心喜美色則求必得

此之謂自謙

此指上二句說謙訓快足快者務決去

其好善惡

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故字承自欺自慊來獨指心所獨知言慎是審其實不實之幾而謹之

言修之首也

者禁止之辭自欺云者知為善以去惡而心之所發有未實也慊快也足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也言欲自修者知為善以去其惡則當實用其力而禁止其自欺使其惡惡則如惡惡臭好善則如好好色皆務決去而求必得之以自快足於己不可徒苟且以徇外而為人也然其實與不實蓋有他人所不及知而已獨知之者故必謹之於言經文所謂誠其意者何也蓋君子於格致之後既知為善以去此以審其幾焉言惡矣苟不能實用其力是自欺也欲誠其意者毋自欺其本心之明也使其惡惡則如惡惡臭之誠而務決去之其好善則如好好色之誠而求必得之此之謂自慊其好善惡惡之心殆快足於己無餘憾矣然其欺與不欺蓋有他人所不及知而已獨知之者故君

小人閒居 閒居對見君子說 為不善 為字只就意說

惡二句申毋自欺自慊本好惡不自欺說以用功言

無所不至亦只形容無忌憚意見君子是見誠意慎獨之人而后厭然註訓消沮閉藏盡之揜其不善是遮蓋其實惡而著

不以成功言玩此之謂三字只承上可見獨處時接

其善是粧飾其虛善詐善正所以揜惡也此即厭然之事人之視己人即上君子已即小人如見其肺肝然是見透他心裏之事則

人時初發念時正應事時俱有獨知獨與幾有別幾

何益矣何益是無補於揜善之勞意此謂誠於中形於外用此謂是引成語此字總承上文無所不至正小人誠中處如見肺肝正小人

是念頭善惡初分途處獨即初發時惘然不昧者也

故君子必慎其獨也故字作所以字承誠中形外來君子即上節君子獨字亦與上節同言厭然消沮閉

慎承去欺邊正毋字之實功

藏之貌此言小人陰為不善而陽欲揜之則是非不知善之當為與惡之當去也但不能實用其力以至此耳然欲揜其惡而卒不可揜欲詐為善而卒不可詐則亦何

小人節旨

益之有哉此君子所以重謹小人不能慎獨而自欺故當閒居獨處之地以為人莫

此特舉自欺之甚者以為戒為不善即不慎獨註云

君子而后厭然消沮閉藏揜其所為之不善而著其虛偽之善殊不知君子之人視己如洞見其肺肝然是惡不可揜而善不可詐則何益之有矣此正所謂誠有是惡

閉藏即下揜惡著善消沮

於中則必形是惡於外故君子重以

自去閉藏不平如見句不

為戒所以必慎其獨而毋自欺也

必專指君子所謂司馬昭

所指所視所指非真有視指也總見善其嚴乎嚴是凜凜註引此以明上文之意言

之心路人皆見之誠中形

之不可揜如此講然小人之忽於獨者亦未知獨之可畏耳曾子平日有曰人為

外之理本兼善惡但此只主惡言上節慎獨固直下

可畏之甚也講幽獨之中深僻隱奧人不知也善惡纔有其意便有其象

毋謂瞻視不及乃十目之所共視也毋曰指摘不及乃十手之所共指也幽獨之不可揜一至於此豈不嚴而可畏之甚乎

○富潤屋潤屋華美德潤

成萬物也

承當此節慎獨尤痛加警

○富潤屋潤屋華美德潤

精也西方金

上文兩言慎獨此節正提

○富潤屋潤屋華美德潤

丹溪心法云

五臟者心肝

五臟者心肝

五臟肝仁肺

五臟肝仁肺

五臟肝仁肺

五臟肝仁肺

斯獨字又通章緊要處曾子曰三字煞有義味十目十手以視指之眾言有意則分善惡有善惡即可指視緊要在一所字一念偶動即其所也其嚴乎三字極危悚善惡無中立才出於善便入於惡可畏之甚統君子小人言之

富潤節旨

此言慎獨之效潤屋不作喻說只借以引起潤身潤與著對表暴於外謂著浸灌於內謂潤德即明德潤身且虛說體胖方是潤身先言心廣者身本於心也心廣體胖向未是心正身修然却是正修之漸通節皆是結語不專指故君子一句也

釋正章旨

此章釋正修之義首節言心之所以不正次節言身既不正不但心受其病身

君子與上二君子同誠必戒欺求慎慎獨主胖安舒也言富則能潤屋矣德則能潤以誠其意則德全而心廣體胖斯身潤矣言身矣故心無愧作則廣大寬平而體常舒泰德之潤身者然也蓋善之實於中言獨合而觀之誠意之功固在於慎獨矣苟知而形於外者如此故又言此以結之言獨之當慎又豈無其驗哉彼聚財而富者裕於用自能潤屋矣況誠意而有德者根於心生於色有不能潤其身乎蓋身之所主者心也心之運於外者四體也意誠而有德則此心不愧不作自然廣大寬平而發於四體不拘不迫自然從容舒泰德之潤身如此故君子必戒欺求慎而慎獨以誠其意也有志大學者可不以意誠為急務哉

右傳之六章釋誠意

經曰欲誠其意先致其知又曰知至而后意誠蓋心體之欺者然或已明而不謹乎此則其所明又非己有而無以為進德之基故此章之指必承上章而通考之然後有以見其用力之始終其序不可亂而功不可闕如

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

在字作身有所忿懣身當作心有所即有心之謂未至而先字看身有所恐懼恐是心之畏則不得其正於怒有所恐懼懼是畏之甚則不得其正於畏有所好樂好是心之喜則不得其正於喜有所憂患憂是心之慮則不得其正於憂

忿懣怒也蓋是四者皆心之用而人所不能無者然一有之則經文所謂修身在正而不能察則欲動情勝而其用之所行或不能不失其正矣言其心者何也蓋心者身之主本體原自虛靈一物不著若有所偏主於忿懣而不能察夫理則心即為忿懣所累而不得其正矣有所偏主於恐懼而不能察夫理則心即為恐懼所累而不

亦不能修末節正結註察
字敬字補出正心工夫

修身節旨

經言正心原兼體用傳則

就用上釋之忿懣四者須

從無處發出乃可為心之

累全在數有字不得其正

貼心之用然用失而體亦

失仍屬體上看故下接心

不在恐懼以臨事時言憂

患以未事時言此只論心

不論外邊形迹不可涉修

身上去

心不節旨

此節只要見身心相關意

心不在向承上節說下在

即所謂心在腔子裏不在

是在虛靈之舍用失而

體亦失也視而不見三句

蓋舉粗以見精耳

此謂節旨

上二節皆反說故此用正

結此正字指工夫說上節
註察字敬字可用

得其正矣有所偏主於好樂而不能察夫理則心即為好樂所累而不得其正矣有
所偏主於憂患而不能察夫理則心即為憂患所累而不得其正矣心之用失其正
則心之本體安
○心不在焉
不在是心馳於忿懣四
者而不在虛靈之舍也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
能得其正乎

其味
三句當實作不見不
聞不知說非主理言
而敬以直之然後此
心常存而身無不修
也

正則身在於此而心馳於彼心若外馳而冥然不在則無以檢其身目雖視而不見
其色耳雖聽而不聞其聲口雖食而不知其何味夫聲色臭味事物之粗而易見者
耳心不在此則雖粗而易見者已不能見况

義理之精者乎心不正而身不修有如此
○此謂修身在正其心
此正心與經文
略異經文正心

兼動靜此正心就用上
說是因用以著其體也
之正經文所謂欲修身
先正心此之謂也

下個察字又下個敬字
察是首察敬是存養
這工夫用在誠意後
似不甚蓄力然却
極難蓋誠意工夫用
得太猛最易偏非是
刻刻提撕刻刻謹凜
不能不走作故特提
此二字以補傳
文未言之意

右傳之七章釋正心修身
此亦承上章以起下
章蓋意誠則真無惡
而實有善矣所以能
存是心以檢其身然
或但知誠意而不能

密察此心之存否則
又無以直內而
修身也自此以下並
以舊文為正

○所謂齊其家在修其身者
在字作
先字看
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
人字貫至敖惰句親愛
是親而愛之也辟是施

之過其
之其所賤惡而辟焉
賤惡是賤
而惡之也
之其所畏敬而辟焉
畏敬是畏
而敬之也
之其所哀矜

則意

釋修章旨

此章釋修齊之義首節詳

言身之不修次節證身之

不修而家之不齊在言外

末節反結朱子謂此與上

章大槩差錯處不在人欲

上皆人合有底事

齊其節言

此指大槩人情好惡之偏

說親愛五者由身而施於

家也親愛就骨肉言賤惡

是不肖者畏敬以德與分

言哀矜是失所者教惰以

卑庸言辟字內便有不知

意末三句卽捲上意咏嘆

之知字只當察字看與致

知知字不同誠意章好惡

欲其實此章好惡欲其公

明貪得者無厭是則偏之

為害而家之所以不齊也

言如此正謂常人

○此謂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

此字承上語即人情好惡之

故諺節旨

此緊承上節引諺語以證

好惡之偏也仍是說身不

修要玩註所以字兩莫知

非真不知也只是明因情

毅既庭且碩

掩耳穀之始生日苗碩大

右傳之八章釋修身齊家

而辟焉

哀矜是哀

之其所教惰而辟焉

教是簡於為禮

情是懶於為禮

惡而知其美者

惡指賤惡教惰言知

其美是不偏於惡

天下鮮矣

天下指世之眾

人謂眾人之猶於也

辟猶偏也五者在人本有

當然之則然當

經文所謂齊其家

人之情惟其所向而不加

察焉則必陷於一偏而身

不修矣

在修其身者何也

蓋身與人接情之所向各

有當然之則但常人各有

偏徇於其骨肉之間為所

親愛

或不制以義理而辟焉於

其卑污之人為所賤惡或

不復加之寬厚而辟焉於

其尊

長之倫為所畏敬或過於

屈抑而辟焉於其窮困之

人為所哀矜或流於姑息

而辟

焉至於非可愛非可敬之

人令人接之簡於為禮是

所教惰也或遂至驕肆而

辟焉

夫親愛畏敬哀矜好之屬

也豈其中盡無惡乎賤惡

教惰惡之屬也豈其中盡

無美

乎而皆一於偏僻如此故

於所好而能知其惡所惡

而能知其美者雖正心以

後猶

難言之求之天

○故諺有之曰

人莫知其子之惡

人是眾人兼為父為農者

下蓋亦鮮矣

故字承

上節來

言莫知是情偏於溺愛而

其心不明惡以不肖

莫知其苗之碩

莫知是情偏於貪得而其

欲無厭

言此句好而不知惡

碩以盛大言此句惡而不知

美

註諺俗語也

明貪得者無厭是則偏之

故諺有之曰人情溺愛則

不明有其子不肖而莫知

其

為害而家之所以不齊也

惡者貪得則無厭有其苗

已盛而莫知其碩者諺之

所

言如此正謂常人

○此謂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

此字承上語即人情好惡之

所

之情好惡易偏也

此字承上語即人情好惡之

所

所

修也則凡偏好惡之所及

必不能使之各得其分

補上章忿懣等是心與物接

時事

可以齊其家也哉經文所

謂欲齊家先修身也

補此章親愛等是身與物接

時事

右傳之八章釋修身齊家

也言苗之大也

此謂節旨

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上

已說透此特結明之耳不

可二字屬齊家者身上說

齊治章旨

此章釋齊治之義重在不出家而成教於國一句孝

者二節推言不出家而成

教之原見教國不外教家

仁讓二節正言不出家而

成教之實見教家方可教

國故治國節結住上文下

三引詩咏嘆而又結之從

未有舍齊家而能治國者

其曰孝弟慈曰仁讓曰帥

教之機決於身曰誠曰好

曰恕教之機操於心也

治國節旨

修身以上皆學之事下俱

是教之事須提不出家成

教句為主下面都發明此

意凡說家處俱要本修身

來孝者三句則論家國有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此是提起經文語其家不可教不可教作不能教看而能教人者無之之

即治國人無故字承上二句來君不出家而成教於國謂不外修身以教家

君子子指有國之君子所以事君也即國所以弟者是君子事所以事長也即國所以慈者是君子事

親之理事君之理所以使眾也即國所以身修則家可教矣孝弟慈所以修身而教於家

平此此所以家齊於國經文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何也蓋身修則家可教而後

上而教成於下也國可治也苟身不修則其家已不可教而能教一國之人者

必無是理矣故治國君子不出修身教家之道而標準已立自成其教化於國所以

然者以家國之理同耳如家有親而在家事親之孝即國之所以事君之理也家有

兄而在家事兄之弟即國之所以事官長之理也家有幼而在家撫幼○康誥曰如

之慈即國之所以使眾之理也此君子所以不出家而成教於國也

保赤子保者愛護之意心誠求之心是母之心誠是真實懇至雖不中不中是不

遠矣不遠是差未育學養子學是先學而后嫁者也嫁是歸此引書而釋之又明

在識其端而然此孝弟慈之理豈假於強為哉即慈幼一端言之康誥曰人君保

推廣之耳民如保赤子蓋以赤子有欲不能自言為之母者本吾心之誠以求

之雖或不能悉中其欲亦不致大相遠矣此豈待學而能世未有先學養子之法而

后嫁者也誥之言如保者以此夫使眾之道不出慈幼而慈幼之心又非待於強為

則事君之孝事長之○一家仁是孝弟慈一國興仁興是感一家讓一國興讓讓

弟亦何以異於此哉之藹然處一國興仁動興起一家讓一國興讓是

弟亦何以異於此哉之藹然處一國興仁動興起一家讓一國興讓是

弟亦何以異於此哉之藹然處一國興仁動興起一家讓一國興讓是

弟亦何以異於此哉之藹然處一國興仁動興起一家讓一國興讓是

弟亦何以異於此哉之藹然處一國興仁動興起一家讓一國興讓是

弟亦何以異於此哉之藹然處一國興仁動興起一家讓一國興讓是

相通之理耳
康誥節旨

此獨舉慈言以例孝弟也
保赤子是慈如保赤子是

便眾心誠求之求赤子所
欲所惡也不遠正見心中

重一誠字未有句只在誠
求內看出而保民如之

一家節旨
此節言家齊而國自化仁

讓不平讓即在仁中故下
節單舉仁字一家仁讓須

補身為倡率意上六句形
容觀感之速已藏一機字

下句方可直接玩註所由
二字見其機不發於彼而

發於我也此主教成說貪
戾作亂邊輕債事句證作

亂定國句證興仁讓
堯舜節旨

堯和姓帝嘗
子摯之弟也

摯以荒淫而此節言推修齊去治國引
廢諸侯尊堯堯舜作樣子帥是以身作

孝弟慈之一人貪戾
貪是貪欲戾是背
理皆仁讓之反也
一國作亂是一國之人皆倣效貪戾而其機

如此其指仁讓貪戾說機是弩牙指發
動處言如此兼神速不爽二意
此謂一言債事此承上其機句來一言是一

人定國
定國即仁讓
一人謂君也機發動所由也債
誠使君子能盡孝弟慈之

藹然有恩而肫肫乎其仁則一國之人莫不興起而為仁矣能以讓教於家使一家
之中秩然有禮而怡怡以相讓則一國之人莫不興起而為讓矣此正所謂不出家

而成教於國者也向使一人貪戾無仁讓之德則一國作亂無仁讓之風矣是則一
國之仁讓由於一家一國之作亂由於一人可見上以此感則下以此應其機關發

動處自然感應至速毫不僭差如此此所謂一言之失足以敗事一人之正足以
定國者也君子安得不戒貪戾以絕禍亂之端而行孝弟慈以為定國之本哉

堯舜帥天下以仁
堯舜是唐虞之一人帥是躬行
而民從之是民化
堯紂帥天下以

暴
紂是夏商之一人暴是暴虐
而民從之是民化
其所令令是號令謂
令民以仁也反其所好

所好指身
而民不從不從是不從
是故承上君子國君子有諸己是有孝弟慈
而行不仁說而民不從所令之仁是說來君子有諸己是善於己而后

求諸人
求諸人是出令
無諸己是無不孝不弟
而后非諸人非諸人是由令
所藏乎

身藏乎身是
不恕是不推己之心以治
而能喻諸人者喻者默曉之謂使民曉然為
存諸己也人即所令反所好也善去惡也以上三人字俱指

未之有也
是決言此又承上文一人定國而言有善於已然後可以責人之善
其無意言無惡於已然後可以正人之惡皆推己以及人所謂恕也不

王堯之爲君句是化之此有諸二句是也其仁如天推之蓋治國亦須條教號其智如神就令求人非人原不可無但乏如日望之要恕以先之耳有諸已無如雲仁昭而諸已舍齊家意藏猶存也義立德溥而不可深看恕字乃成教之化廣華封上要領卽下章絜矩相連血富壽多男之脈也

故治節旨

祝康衢傳老人擊壤之歌此要得通結意將上四節壽百一十七融會該括入講方合歲○堯殿庭

桃夭節旨

王階三級茅三引詩咏嘆亦有序桃夭不剪有草美女子之賢以既被文王

生庭十五日后妃之化也蓋天下之未以前日生一易化者婦人齊家而能宜

葉以後日落其家人則無不齊矣三而一葉月小盡后俱難其辭以明必先之

則一葉厥而旨按桃木先華華落見實不落名曰萇葉乃漸長此三章咏葉也

夔夔 宜兄節旨 夔蕭天子之歌以燕諸侯

舜姚姓瞽瞍者也蓋人情之最易失者兄弟齊家而能宜其兄弟

如是則所令反其所好轟夫以一人之身足以定一國之大者亦以一國之德化自而民不從矣喻曉也 詩一人而出一國之政令自一人而推耳彼堯舜躬行孝弟慈之德而帥天下以仁民亦觀感而從其仁桀紂不孝不弟不慈而帥天下以暴民亦效尤而從其暴機甚捷也夫桀紂之時何嘗不令民以仁但所好者暴而所令者仁是所令反其所好矣民豈有舍好而從令者乎民從好而不從令如是是故君子必有孝弟慈之善於已而后可出令以責人之善無不孝不弟不慈之惡於已而后可出令以禁人之惡此乃推己及人所謂恕也若吾身未能有善而無惡而欲令人爲善以去惡則是藏乎身者不想而能使人改過遷善以從其令者未之有也

故治國在齊其家

故字總承上文結之 通結 謹合而觀之可見一身之舉動一家齊家上須補修身意 詩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子歸 言女子當此時

觀瞻係焉故治國者在 齊家上須補修身意 詩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子歸

乎修身以齊其家也 齊家上須補修身意 詩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子歸

家人 此句就 宜其家人 此句言齊治君子能修身以教家而宜其家人 而后可以教國人 教國人是教一國之家人 此二句釋

詩之 詩周南桃天之篇 天少好貌蓁蓁美盛貌與也之子猶言 齊治之理詩 言是子此指女子之嫁者而言也 婦人謂嫁曰歸 宜猶善也 言咏之矣 周

南桃天之詩有云桃之爲木 天而少好其葉蓁蓁而美盛之子乘此時而于歸有 以宜其一家之人 夫治國之君子必能修身以宜其家人 而后可以教國人 使亦宜

其家人有 如此矣 詩云宜兄 是爲弟者 宜弟 是爲兄者 宜兄宜弟 此句言齊治君子能修身以教家而宜其兄弟

而后可以教國人 弟此二句釋詩之義 詩小雅 蕭蕭 蕭蕭之子在國弟善其兄 弟善其弟 弟善其弟 弟善其弟

夫治國之君子必能修身以宜兄宜弟而 弟此二句釋詩之義 詩小雅 蕭蕭 蕭蕭之子在國弟善其兄 弟善其弟 弟善其弟 弟善其弟

正 儀是威儀不忒是 動容中禮無差忒

王堯之為君句是化之此有諸二句是也其仁如天推之蓋治國亦須條敘號其智如神就令求人非人原不可無但之如日望之要恕以先之耳有諸已無如雲仁昭而諸已含齊家意藏猶存也義立德溥而不可深看恕字乃成教之化廣華封上要領卽下章絜矩相連血富壽多男之脈也

如是則所令反其所好其夫以一人之身足以定一國之大者亦以一國之德化自而民不從矣喻曉也 蓋一人而出一國之政令自一人而推耳彼堯舜躬行孝弟慈之德而帥天下以仁民亦觀感而從其仁桀紂不孝不弟不慈而帥天下以暴民亦效尤而從其暴機甚捷也夫桀紂之時何嘗不令民以仁但所好者暴而所令者仁是所令反其所好矣民豈有舍好而從令者乎民從好而不從令如是故君子必有孝弟慈之善於己而后可以出令以責人之善無不孝不弟不慈之惡於己而后可以出令以禁人之惡此乃推己及人所謂恕也若吾身未能有善而無惡而欲令人為善以去惡則是藏乎身者不恕而能使人改過遷善以從其令者未之有也

祝康衢傳老 人擊壤之歌 此要得通結意將上四節

故治國在齊其家 故字總承上文結之 通結 謹合而觀之可見一身之舉動一家齊家上須補修身意 謹上文之趨向關焉一家之習尚一國之

壽百一十七 融會該括入講方合 桃夭節旨

觀瞻係焉故治國者在 乎修身以齊其家也 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言女子當此時宜其

士階三級茅 三引詩咏嘆亦有序桃夭 美女子之賢以旣被文王

家人 此句就 宜其家人 此句言齊治君子能修 身以教家而宜其家人 而后可以教國人 教國人是教一國

生庭十五日 后妃之化也蓋天下之未 易化者婦人齊家而能宜

詩之主 詩周南桃天之篇 天少好貌蓁蓁美盛貌興也之子猶言 齊治之理詩 言是子此指女子之嫁者而言也婦人謂嫁曰歸宜猶善也 齊治之矣周

以前日生一 葉以後日落 其家人則無不齊矣三而

南桃天之詩有云桃之為木 天天而少好其葉蓁蓁而美盛之子乘此時而于歸有 以宜其一家之人夫治國之君子必能修身以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使亦宜

則一葉厭而 旨按桃木先華華落見實 不落落名曰萇 葉乃漸長此三章咏葉也

其家人有 如此矣 詩云宜其 善處其兄 宜弟 是為兄弟者 善處其弟 宜兄宜弟 此句言齊治君子能修 身以教家而宜其兄弟

夔 舜 宜兄節旨 夔蕭天子之歌以燕諸侯

而后可以教國人 教國人是教一國之兄 弟此二句釋詩之義 詩小雅蕭蕭 小雅蕭蕭之詩美諸侯云君 弟此二句釋詩之義 夔蕭蕭 子在國弟善其兄兄善其弟

舜姚姓瞽瞍 者也蓋人情之最易失者 夫治國之君子必能修身以宜兄宜弟而 子母握登早 兄弟齊家而能宜其兄弟 后可以教國人使亦宜其兄弟有如此矣

詩云其儀不忒 儀是威儀不忒是 動容中禮無差忒 正是

四書補注 卷三 大學卷一

喪父娶後妻則又無不齊矣按詩註諸生象御舜以侯繼世而立多疑忌其兄不道舜克諸弟故以宜兄宜弟美之亦以孝立德升以警戒之也

閻美命舜攝其儀節旨 位二十八年 鳴鳩美君子也合上二詩

堯崩舜乃為有刑寡妻至兄弟以御家天子以土德邦意儀者吾身實為民之王都蒲坂壽表也四國猶言四境但言百一十歲儀不忒說修身以齊家義舜恭己無為未實故又補父子兄弟足彈五絃之琴法句宜者情誼浹洽無少歌南風之詩攜貳法者截然整齊無少曰南風之薰參錯

兮可以解吾此謂節旨 民之愠兮南此謂指三引詩勿再粘孝風之時兮可弟慈等蓋卽詩以釋經也以阜吾民之治平章旨

財兮 此章釋治平之義平天下在治國只首節數語見之

築名履癸暴下皆釋天下所以平也以稟貪虐滅德君子有絜矩之道句作主作威儀有力首二節言平天下在絜矩能申鐵鉤索樂只二節言絜矩之道在

物使彼我之間各得分願則上下四旁均齊方正而天下平矣

四國 正是表正四國是四方人民 其為父子兄弟足法 此句言齊治君子能修身以盡而後民法

之也 民法之是國人之為父子兄弟 詩曹風鳴鳩 講曹風鳴鳩之簋美君子云人者取法也此二句亦釋詩之義言篇忒差也 講君之儀有常而不差忒便能

正彼四國之人夫治國之君子必其所以為父為子為兄弟者足為人 此謂治國之法則而後民之為父為子為兄弟者皆觀感而法之也有如此矣

在齊其家 此結三詩意 此三引詩皆以咏嘆上文之事而 講此三詩所言或言家不是結通章 又結之如此其味深長最宜潛玩 講不言國或言國不言

家辭雖不同而皆本於修身以齊其家家齊而國治矣詩與經文不益相發明乎

右傳之九章釋齊家治國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 指經上老老 治平君子莫非上也上老字是盡事父母之道下老字指父母言上老老謂上之盡

孝以 而民興孝 三民字俱指國人言 上長長 上長字是盡事兄之道下長字指兄齊家 興孝如上之老老也 長言上長長謂上之盡弟以敎家 而

民興弟 興弟是如上之長長 上恤孤 恤孤是憐愛孤幼之人 而民不信 不信是如上之恤孤 是以君子有

絜矩之道也 是以承上三句來君子有平天下之責者絜矩是借用字眼矩當心註看以己心度人之心便是絜矩如下文公好惡理財用人皆在其內

老老所謂老吾老也興謂有所感發而興起也孤者幼而無父之稱絜度也矩所以為方也言此三者上行下效捷於影響所謂家齊而國治也亦可以見人心之所同

而不可使有一夫之不獲矣是以君子必當因其所同推以度 講經文所謂平天下

伐有施氏有公好惡殷之節一言得失試觀國人之化在於家則知天下之本在國矣彼家國天下之人不一老長幼盡之

施氏進女妹結之重得眾主人心說先矣上能老吾老以孝敦家而國之民亦觀感與孝有不愛親者誰也上能長吾長以

喜築雙之所慎五節在財貨上言公好弟敦家而國之民亦觀感與弟有不敬長者誰也上能恤吾幼以慈敦家而國之民

言皆從為瓊惡康誥節再言得失結之亦不倍而與慈有不恤幼者誰也夫國人之心既不異於家而天下人之心獨異於

宮瑤臺瓊百重善字主君身說楚書二國乎是以平天下君子有絜矩之道度其必同之心處以各當之理補絜矩之道非

姓之財肉山節帶下秦誓四節在用人使天下有是孝弟慈之願者皆得隨分自盡也天下有不平者乎補外至而強為

酒池日與妹上言公好惡大道節三言也物格知至有以通天下之志而知千萬人之心即一人之心所惡於上惡是不

喜為樂關龍得失結之重忠信主君心意誠心正有以勝一己之私而能以一人之心為千萬人之心所惡於上欲意上

逢以諫殺伊說生財以下方言理財之是位尊毋以使下毋是禁止不為意使是自上所惡於下毋以事上事是自下所惡

尹佐湯伐桀巨而深戒用絜斂之臣總於我者於前毋以先後前乃先於我者先是先所惡於後毋以從前從是從其所惡於右毋

放於南巢三是推廣絜矩之意在與民於前毋以先後於後後乃從於我者所惡於後毋以從前從是從其所惡於右毋

年死於亭山同好惡而不專其利上於前毋以先後於後後乃從於我者所惡於後毋以從前從是從其所惡於右毋

紂名辛又名上老老三句是說上行下於前毋以先後於後後乃從於我者所惡於後毋以從前從是從其所惡於右毋

受資性捷疾效家齊而國治意觀此則矩二字之義如不欲上之無禮於我則必以此度下之心而亦不敢以此無禮使之

材力過人智國治而天下平猶是也絜不欲下之不忠於我則必以此度上之心而亦不敢以此不忠事之至於前後左右

足

以拒諫言

矩之道却是說政事蓋天無不皆然則身之所處上下四旁長短廣狹彼此如一而無不方矣彼同有是心而

足

以飾非謂

下大矣能使人興起者教與起焉者又豈有一夫之不獲哉所操者約而所及者廣此平天下之要道也故章

天下

皆出己

化也能遂其興起者政事內之意皆自講絜矩之義何如彼人一身所處有上下前後左右之不同而其心則

下

伐有蘇獲

也若非政事使各得其所此而推之講絜矩之義何如彼人一身所處有上下前後左右之不同而其心則

矩

已嬖之惟

雖興起亦徒然耳是以字以所惡者使下如我居人上所惡於在下之事我者則必以此度上之心而毋以所

承

上文言君子為是之故

惡者事上如我居人後所惡於前人之先我者則必以此度後者之心而毋以所惡

從

淫亂無度

所以當有絜矩之道矩者者先後如我居人前所惡於後人之從我者則必以此度前者之心而毋以所惡者

厚

斂以實鹿

心之理因矩為道重重字從前如我居人左所惡於右者之交於我則必以此度左者之心而毋以所惡者交

紂

平天節旨

以交於左交是相交接意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此字承上所註此覆解

紂

平天節旨

以交於左交是相交接意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此字承上所註此覆解

紂

平天節旨

以交於左交是相交接意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此字承上所註此覆解

紂

平天節旨

以交於左交是相交接意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此字承上所註此覆解

紂

平天節旨

以交於左交是相交接意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此字承上所註此覆解

紂

平天節旨

以交於左交是相交接意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此字承上所註此覆解

臺盈鉅橋淫

所惡節旨

此是形容繁矩模樣人情

於左如我居人右所惡於左者之交於我則必以此度右者之心而毋以所惡者交於右夫在我既不施其所惡則在人自各得其所願上下四旁均齊方正而無有餘不足之處繁矩

刑至劓孕婦

順則相忘逆則易覺故就

所惡上說上下以分之相

斷朝涉武王

引兵伐之紂

懸者言前後以平等中微有長幼之序者言左右則

衣珠玉自焚

同儕之人耳所惡是矩毋

以是繁矩上言人心本無二句來

死

周髀算經曰

數之法出於圓方圓出於方方出於矩

矩

間於已故曰是以有此言

己心能不問於人故曰此之謂註後段找出正意

周髀算經曰

數之法出於

圓方圓出於

方方出於矩

之謂註後段找出正意

樂只節旨

平矩以正繩

儷矩以望高

覆矩以測深

臥矩以知遠

環矩以為圓

合矩以為方

夫矩之於數

其裁制萬物

唯所為耳

南山

錫京面對終

南山

師尹

上節好惡能繁矩之得此

節好惡不能繁矩之失具

節好惡不能繁矩之得此

節好惡不能繁矩之失具

節好惡不能繁矩之得此

節好惡不能繁矩之得此

節好惡不能繁矩之失具

節好惡不能繁矩之得此

節好惡不能繁矩之得此

節好惡不能繁矩之失具

節好惡不能繁矩之得此

節好惡不能繁矩之得此

節好惡不能繁矩之失具

節好惡不能繁矩之得此

節好惡不能繁矩之得此

節好惡不能繁矩之失具

節好惡不能繁矩之得此

節好惡不能繁矩之得此

節好惡不能繁矩之失具

節好惡不能繁矩之得此

節好惡不能繁矩之得此

節好惡不能繁矩之失具

節好惡不能繁矩之得此

於左如我居人右所惡於左者之交於我則必以此度右者之心而毋以所惡者交於右夫在我既不施其所惡則在人自各得其所願上下四旁均齊方正而無有餘不足之處繁矩

於右夫在我既不施其所惡則在人自各得其所願上下四旁均齊方正而無有餘不足之處繁矩

於右夫在我既不施其所惡則在人自各得其所願上下四旁均齊方正而無有餘不足之處繁矩

於右夫在我既不施其所惡則在人自各得其所願上下四旁均齊方正而無有餘不足之處繁矩

於右夫在我既不施其所惡則在人自各得其所願上下四旁均齊方正而無有餘不足之處繁矩

於右夫在我既不施其所惡則在人自各得其所願上下四旁均齊方正而無有餘不足之處繁矩

於右夫在我既不施其所惡則在人自各得其所願上下四旁均齊方正而無有餘不足之處繁矩

於右夫在我既不施其所惡則在人自各得其所願上下四旁均齊方正而無有餘不足之處繁矩

於右夫在我既不施其所惡則在人自各得其所願上下四旁均齊方正而無有餘不足之處繁矩

於右夫在我既不施其所惡則在人自各得其所願上下四旁均齊方正而無有餘不足之處繁矩

於右夫在我既不施其所惡則在人自各得其所願上下四旁均齊方正而無有餘不足之處繁矩

於右夫在我既不施其所惡則在人自各得其所願上下四旁均齊方正而無有餘不足之處繁矩

於右夫在我既不施其所惡則在人自各得其所願上下四旁均齊方正而無有餘不足之處繁矩

於右夫在我既不施其所惡則在人自各得其所願上下四旁均齊方正而無有餘不足之處繁矩

於右夫在我既不施其所惡則在人自各得其所願上下四旁均齊方正而無有餘不足之處繁矩

於右夫在我既不施其所惡則在人自各得其所願上下四旁均齊方正而無有餘不足之處繁矩

於右夫在我既不施其所惡則在人自各得其所願上下四旁均齊方正而無有餘不足之處繁矩

於右夫在我既不施其所惡則在人自各得其所願上下四旁均齊方正而無有餘不足之處繁矩

於右夫在我既不施其所惡則在人自各得其所願上下四旁均齊方正而無有餘不足之處繁矩

於右夫在我既不施其所惡則在人自各得其所願上下四旁均齊方正而無有餘不足之處繁矩

於右夫在我既不施其所惡則在人自各得其所願上下四旁均齊方正而無有餘不足之處繁矩

於右夫在我既不施其所惡則在人自各得其所願上下四旁均齊方正而無有餘不足之處繁矩

於右夫在我既不施其所惡則在人自各得其所願上下四旁均齊方正而無有餘不足之處繁矩

於右夫在我既不施其所惡則在人自各得其所願上下四旁均齊方正而無有餘不足之處繁矩

於右夫在我既不施其所惡則在人自各得其所願上下四旁均齊方正而無有餘不足之處繁矩

於右夫在我既不施其所惡則在人自各得其所願上下四旁均齊方正而無有餘不足之處繁矩

於右夫在我既不施其所惡則在人自各得其所願上下四旁均齊方正而無有餘不足之處繁矩

於右夫在我既不施其所惡則在人自各得其所願上下四旁均齊方正而無有餘不足之處繁矩

於右夫在我既不施其所惡則在人自各得其所願上下四旁均齊方正而無有餘不足之處繁矩

於右夫在我既不施其所惡則在人自各得其所願上下四旁均齊方正而無有餘不足之處繁矩

於右夫在我既不施其所惡則在人自各得其所願上下四旁均齊方正而無有餘不足之處繁矩

於右夫在我既不施其所惡則在人自各得其所願上下四旁均齊方正而無有餘不足之處繁矩

於右夫在我既不施其所惡則在人自各得其所願上下四旁均齊方正而無有餘不足之處繁矩

於右夫在我既不施其所惡則在人自各得其所願上下四旁均齊方正而無有餘不足之處繁矩

於右夫在我既不施其所惡則在人自各得其所願上下四旁均齊方正而無有餘不足之處繁矩

於右夫在我既不施其所惡則在人自各得其所願上下四旁均齊方正而無有餘不足之處繁矩

於右夫在我既不施其所惡則在人自各得其所願上下四旁均齊方正而無有餘不足之處繁矩

於右夫在我既不施其所惡則在人自各得其所願上下四旁均齊方正而無有餘不足之處繁矩

於右夫在我既不施其所惡則在人自各得其所願上下四旁均齊方正而無有餘不足之處繁矩

於右夫在我既不施其所惡則在人自各得其所願上下四旁均齊方正而無有餘不足之處繁矩

於右夫在我既不施其所惡則在人自各得其所願上下四旁均齊方正而無有餘不足之處繁矩

於右夫在我既不施其所惡則在人自各得其所願上下四旁均齊方正而無有餘不足之處繁矩

大師三公之
位尹氏蓋吉
甫之後

瞻要見甚可畏意詩本刺失眾是
臣引詩則意在責君故著眾民之心失國是即為天下
有國者三字為釋不可不也
慎有望益重則責益深意下者能存此心而不失則所以
慎字所該甚廣凡登好惡得失之幾何遠也大雅文王之詩有云殷之未失眾心之時能對上帝而為君及紂
之源廣好惡之用皆是僂殷師已喪而失天命故後人宜監於殷而知峻命之不易保詩戒成王如此蓋言殷
殺也辱也

殷之節旨

此總上二節而結其意克
配上帝兼成湯創大甲守
言詩言帝命而以得眾失
眾釋之者民之所在即天
也道得眾二句正見峻命
不易玩道字還是釋本節
文王之詩而因以結上二
節也

先慎節旨

絮矩是與民同好惡然民
之好惡莫急於財用故言
好惡之後即繼以此先字
對上慎好惡不對下人土
財用德者好惡之源絮矩
所由出也有德已包絮矩
在內有人兼臣民言有土

失眾細
故哉
○是故承上
君子先慎乎德慎之者格物致知以啟其
端誠意正心以致其實
有德此有人
慎德來

此有云者即此便
有人此有土此有財有用
註先慎乎德承上文不可
不謹而言德即所謂明

德有人謂得眾有土謂得
國有國則不患無財用矣
先於慎德是故君子先慎乎德而謹乎好惡之源慎德
則有德而天下歸心斯有人矣有人則莫非王土斯有土矣有土則任土作貢斯有
財矣有財則經費有賴斯有用矣夫以慎德為先而聽財用之自致此貨財能絮矩
之得
○德者本也德即上所慎之德
財者末也財包上土財用言
註本上文
德自

然有財用可見德者平天下之本也財用必由於慎德可
見財者平天下之末也夫曰本則當內曰末則當外明矣
○外本內末外是輕本指
財爭民施奪是民自相爭奪
註人君以德為外以財為內則是爭鬪其民而施之以
但係上教如此註劫奪之教也蓋財者人之所同欲不能絮矩而欲專
之則民亦起
○謹苟人君外其德之本而不加慎內其財之末而欲奪之是以爭鬪
而爭奪矣
○謹之風導其民而施之以劫奪之教也民既爭奪尚得有其民乎
○

兼歸之保之言財指府庫用指經費四此字兼即此便有不待外求惟此方有不容強致二意蓋四者原平天下所有必有德乃算真有耳

德者節旨

此承上文以起下節呂氏本末以德財對言但說似為財用而慎德則不可耳

外本節旨

慎德節言財貨能絜矩之得此節言財貨不能絜矩之失與上有德反爭奪有淺深爭而不已必奪財聚節旨

楚書

楚昭王時書

也言以善人為寶時謂觀民心散也重上句下只帶射父昭奚恤說

言悖節旨

未嘗鑿定某事觀射父左史倚相見國爭奪但以民自奪言此悖語大全主之田方以民奪君言

是故承上財聚則民散財聚是藏之於國民散財散則民聚財散只是歸心此句特反

言耳註外本內末故財聚爭民施奪故是故外本內末而財聚於上則民必相爭奪耳民散反是則有德而有人矣而離散於下矣豈若慎德而財散於下則民皆歸於德而常聚耶

是故亦緊承上節來言悖而出者言指號令告示說悖是不順理出是施於下亦悖而入入是反貨

悖而入者悖入是暴征橫斂亦悖而出悖出是悖逆也此以言之出入明貨之出入也自矩與不能者謹夫財聚固民散矣然民散而財亦豈終聚乎是故人君言以悖理而之得失也謹出者則民亦以悖理應之而入况貨財乎貨財以悖理而入者則民亦以悖理奪之而出矣此

貨財不能絜矩之失也康誥曰惟命不于常命謂天命不常是得失靡定也此句是書辭道善則得

之善是能慎德絜矩而散不善則失之矣不善即不能慎德絜矩而道言也因上之財也得之是得天命專利意失之是失天命言文引文王詩

之意而申言之其丁寧講夫慎德善如彼內末者如此得失之幾何遠也康誥曰惟反復之意益深切矣天之命不于汝乎為常武王告康叔之言如此蓋言為君者所行誠善則天命歸而得之若一不善即天命去而失之矣然則慎德而能絜矩者善也有人有土則天命之得可知內末而不能絜矩者不善也民散悖出則天命

之失可知信乎其不常也所謂峻命不易者不益信哉楚書曰楚國無以為寶寶指曰惟善以為寶善指觀

史倚相楚書楚語言不寶講夫不外本內末觀之楚書可見矣昔王孫圉對趙簡子相說言金玉而寶善人也曰楚國無以白珩為寶惟以觀射父及左史倚相之善

人為寶夫金玉末也善人本也附考楚使王孫圉聘於晉定公饗之趙簡子鳴玉以楚書其不外本而內末矣乎相問曰楚之白珩猶在乎其為寶也幾何矣曰

楚書其不外本而內末矣乎相問曰楚之白珩猶在乎其為寶也幾何矣曰

楚書其不外本而內末矣乎相問曰楚之白珩猶在乎其為寶也幾何矣曰

按劉向新序

康誥節旨

云秦欲伐楚

此承上五節作束貫申文有左史倚相能道訓典以敘百物以朝夕獻善敗於寡君使寡君無忘先王之業此

便使觀楚之

王詩得失二字在內善不楚國之寶也若夫白珩

寶器楚王召

善俱兼德與政說不常全先王之玩也何寶焉

昭奚恤而問

在兩則字有倏忽轉移之國為仁親以為寶

焉對曰寶器

意兩之字指天命說據道親指父

在賢臣乃為

字亦是釋書義而因以申意講不外本而內末不惟楚書為然也昔舅犯教晉文公對秦使曰亡人無以得國

壇於西門之

結上慎德與內末耳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且曰寡人間之亡國恆於斯得

外東面者一

楚書節旨

南面者四西

此與下節又引書以明不末矣乎附考國恆於斯孺子其圖之舅犯曰孺子其辭焉喪人無寶仁親以為寶父

面者一秦使

外本而內末意蓋楚王孫死之謂何又因以為利

者至昭奚恤

圍晉舅犯非能有平天下而天下其孰能說之

曰君客也請

之略者而其言則可採輕樸實無他技有技能也無他技是不自其心休休焉

坐上位東面

至重善不外本內末也容正形容人之有技若己有之視之若己有必人之彥聖

令尹子西南

舅犯節旨

面大宗子敖

此舅犯教公子對秦使之其休休處人之有技才能若己有之欲盡顯其才

次之葉公子

辭輕國重親亦不外本內好之是好出於心不啻若自其口出不但如其口所稱實能容之

高次之司馬

末也

子期次之昭

秦誓節旨

奚恤自居西

此引言大臣之可好可惡休如有容以能保我子孫黎民

面之壇稱曰

者為下三節人君好惡張利指國人之有技媚疾以惡之

客欲觀楚之

本又繁矩之大者一個臣之利言人之有技媚疾以惡之

寶器乎楚之

是懸空想像此一人緊接不通違沮抑之意是使不得上達於君併沮實不能容亦兼上以不能保我子孫黎

所寶者即賢斷斷兮說下不曾包兩種

漢也則曰師 唯仁節言

直為壯曲為 仁人主平天下者說天下

老而退舍以 有可直之小枉故舉直以

報楚 化之有不可容之大奸故

秦雪 放流以絕之放者安置一

蔡註本左傳 方流者遣去不返此謂句

立說按公羊 承上惡以成愛說下去小

傳秦伯將襲 人固所以進君子絕小人

鄭百里奚與 乃所以安君子能愛能惡

蹇叔諫曰千 二句平中寓側方妙

里而襲人未 見賢節言

有不亡者也 四不能正與上節二能字

不聽遺百里 對照懈怠忽略曰命優柔

笑子孟明蹇 寬縱曰過慢有四或以名

叔子西乞術 器慎重故為遲回或以迂

及白乙丙將 濶難行不宜近世或拘於

兵行晉人與 資格之升或儲為後人之

姜戎要之般 用過有四或天性仁慈不

而擊之匹馬 免僂容或憐其忠信不即

斐輪無反者 付法或已成朋黨而難動

穆公侮不用 或稍加削奪為伏辜

二子之言作 好人節言

誓其略曰番 好惡情也而曰拂性推本

番良士旅力 言之耳拂處便是蓄身字

夷不與同 邊 過是實主若此者知所愛惡矣而未盡盡若夫未仁而不能好惡

中國意 信愛惡之道蓋君子而未仁者也信之君亦見賢人之可好

而不能舉或舉之而不能早用是以輕忽之心待賢也命也亦見不善之可惡而不

能退或退之而不能遠遂是以優柔之量待不賢也過也若此者皆好惡出於公私

之間而未盡 蓋絜矩者也 好人之所惡 好即舉用意人之所

是謂拂人之性 是指上二句性指 蓄必逮夫身 蓄是禍害逮是主拂逆也好善而惡

拂人之性則不仁之甚者也自秦誓至此又皆以申言 講夫不先不遠猶知所好惡

好惡公私之極以明上文所引南山有臺節南山之意 講也至若妨賢之人為人所

當惡所同惡者反從而好之容賢之人為人所當好所同好者反從而惡之是謂拂

逆人好善惡惡之常性則人心離天命去蓄患有不逮夫身乎此不能絜矩者之所

為 是故 承上起 君子有大道 君子即平天下之人大 必忠信以得之 必是決然之

意乃絜矩之本得 驕泰以失之 驕泰正與忠信相反 君子以位言之道謂居其位

之謂得此大道也 驕泰以失之 失之謂失此大道也 註而修己治人之術發已自盡

四之字

俱指財

既愆我尚有對子孫黎民以見禍之尤

四者字俱指人眾是多

食之者寡

食是官吏之俸祿算是無冗食

為之者疾

為是耕種疾是無怠惰

用之者舒

用是國家之用度舒

射御不違我好惡公私之極上文却提

是寬裕意則財恆足矣

恆是常足是

充足有餘

充足有餘

充足有餘

充足有餘

充足有餘

截善論言俾君子未仁不仁之甚釋之

蓋紮矩是怨之事怨所以

行仁故舉仁言之

不可一日無也蓋自有正大之道可以生財焉不必以私意小智巧為聚斂之術也

財以生而裕使國無游民則生之者眾矣財以食而匱使朝無幸位則食之者寡矣

又必不違農時則為之者疾也量入為出則用之者舒也夫如是則其來無窮其去

有節自然下常給而上常餘百姓足而君亦足國家之財恆足矣大道之生財如此

云

有一个臣云

是故二字總承樂只以下

所言得失來大道註訓修

已治人要之即紮矩之大

道蓋治人離不得修己也

而後財可聚乎

○仁者以財發身

仁者是內本外末能紮矩之人以字作散字看發是興發

王制東方曰

忠信驕泰俱屬心說故云

語益加切忠信者不欺其

方曰狄後漢

真好真惡之心克符乎當

道所在專務聚財不願身之危亡是以身而發財也

○未有上好仁

未有是反言以決其必然

東夷傳凡蠻

好當惡之理是一串事驕

秦者蔽其公好公惡之心

意下做此上指君好

而不好義者也

好義就民心忠君言下

終事守財是好義之實

夫有好義其事不終

夷戎狄總名

違其宜好宜惡之理亦一

仁是散財以愛下

而不好義者也

好義就民心忠君言下

終事守財是好義之實

夫有好義其事不終

夫有好義其事不終

府庫

申事得失之分以此

生財節旨

者也

其事是君之事如竭力

未有府庫財

府庫財是民財

既輸於上者

鄭云府為寶

首句是冒中四句正貼大

道末句指其效此大道對

註

上好仁以愛其下則下好義以忠其上所謂

夫以發財身亡則財亦失矣若以

財發身身榮而財亦富兩得之道也

此上下感應必然之理未有上之人崇本節用不妄取民財而所好在仁而為下者

藏貨賄之處

道末句指其效此大道對

註

上好仁以愛其下則下好義以忠其上所謂

夫以發財身亡則財亦失矣若以

財發身身榮而財亦富兩得之道也

此上下感應必然之理未有上之人崇本節用不妄取民財而所好在仁而為下者

此上下感應必然之理未有上之人崇本節用不妄取民財而所好在仁而為下者

庫謂車馬兵

道末句指其效此大道對

註

上好仁以愛其下則下好義以忠其上所謂

夫以發財身亡則財亦失矣若以

財發身身榮而財亦富兩得之道也

此上下感應必然之理未有上之人崇本節用不妄取民財而所好在仁而為下者

此上下感應必然之理未有上之人崇本節用不妄取民財而所好在仁而為下者

甲之處此言

聚斂小術言即上節大道

此上下感應必然之理未有上之人崇本節用不妄取民財而所好在仁而為下者

不輸悃效忠好義以報其上者也下既好義則視君事如已事必為之竭力圖成未

不輸悃效忠好義以報其上者也下既好義則視君事如已事必為之竭力圖成未

不輸悃效忠好義以報其上者也下既好義則視君事如已事必為之竭力圖成未

不輸悃效忠好義以報其上者也下既好義則視君事如已事必為之竭力圖成未

不輸悃效忠好義以報其上者也下既好義則視君事如已事必為之竭力圖成未

亦藏貨財非獨車馬兵甲也
下生食為用生眾為疾是務本開其源也固所以生食寡用舒是節用防其流也亦所以生恆足兼常變

孟獻子

也

子為卿不驕禮賢下能

仁者節言

處已若虛士以是多歸之

仁者即慎德忠信之人以大道生財而不聚斂便是

歷相層五十年國人稱為社稷之臣

散財發身全在得民上見天下愛戴似此身尊顯却從散財上起故曰以財發

伐水

身下句只帶言

左傳古者曰在北陸而藏

此節申上以財發身意見

水西陸朝覲而出之其藏

仁者雖散財而究未嘗無財也上好仁提起有繁矩

水也深山窮谷固陰沍寒

在內好義就民心寬說終事泛指在公之務然不重

於是乎取之其出之也朝

只為引起守府庫財耳連下三未有字可玩

之祿位賓食

孟獻節言

喪祭於是乎用之其藏之也黑牡秬黍

上二節分明以義為利了恐人主為聚斂小人所悞故引證之士飾車駢馬大

有好義而從王之事不終者也且既好義則視君財如己財必為之防護保守未府庫之財仍有悖入悖出之患而不為我有者也然則上安可不好仁而專利哉

○孟獻子曰畜馬乘

畜是養乘是車用四馬以駕之者士初試為大夫君命畜之

不察於雞豚 察是料理意雞豚是小民利息

冰之家

喪得用水以防尸之變 祭得用水以防味之變

不羶羊

牛羊亦民間之利

百乘之家

宋地可出兵車百乘其祿食之豐又過於

畜馬乘伐水之家矣

不畜聚斂之臣

畜用也聚斂謂於宋地所出之外多方以取民財也

與其有聚斂之臣豈有盜臣 盜

是盜府庫之財者與其豈有甚言聚斂之臣不可有此謂國

推開在平天下者說

不以為利

上利字是財利下利字是利益以義為利

也 只是義之註孟獻子魯之賢大夫仲孫蔑也畜馬乘士初試為大夫者也伐水之所安即利言家卿大夫以上喪祭用冰者也百乘之家有采地者也君子處亡已

之財而不忍傷民之力故豈有盜臣而不畜聚斂之臣此謂以下釋獻子之言也

請夫不可專利之旨孟獻子亦嘗言之矣

為大夫矣而復察於雞豚以較小利而失大體鄙而不可為也大夫以上喪祭用水謂之伐水之家家有厚祿矣而乃畜牛羊以謀孳息之利貪就甚焉不可為也至於

百乘卿家也又非畜馬乘伐水者比苟一畜聚斂之臣則剝下以奉上靡所不至矣奚可乎若與其有聚斂之臣豈可有盜臣蓋盜臣雖竊主之財以自私而不至殘民

剝下其為害猶輕也獻子之言如此豈獨為有家者訓哉此謂有國者不當重其利於己以利為利只當公其利於民以義為利也

○長國家而務財

用者

長言人君為國家之長務有專力於此意務財用是外本內末不知生財之道而專聚斂者也

必自小人矣

小人指聚斂之臣言彼為善

之為良臣如賞其納忠嘉其任怨是也

小人之使為國家

使是君使為字有操權專政意此句承善字來惟善

以享司寒其天以上乃得乘四馬伐水出之也桃弧斬水也周禮凌人掌水正

棘矢以除其歲十有二月令斬水三其災祭寒而藏凌春始治鑑凌水室也鑑

之獻羔而啟盛水之器也祭祀供水鑑之自命夫命賈客供水大喪供夷槃水

婦至於老疾王氏云伐水伐字當玩食無不受水山祿之家至於老疾水皆得

人取之縣人與然與之非伐之伐則喪傳之輿人納祭俎豆得自以其命命之

之隸人藏之凌人也獻子百乘之家也夫水以風壯百乘卿大夫采地之大者

而以風出其采官也因官食地故曰采藏之也周其地三段雖似平列而語勢

用之也偏則却趨重不畜聚斂之巨觀冬無愆陽夏與其二句再致丁寧可見

無伏陰春無此此謂只就道理上論獻漢風秋無苦子言有家而傳者說到國

雨七月之卒上見家國一理也上節義章藏冰之道字自民言此義字自君言

也百乘長國節旨此反承上節言畜聚斂之

稅以足食賦臣之禍提出長國家便見以足兵一同父母具瞻之責務財用不

之故使蓄是蓄如天變飢饉之類雖有善者善者是理財亦無如之何

實言上不能回天命下不能挽人心蓋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

小人壞之於前君子不能救其後也言深明以利為利之害而重言以結

求利此是結言承求利之害言見不可求利也言自由也言由小人導之也此一節

之意切矣講夫以利為利果真利乎哉大凡人君長國家而務財用者未必皆君之

至天蓄人害一時並至此時雖用君子亦已晚矣無救於禍矣善者亦將如之何哉

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如此此正謂長國家者不可以小人聚斂之利為利而必以

義之所安為利也夫不專其利而與民同好惡則絜矩之道得而孝弟慈之分願各

遂矣此所謂平天下者在治其國也

右傳之十章釋治國平天下此章之義務在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皆推廣

下平凡傳十章前四章統論綱領指趣後六章細論條目工夫其第五章乃明

善之要第六章乃誠身之本在初學尤為當務之急讀者不可以其近而忽之也

百里提封萬務繁矩也曰自者咎小人
井出戎馬四偃導侈心曰使者咎人主
百匹兵車百假借大柄以君爲彼外之
乘此卿大夫之辭之字指小人善之嘉
采地之大者其能也惟善之所以使之
也留至則天心已去害至則

人心已離善者亨屯傾否
之君子也然值小人敗壞
之甚著手不得故無如之
何此此謂全在利害上講
義包忠信得大道說崇義
黜利天下之平其庶幾乎

大學卷一終

新訂四書補註備旨中庸卷之一

粵東鄧 林退庵先生手著

高孫

煜耀生編次

寶安祁文友珊洲先生重校

江甯後學杜定基起元增訂

中庸

中庸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庸平常也

中庸一書首章總旨末章總結中間分三大支自次章至索隱章為第一支從君子小人辨起隨以舜淵子路三達德為入道之門而以孔子弗為弗已折衷之自費隱章至問政章為第二支本道不可離言道之賈感叙羣聖而以孔子論政繼之自誠明章至經綸章為第三支本誠身以言誠反覆天道人道而歸其統於仲尼因以至聖至誠極贊之末章復申首章之旨首章從天說到人末章從人說到天互相發明要之以性為宗以誠為要以知行合一為工夫以天人同歸為究竟而總全一天命之性程子所謂始言一理末復合為一理是也

子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此篇

乃孔門傳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筆之於書以授孟子其書始言一理

中散為萬事末復合為一理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其味無窮皆實

學也善讀者玩索而有得焉則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者矣

子思

孔伋字子思

伯魚之子孔子孫也受業

於曾子年十六適宋宋大

夫樂朔與之言學曰尚書

虞夏數篇善也下此殊不

如矣子思曰

事變有極正

自當耳假令

周公堯舜更

細分之首節言性道教是

本原下是詳體道之功效

意以立言首節著斯道之

此章子思述夫子所傳之

天命章旨

時處其書同
矣朔日凡書
之道之所以為道中二節

○天命之謂性
命即錫子意性即仁義
禮智所受於天之理
率性之謂道
率不是用力字只循
修道之謂

之作簡易為
上乃故作難
知之辭不亦

末二節是推道所以當體
之故而及其效也通章以
道字為主言道必言性而
道始有原言道必言教而
道始可法此性道教所由

探奧訓詁成
並提也

道始有原言道必言教而
道始可法此性道教所由
而氣稟或異故不能無過不及之差聖人因人
天下則謂之教若禮樂刑政之屬是也蓋人知之有性而不知其出於天知事之

義古人所以
為典雅也昔

三句是釋性道教之名義
欲人知其出於天而切於
人也重道字上性者道之
德是之謂性自人各率其性之自然以為日用當行之路是之謂道自聖人因人所

魯委巷亦有
似君之言者

故下文只說道命如誥勅
當行之道而品節之使過者俯而就不及者仰而企是之謂教夫天命謂性則外鑠

及曰道為知
者傳苟非其

故下文只說道命如誥勅
當行之道而品節之使過者俯而就不及者仰而企是之謂教夫天命謂性則外鑠

人道不貴矣
今君何似之

有責成意性就人身上指
修道謂教則過不及乎道者非教矣
補以設教註禮樂刑政專指治人說而修之

甚也朔不悅
退曰孺子辱

者故註以理言性中渾渾
始必有自治之功如下文戒懼慎獨致中和是
也故註末節補云修道之教亦在其中可見

吾遂園子思
宋君聞而救

有如路然註循其性之自
也須臾暫時也言暫自該得
久不可離是人人不可離道
可離非道也
是反言以決
是故君子戒懼乎其所不睹

之子思既免
曰文王囚羸

理之同修道謂教是氣之
戒慎是敬不睹是未及見時
恐懼乎其所不聞
是未及聽時
註當行之理皆性

里作周易尼
父屈陳蔡作

樂是化民之效刑政是防
哉是以君子之心常存敬畏雖不見聞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離於

民之教三句皆兼人物言

哉是以君子之心常存敬畏雖不見聞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離於

春秋吾困於宋可無作乎而以人為主

道也節旨

於是述父師之意作中庸可離於須臾總冒下二段

○穆公問子思曰吾國可與乎對曰可

荷公與大夫聞此際一念不生故須戒

慕周公伯禽之治行其政

化開公家之言至雖不睹聞之須臾早

惠杜私門之已無不戒懼是無時無處

利結恩百姓而不存養也視自內出故

修睦鄰國其曰戒慎聽是外來故曰恐

輿也勃矣

須臾

二十念為一

瞬二十瞬名

一彈指二十

彈指名一羅

預二十羅預

名一須臾一

日一夜有三

十須臾

其是非善惡不能逃此心

之靈莫見莫顯何可不慎

而無過不及皆中節焉粹然至正不相乖戾斯謂之和是中也者即天命之性萬理

而無過不及皆中節焉粹然至正不相乖戾斯謂之和是中也者即天命之性萬理

須臾之講道既原於天而率於性則是道也者散見於日用事物而具於方寸之間

道矣是故由教入道之君子知道之不可離而戒懼之心常存乎其所以不睹之時則

有睹者可知矣恐懼之心常存乎其所以不聞之時則有聞者可知矣此平時存養之

功也

○莫見乎隱見是著見隱

微獨隱暗處也微細事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也言幽暗之中細微

知處之事迹雖未形而幾則已動人雖不知而已獨知之則是天下之事無有著

見明顯而過於此者是以君子既常戒懼而於此尤加謹焉所以邊

人欲於將萌而不使其潛滋暗長於隱微之中以至離道之遠也

貴於省察一心之萌地雖至隱然至隱之中吾心所覺是天下之至見莫有見於隱

者一念之動事雖至微然至微之內吾心自呈是天下之至顯莫有顯於微者夫曰

隱曰微即所謂獨也故君子既常戒懼而於此獨知

之地尤加謹焉以為之防也此發念時省察之功也

○喜怒哀樂之未發

喜怒哀樂是喜之

甚未發是未發見時

謂之中

中是無所

發而皆中節

節是喜喜怒哀樂發見中

節是合於當然之節度

謂之和

和是無所不通道

承上二句

來獨即隱

故君子慎其獨也

故君子慎其獨也

故君子慎其獨也

故君子慎其獨也

故君子慎其獨也

故君子慎其獨也

故君子慎其獨也

故君子慎其獨也

故君子慎其獨也

故君子慎其獨也

故君子慎其獨也

故君子慎其獨也

故君子慎其獨也

故君子慎其獨也

故君子慎其獨也

故君子慎其獨也

故君子慎其獨也

故君子慎其獨也

故君子慎其獨也

故君子慎其獨也

故君子慎其獨也

喜怒哀樂 註邊人欲於將萌句須味

白虎通曰喜 蓋是天理便擴充去是人

怒哀樂之發 欲便遏絕了最為緊要工

與清煖寒暑 夫此與上節因論率性之

其實一類也 道以明由教而入者其始

喜氣為煖而 用功當如此

當春怒氣為 喜怒節旨

清而當秋樂 上言君子主敬之功見人

氣為太陽而 心之於道不可離此言人

當夏哀氣為 心性情之德又見道之本

太陰而當冬 不可離也不以惻隱羞惡

四氣者天與 等言情而曰喜怒哀樂者

人所同有可 蓋欲透出中和二字以起

節而不可止 下位育耳中和大本達道

也明王法此 是說性情之德其本然道

以取天之道 理如此方留住致字謂之

春氣愛秋氣 與之謂不同首節三之謂

嚴夏氣樂冬 有是名稱而實之也此兩

氣哀故愛氣 謂之據其地位而目之也

以生物嚴氣 無為乃有為之原故曰大

以成功樂氣 本一人之情即千萬人之

以養生哀氣 情故曰達道上天下以理

備具千變萬化皆由此出乃天下之大本而為道之體也是和也者即率性之謂四
 達不悖天下古今共由乎此乃天下之達道而為道之用也夫道之體用不外吾心
 之性情如此而謂 **致中和** 致是克盡此本然之中和 天地位焉 位如三光明五氣
 道其可須與離哉 ○ **致中和** 非中和之外又加推致也 **天地位焉** 順川岳咸宜之類
萬物育焉 育如百姓宜兆民 致推而極之也位者安其所也育者遂其生也自戒
 則極其中而天地位矣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處無少差謬而無適不然則
 極其和而萬物育矣蓋天地萬物本吾一體吾之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矣吾之氣
 順則天地之氣亦順矣故其效驗至於如此此學問之極功聖人之能事初非有待
 於外而修道之教亦在其中矣是其一體一用雖有動靜之殊然必其體立而後用
 有以行則其實亦非有兩事也故 **講** 然使靜而不知所以存則天理昧而大本不立
 於此合而言之以結上文之意 **講** 動而不知所以節則人欲肆而達道不行惟君
 子約其戒懼之功自暗闇以至於不睹不聞無一毫偏倚而守之不失則極其中而
 大本之立日以固矣精其謹幾之學自隱微以至於應事接物無一毫差謬而無適
 不然則極其和而達道之行日以廣矣夫吾心之中和即天地萬物同有之中和也
 中和既致吾之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而天地位焉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而
 萬物育焉此則道無須臾之離而性自戒盡道自 **補** 兼引云性道教皆出於天本然
 我全教亦自我立矣體道之功孰有加於此哉 **補** 之義理也戒懼以致中謹獨以
 致和當然之工夫也天地位萬物育自然之效驗
 也有是義理必有是工夫有是工夫必有是效驗

右第一章子思述所傳之意以立言首明道之本原出於天而不可易其實體

備於已而不可離次言存養省察之要終言聖神功化之極蓋欲學者於此反

天坦也坦然此究言體道之極功以結而高遠也春上四節之意致中則戒懼

為蒼天夏為益純而天命之性全致和昊天秋為旻則慎獨益至而率性之道

天冬為上天盡天地位致中之效也萬九天東方曰物育致和之效也然中和

瞻天東南方一理位育一機但效所由曰炎天西南著不得如此分屬耳位

方曰朱天西堯舜在上帝平天成是位方曰成天西育實事孔孟在下明道設

北方曰幽天教是位育實理

北方曰玄天仲尼章旨

東北方曰變此章原中庸名書歸本仲

天中央曰鈞尼也上節言體道離道之

天○地者積人下節言體道離道之實

氣所生萬物仲尼節旨

之祖也大而仲尼曰三字鄭重見道統名之曰黃地有真傳也君子中庸句包

求諸身而自得之以去夫外誘之私而充其本然之善楊氏所謂一篇之體要

是也其下十章蓋子思引夫子之言以終此章之義

○仲尼曰首稱仲尼蓋為天君子中庸孔子成德之人堯舜授受只有一中

中庸小人即隱中庸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平常之理乃天命所

以釋首章之義也仲尼有曰中庸之道命於天率於性本人所同得者也然惟君子

為能體此中庸所存所發一依乎中庸之理若小人則反此中庸而所存所發皆違

其本然之理焉○君子之中庸也此君子君子而時中此君子以德言時中在

也此小人小人而無忌憚也此小人以心言無忌王肅本作小人之反中庸也程

所以為中庸者以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隨時以處中也小人之所以反中庸者以

其有小人之心而又無所忌憚也蓋中無定體隨時而在是乃平常之理也君子知

其在我故能戒謹不睹恐懼不聞而無時不中講夫中庸之獨歸君子而反於小人

小人不知有此則肆欲妄行而無所忌憚矣者何也蓋君子之所以為中庸者以其靜而存養動而省察既有君子為善之德而凡應事接物之間又能隨時以處中此其所以中庸也小人之所以反中庸者以其靜不能存動不能察既有小人為惡之心而凡應事接物之間罔顧其時之所安而無所忌憚也此其所以反中庸也君子小人只在敬肆之分而已補朱子云以中對和言中庸言則中又是體中庸又是用庸言則中又是體中庸又是用

君子節旨

此申言所以中庸反中庸

之故重時中與無忌憚上

按語類君子只是說箇好

人但註特下箇德字即是

其德已成具時中本領了

戒懼慎獨工夫自徹前後

而字上下都有時中兼兩

意一事有一中不可偏向

同一事今日如此為中明

日如彼為中不可固執無

忌憚正與時中反

中庸全旨

此章贊中庸之道而嘆人

之鮮能也至是一毫增減

不得真個盡善盡美民字

對修道立教之聖人看鮮

能解在下章此只虛說論

語為德二字已在人身上

講故能字可省此只贊中

庸道理故加一能字且與

後面許多能字相照

道之章旨

此章正言所以鮮能之故

右第二章

此下十章皆論中庸以釋首章之義文雖不屬而意實相承也變和

然中庸之中實

兼中和之義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

其至矣乎作贊辭

民鮮能久矣

民指在下之人說鮮少也能

然醒

過則失中不及則未至故惟中庸之德為至然亦人所同得初此承上章

無難事但世教衰民不興行故鮮能之今已久矣論語無能字言中庸之

道不特小人反之而民亦鮮能之也夫子有曰天下之理可增可損者皆非其至也

惟中庸道理無過不及其至極而無以復加矣乎然此理人所同得但修道之教既

衰民不興行鮮能知行中庸之

道亦已久矣不亦深可慨哉

補上章中庸兼體用言此主

右第三章

○子曰道之不行也

道即中庸之道不行

我知之矣

知是知其知之者過之

是所知

愚者不及也

愚者是蒙昧之人不

道之不明也

不明是道不明是知其知之者過之

過乎中

賢者過之

賢者是高強之人

不肖者不及也

不肖是柔懦之人不肖者天理

不明

賢者過之

過是所行過乎中

不肖者不及也

及是所行不及乎中

之故

賢者過之

過是所行過乎中

不肖者不及也

及是所行不及乎中

而已矣

知愚賢不肖之過不及則生稟之異而失其中也

知者知之過既以道為不

足行愚者不及知又不知所以行此道之所以常不行也

賢者行之過既以道為不

足知不肖者不及行又不知所以行此道之所以常不明也

講此承上章言民之所以鮮能中庸者由於氣稟之

偏而不察也夫子有曰中庸之道之不行也我知

以知此道之所以常不明也

講此承上章言民之所以鮮能中庸者由於氣稟之

上節推不行不明之由下
節嘆人之不察於道也

道之節旨

此言知行相因必知之明
而後行之至必行之至而
後知之明賢知之過有惜
之之意愚不肖之不及有
憫之意

人莫節旨

此節警人之不察正啓以
加學問之功也賢知不察
是道在日用之間愚不肖
不察是道有當然之準乃
所以過不及之由飲食不
作譬喻亦不徑作道只舉
一件易曉者以醒人兩也
字指點親切

道其全旨

此章承知愚邊以起下舜
之事本嘆人不行道卻說
道其不行其字有無限寓
意分明看了不明說則不
行正有不得辭其責者在
舜其全旨

其故矣蓋行由於明今則知者探深索微而知過乎中既以道為不足行矣愚者昏
昧淺陋而不及乎中又不知所以行也此道之所以常不行歟中庸之道之不明
也我知其故矣蓋明由於行今則賢者矜奇炫異而行過乎中既以道為不足知
矣不肖者卑污苟賤而行不及乎中又不求所以知也此道之所以常不明歟 ○
人莫不飲食也 內飲食只當日用字 **鮮能知味也** 以味譬理知 **註** 道不可離人自不
之 **註** 然道之所謂中者當然不易之理固不外人生日用之間特以習而不察而失
弊 **註** 之耳今夫人莫不飲食也鮮有能知其飲食之味也知味之正則必嗜之而不
厭矣知道之中則必守之而不 **補** 飲甘食而不知正味醉飽者貪飲食食而不知正
味其中亦有
過不及焉

右第四章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 **道** 即中庸之道不行根上章 **註** 由不明 **講** 道之不行由於智
不行來矣夫字有慨歎意 **註** 故不行 **講** 者過愚者不及夫

子有曰道者固人之當行亦人之所能行但人之體道者不失之過則失之不及
及道其不行於天下矣夫然則夫子所謂道之不行者豈非由於不明之故哉

右第五章

此章承上章而舉其不
行之端以起下章之意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 **此句** 虛下正 **舜好問而好察邇言** 好是惓惓求益出於至誠
見其大知也 **也問** 是問於人察是察於

已察即在 **隱惡而揚善** 隱惡見其廣大能容 **執其兩端** 彼亦一善言此亦一善言便
問中察之 **揚善** 見其光明不蔽 **是兩端** 執持而擇也有參酌

此章以明道為主重大知以求其用其中於民用字便有其斯以為舜乎斯指好問以下言舜字內有大舜

上首句虛冒因舜想見其中意施行意為大知也問察隱揚能翁所以為大知者以其不自用而取諸人也邇言者淺近之言猶必察焉其無遺善可

受執兩有定衡用中無留知然於其言之未善者則隱而不宣其善者則播而不匿其廣大光明又如此則人

滯正是大知處末句總結孰不樂告以善哉兩端謂眾論不同之極致蓋凡物皆有兩端如小大厚薄之類於

因大知益想見其為舜也善之中又執其兩端而量度以取中然後用之則其擇之審而行之至矣然非在我

好問則問之途廣邇言非之權度精切不差何以與此知之承上章言道既不行必知如大舜而後可望

淺近人言禹臯陳謨有深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行也斯道之行也夫子有曰人非知無以見道然

遠者亦有淺近者至理寓知有大小稽古帝舜其為大知也與何以見之天下之理無窮一人之識有盡自用

於邇言非洞見道無精粗非大知也舜則凡事必孜孜然訪問於人而於問所得之言即極淺近者亦必孜孜

之別者不能察也聖心有然審察其言中之理其言之不當於理而惡者則隱之而其言之當於理而善者則

善無惡故惡投之即化善揚之然言皆為善而或過或不及不同之極致有兩端焉則執其兩端而寬弘博大

投之即契并非有意隱揚兼總眾善而無遺至於一致之歸確不可易有其中焉則用之於民而精密詳審極

極厚者是則以極厚為中下有大知如舜補朱子謂舜本自知是前一層又能合天下之

極薄者是則以極薄為中而道其行矣知以為一人之知知之所以愈大是正意

非去兩頭只取中間如子

莫執中也用其中於民是

用其所得之中加於民其

斯句勿云其斯以為舜之

大知乎只云人徒知審哲

文以明也明目達聰舜也

孰知斯不自用而取諸人

者舜之所以為舜平蓋問

期月只言其近能擇正在能

守上月不能守乃是不能擇

○子曰人皆曰子知此子知指能

驅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罟獲陷阱是借言

以喻禍機之所伏而莫

之知辟也不知避仍人皆曰子知

析理於微茫擇乎中庸擇字須

而不能期月守也

是不知道禍

人皆曰子知

析理於微茫

擇乎中庸

而不能期月守也

是不知道禍

右第六章

罟獲陷阱
罟獲以罟為
獲而掛之也
陷阱為陷如
阱以陷也罟
獲以網羅禽
獸如今之扣

罟獲以罟為
獲而掛之也
陷阱為陷如
阱以陷也罟
獲以網羅禽
獸如今之扣

罟獲以罟為
獲而掛之也
陷阱為陷如
阱以陷也罟
獲以網羅禽
獸如今之扣

罟獲以罟為
獲而掛之也
陷阱為陷如
阱以陷也罟
獲以網羅禽
獸如今之扣

網也陷阱以
陷墜禽獸如
今之賺坑也

察隱揚則非知者之過執
兩用中則非愚者之不及
人皆全旨

此章承賢不肖邊以起下
回之事兩子知俱自負之
辭與舜之不自用相反以

類回

上段引起下段如詩之興
回字子淵魯
禮上子知就處事說下子

人邦國之後
孔子曰自吾
有回門人曰

益親回以德
行著名在四
科之首○孔

子謂回曰家
貧居卑胡不
仕乎對曰回

有郭外之田
五十畝足以
給饋粥郭內

之田四十畝
足以為絲麻

鼓琴足以自
娛所學於夫

拳服膺是彙括之辭能擇

用中之事也期月而一月也言知禍而不
知避以况能擇而不能守皆不得為知也
子知蓋自以為能知禍機之伏也乃爭驅逐而納諸罟獲陷阱中而莫知所避行險
取敗是其心有所蔽也交得為知乎亦猶今人皆曰子知蓋自以為能擇中庸之所
在也然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擇非已有是其補驅而納者即以子
知有未至也又交得為知乎此道之所以不明也補知之心聖之也

右第七章

承上章大知而言又舉
不明之端以起下章也

○子曰回之為人

為人二字是言其生平大槩
如此正為此道不遠人之入

擇乎中庸

擇字須得一善善即中
庸之理

一善者隨擇隨
得非止於一也

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

服膺弗失是能身體
力行非空守在心上

註回孔子弟子顏淵
名拳拳奉持之貌

服猶著也膺臂也奉持而著之心臂之間言能守也顏子蓋真知
之故能擇能守如此此行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明也

註承上章言道既
不明必仁如顏

子而後可望斯道之明也夫子有曰天下當然之理具在人心若回之為人也凡遇
事物之來必於天理同源異派處分別精詳以求其所謂中庸者及隨所擇而得一

中庸之善則躬行實踐拳拳然服膺而不復失之矣回
之擇而能守如此吁天下有能行如回而道其明矣

右第八章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

可均如管仲蕭何

爵祿可辭也

可辭如晨門丈人

白刃可蹈也

可蹈如召忽子路

中庸不可能也

不可能正與上民鮮能
下唯聖能聯絡照應

註

均平治也三者亦知仁勇之事天下之至
難也然皆倚於一偏故資之近而力能勉

子者足以自則非賢者之過能守則非樂回不願仕不肖者之不及也回願貧如

富賤如貴無此章舉中庸之難能正見

勇而威與士當以勇輔智仁也上三句

交通終身無輕言至難之事俱不難以

患難亦且可引起中庸之尤難耳可均

乎孔子曰善似智不論當理不當理但

哉回也夫貧要處置得去可辭似仁不

而如富其知論當辭不當辭但以不就

足而無欲也為潔可蹈似勇不論當死

賤而如貴其不當死但以輕生為勇不

讓而好禮也 可能非言道之不可能乃

無勇而感其是嘆人之不能此道註非

者皆足以能之至於中庸雖若易能然非義精仁熟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不能及也三者難而易中庸易而難此民之所以鮮能也

道可行仁必如回而後道可明可見中庸之難能矣夫子有曰至難均者天下國家然資之近乎知者可勉力而均也至難辭者爵祿然資之近乎仁者可勉力而辭也

至難蹈者白刃然資之近乎勇者可勉力而蹈也至於中庸之理無或過無或不及荷一毫之私意有所未盡則雖欲擇而守之而擬議之間忽已失於過與不及而不自知矣此其所以不可勉力而能也然

則欲能中庸者信不可無自強之學矣補三者恰好處亦便是中庸若莫之協和萬也孔子之不脫冕而行孟子之不受萬鍾辭爵祿之中庸也比千諫而死蹈白刃之中庸也

右第九章 亦承上章 以起下章

○子路問強 強是也 子路孔子弟子仲由 承上章言中庸不可能必如夫子告子

強於夫子蓋徒知有血氣之剛而未知德義之勇也 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 曰南曰北便

而強是性中自有之 抑語辭 夫子答之曰強有不同不可不先致審也汝有志強非風氣所能固者 而汝也 於強猶是風氣所固為南方之強與為北方之強

與抑不固於南不固於北為而自有之強與 寬柔以教 便有不當 不報無道 便有當報 南方之強也 就

以含忍 君子居之 君子是個好人淺看居 寬柔以教謂含容異順以誨人之不及勝人說 君子居之 是居其道非居其地也 也不報無道謂橫逆之來直受之而不

報也南方風氣柔弱故以含忍 譁以南方之強言之如人有不及處亦不過於刻責之力勝人為強君子之道也 譁只寬容柔順以誨人之不及甚至人有橫逆之加

謹承上章言知必如舜而後

天下國家

或過無或不及

中庸若莫之協和萬

中庸

必如夫子告子

昔子路好勇故問

抑而強與

南方之強也

不報無道

刻責

子路

由字子路魯

此先以三種強開出名目

我直受之而不報復其無道此南方風氣柔弱以含忍之力勝人為強也猶近乎忠厚之道故君子居之此強之不及乎中非汝所當強者也

之卞人也初

三與字是欲其自審之意

曰在此借作死而不厭即死於金革也北方之強也強就以果而強者居之強者是

見孔子冠雄

非詰問也一抑字略反上

安之之意死而不厭不厭是不怨悔北方之強也講以北方之強言之金革凶器也

雞冠佩鞞豚

文跌重而強上而強只遺

徒註在席也金戈兵之屬革甲胃之屬北方風氣剛勁以果敢之力勝人為強

陵暴孔子孔

他而自育之強為妙

雖戰鬪以死於金革而不厭悔此北方風氣剛勁以果敢之力勝人為強

子設禮以誘

寬柔節旨

也是純任乎血氣之勇而惟強者居之此強之過乎中非汝所當強者也故君子

之後儒服委

此申南方之強句寬柔不

報俱是有意含容與誨人

質因門人請

報俱是有意含容與誨人

不流故字承上來君子成德強哉矯於不流上見君子處眾之強中立而不倚

為弟子孔子

不倦犯而不校不同此君

中之是子強哉矯於不倚上見君國有道以處不變塞焉強哉矯於達不離道上見

嘗曰自吾得

子稍輕

然特立強哉矯子處己之強國有道以處不變塞焉強哉矯於達不離道上見

由惡言不聞

在節旨

國無道以處窮言至死不變強哉矯於窮不失義上見註此四者汝之所當強也矯強貌

於耳○孔子

此申北方之強句南方豈

無果敢者北方豈無含忍

曰以子所能

者亦不過舉風氣大槩言

塞未達也國有道不變未達之所守國無道不變平生之所守也此則所謂中庸之

而加之學豈

和而節旨

不可能者非有以自勝其人欲之私不能擇而守也君子之強孰大於是夫子以是

可及乎子路

和而節旨

君子路者所以抑其血氣之講故君子自有義理之強焉如處眾貴和然和者易至

曰南山有竹

此申而強句四段就現成

剛而進之以德義之勇也講於流君子和以處眾卻能自守以正必不違理以徇

不揉自直斬

者說在學者當以此自勉

人而至於流是能擇乎處眾之理而守以自勝也不亦強哉其矯乎處已貴乎中立

而用之達於

故曰而所當強分人已窮

然中立易至於倚君子中立以自處卻能貞以有恆必不易方以隨俗而至於倚是

犀革以此言

達四平看強字全在四不

能擇乎處已之理而守以自勝也不亦強哉其矯乎達而得志每易喪其所守君子

之何學之有

字上矯是矯然勁直即贊

當國有道必行道濟時而不至驕盈以變其未達時之所守是能擇乎處達之理而

子曰括而羽

其強也和是不立異以為

守以自勝也不亦強哉其矯乎窮而處困每不終其所守君子當國無道必守義安

之鏃而彌之

高不矯情以絕物然其中

命雖艱苦至死而不變其平生之所守是能擇乎處窮之理而守以自勝也不亦強

其入之不亦

有分曉有界限有把持方

守以自勝也不亦強哉其矯乎窮而處困每不終其所守君子當國無道必守義安

南方節旨

我直受之而不報復其無道此南方風氣柔弱以含忍之力勝人為強也猶近乎忠厚之道故君子居之此強之不及乎中非汝所當強者也

曰在此借作死而不厭即死於金革也北方之強也強就以果而強者居之強者是

安之之意死而不厭不厭是不怨悔北方之強也講以北方之強言之金革凶器也

徒註在席也金戈兵之屬革甲胃之屬北方風氣剛勁以果敢之力勝人為強

也是純任乎血氣之勇而惟強者居之此強之過乎中非汝所當強者也故君子

不流故字承上來君子成德強哉矯於不流上見君子處眾之強中立而不倚

中之是子強哉矯於不倚上見君國有道以處不變塞焉強哉矯於達不離道上見

然特立強哉矯子處己之強國有道以處不變塞焉強哉矯於達不離道上見

國無道以處窮言至死不變強哉矯於窮不失義上見註此四者汝之所當強也矯強貌

塞未達也國有道不變未達之所守國無道不變平生之所守也此則所謂中庸之

不可能者非有以自勝其人欲之私不能擇而守也君子之強孰大於是夫子以是

君子路者所以抑其血氣之講故君子自有義理之強焉如處眾貴和然和者易至

剛而進之以德義之勇也講於流君子和以處眾卻能自守以正必不違理以徇

人而至於流是能擇乎處眾之理而守以自勝也不亦強哉其矯乎處已貴乎中立

然中立易至於倚君子中立以自處卻能貞以有恆必不易方以隨俗而至於倚是

能擇乎處已之理而守以自勝也不亦強哉其矯乎達而得志每易喪其所守君子

當國有道必行道濟時而不至驕盈以變其未達時之所守是能擇乎處達之理而

守以自勝也不亦強哉其矯乎窮而處困每不終其所守君子當國無道必守義安

命雖艱苦至死而不變其平生之所守是能擇乎處窮之理而守以自勝也不亦強

守以自勝也不亦強哉其矯乎窮而處困每不終其所守君子當國無道必守義安

守以自勝也不亦強哉其矯乎窮而處困每不終其所守君子當國無道必守義安

守以自勝也不亦強哉其矯乎窮而處困每不終其所守君子當國無道必守義安

守以自勝也不亦強哉其矯乎窮而處困每不終其所守君子當國無道必守義安

深乎○子路能不流和柔德也中立剛
治蒲三年孔德也和便易流若中立便
子過之入其是不倚如何又說不倚蓋
境曰善哉由柔弱的中立把捉不定久
也恭敬以信之畢竟欹倒一邊兩而字
矣入其室曰是轉語和與中立猶未是

右第十章

○子曰素隱行怪隱對顯言如後漢讖緯之書是也後世有述焉後世以將來言有

吾弗為之矣弗為是斷絕口氣註素按漢書當作索蓋字之誤也素隱行怪言深

欺世而盜名故後世或有稱述之者此知之過而不擇乎謂君子思引夫子之言以結

善行之過而不用其中不當強而強者也聖人豈為之哉謂上數章曰天下之理易

知而易能也今有人焉知必素求隱僻而知人之所不能知行必過為詭異而行人

之所不能行蓋欲以其術欺世盜名也人情厭常喜新故後世或有稱述之者焉此

失之太過而為所不當為者也吾蓋無○君子遵道而行此亦學問中人故謂君子

述於後世而弗為素隱行怪之事矣○君子遵道而行此亦學問中人故謂君子

半途而廢半途是借言不吾弗能已矣已止註遵道而行則能擇乎善矣半途而

及之而行有不逮當強而不強者也已止也聖人於講中庸之道恆久而不息也若

誰謂由也而非自敘語

素隱節旨

此章承上合言知仁勇以

結之首節知行太過次節

質明而始行知行不及末節中庸成德

歸重末節與君子中庸章

相應兩吾字只借已發明

事晏朝而退

孔子聞之曰

不知禮乎○

子路為孔悝

哉其矯乎此四者皆君子之強女之所當強也夫子之告補致王匡時君子塞時之

子路者如此學者體之以自強又何中庸之不可能哉補素志其用也必堯舜君

民如伊尹之於湯方是不變

德之人依中庸者

遜世不見知而不悔

遜世即終身意不是隱遜於世不見知不是

無人舉用只是不甚彰顯意不悔是常依無

及之而行有不逮當強而不強者也已止也聖人於講中庸之道恆久而不息也若

此非勉焉而不敢廢蓋至誠無息自有所不能止也講勉然之君子能擇乎中庸之

道而遵行之但其力有不足行至半途而廢焉此又失之不○君子依乎中庸君子

及而已所不當已者也吾則行必有終而弗能已於半途矣

○子曰素隱行怪

吾弗為之矣

○君子遵道而行

半途而廢

吾弗能已矣

○君子依乎中庸

○子曰素隱行怪

吾弗為之矣

○君子遵道而行

半途而廢

吾弗能已矣

追孔惺強盟之遂劫以登

包當世說也吾弗為之便也
唯聖者能之 聖以生知安行言 不為素隱行怪則依乎中庸而已不能半途

臺子路聞亂馳往遇子羔

此言道本不可不及遵道也
成德知之盡仁之至不賴勇而裕如者正吾夫 講夫太過不及皆非中庸也至若體

出曰門已閉矣子路曰食焉不避其難

又因行鮮終吾弗能已只
庸者自如初無悔於心焉此蓋無過不及純乎天而盡乎人君子也與哉唯德造其

及門有使者出乃入曰太

子思所引夫子之言以明首章之義者止此蓋此篇大旨以知仁
子焉用孔悝字自然依方是須臾不離

雖般之必或繼之且曰太

戒懼慎獨都有不悔與不
勇三達德為入道之門故於篇首即以大舜顏淵子路之事明之

子無勇若燭臺半必舍孔

不愠自反之至悔者徇人
舜知也顏淵仁也子路勇也三者廢其一則無以造道而成德矣餘見第二十章

叔贖懼下石乞孟厲敵子

聖句是贊辭唯字有不可
言曰道原於天而盡於君子故為君子之道是道也其當然之用則

路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

註不賴勇而裕如以知盡
充周不窮固若是其費矣而就其費之所以原於天命者則又隱焉 ○夫婦之愚是

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

仁至中便有勇字意也
昏愚之人可以與知焉 與字作能字看與 及其至也 至非道之精處 雖聖人亦有所不知

此章言道無不在以申明

道不可離之意為下八章
綱領重費字言費則隱在 焉 不知是限於地與時者 夫婦之不肖 不肖是庸 可以能行焉 能行就良 及其至也雖聖人亦

其中首節總目次節形容

承上來君子指道言 天下莫能載焉 載是包 語小 小照夫 天下莫能破焉 破是剖 註

其費三節指點其費末節

大照天地聖人邊說 天下莫能載焉 括意 語小 小照夫 天下莫能破焉 破是剖 註

總結體道意在言外
費隱節旨

以道歸君子者為能不離
道也本章只就道言後數
章方言君子體道費隱不
相離而字有即費即隱意

夫婦節旨

費字說不盡下面摘箇愚
不肖上面摘箇聖人天地
來說末四句即承上贊之
夫婦知能是萬分中有一
分聖人不知能是萬分中
欠一分不知不能乃沒要
緊的事若大本大原原無
虧缺聖人與愚不肖對不
與夫婦對聖人亦夫婦也
賦云初指冲
天之鶴遠言
拂日之鳥望
有塵埃謂翻
形而載旆聽
無音響疑避
影以啣蘆始
問作君子之語道說存參
回風於元氣
焉飛節旨

君子之道近自夫婦居室之間遠而至於聖人天地之所不能盡其大無外其小無
內可謂費矣然其理之所以然則隱而莫之見也蓋可知可能者道中之一事及其

至而聖人不知不能則舉全體而言聖人固有所不能盡也侯氏曰聖人所不知如
孔子問禮問官之類所不能如孔子不得位堯舜病博施之類愚謂人所憾於天地
如覆載生成之偏及寒暑何以見其費也彼夫婦中之愚者於道宜若無所知矣然
暑災祥之不得其正者善良知不以其愚而遺之也即日用居室之一端可以與知
焉及其道之全體而至也則雖生知之聖人宜無所不知而或時與地隔耳目有限
亦有所不盡知焉夫婦中之不肖者於道宜若無所能矣然良能以不肖而遺之
也即日用居室之一端可以能行焉及其道之全體而至也則雖妄行之聖人宜無
所不能而或數與勢阻心力不逮亦有所不盡能焉豈惟聖人即以天地如此其大
也然或覆載不相兼運化不能齊人猶有所憾夫道無可憾而天地有可憾是天地
亦未足以盡道矣故君子之道語其大至聖人天地所不能盡而道無不包天下莫
能有出其外而載之者焉語其小至愚不肖夫婦與知與能而道無不體天下莫
能有入其內而破之者焉道之極於小大如此可謂費矣而隱不即在其中哉

詩云焉飛戾天
飛有飄然活潑
意天是極高處
魚躍于淵
躍有跳躍活潑
意淵是深水處
言其上下察也
其字指道
上下當推
廣詩大雅旱麓之篇焉鴟類戾至也察著也子思引此詩以明化育流行上下昭
說著莫非此理之用所謂費也然其所以然者則非見聞所及所謂隱也故程子
曰此一節子思喫緊為人處
講道固無不在矣其流行活潑之機則何如大雅旱麓
活潑地讀者宜致思焉
講之詩有云焉飛則戾於天魚躍則在於淵詩非徒為
焉魚咏也蓋言天地間何物非道焉率飛之性而戾天是其道之上察也而凡親乎
上者可知矣魚率躍之性而于淵是其道之下察也而凡親乎下者可知矣道誠大
莫載小莫破也
君子之道
應首
造端乎夫婦
造端是託始意此句結
與知與能及語小句
及其至也
對

終出入於高上節說費字充塞意已盡此引詩指出流行活潑之機以示人飛躍是氣所以飛躍是理氣載得許多理來察是道體自然昭著不而無須臾

魚鱗物之總是人察之也兼大小言即之問焉

名其種族尤一鳶魚而道之小可知推繁大者為鯨關鳶魚而道之大亦可知

鯢鯢鯉鱒鮐造端節旨道無始特以造於夫婦者

鱣鮪詩人所言之道無終特以至於天地者言之中間事物物

數哉淵之理無不包舉造字察字俱非用力字此係總結結篇

水通之斯為魚節亦在內責重體道工夫後須補出

淵○荀子云道不章旨此章為遠人以爲道者發

蛟龍生焉也因上章說得濶故此便說入身來以首節為主緊

周禮云柯長要在道不遠人句次節言以人治人不遠人以爲道

○汲冢周書三節言已之施於人者不也晚邪視也言人執柯伐木以爲柯者彼柯長短之法在此柯耳然猶有彼此之別曰欲伐而不遠人以爲道末節言聖人故伐者視之猶以爲遠也若以人治人則所以爲人之道各在當人之身初無彼此

端字看及是推其全體之極至察乎天地聖人天地及語大句註支講一節則託始乎夫婦居室之間而愚不肖可以與知與能及其全體至極也則昭著乎天地之大而天地聖人有所不能盡道之費而隱如此此道之所以不可須臾離也是以君子貴存養省察

右第十二章子思之言蓋以申明首章道不可離之意也其下八章雜引孔子之言以明之

○子曰道不遠人道以率性言人指眾人人之爲道而遠人此人字是賢智之人爲字兼知行遠人即素隱

不可以爲道此爲字道者率性而已固眾人之所能知能行者也故常不遠於人若爲道者厭其卑近以爲不足爲而反務爲高遠難行

之事則非所講子思引夫子之言以明費之小也夫子有曰道昭著於人倫日用之爲道矣講問初無難知難行之事何嘗遠人若人之爲道者厭其卑近而求諸

高遠則知行皆失於過豈所謂道哉○詩云伐柯伐柯伐是砍伐重言伐柯其則不遠則是有深幸意有自信意其則不遠此二句是詩辭

執柯以伐柯視而視之猶以爲遠見已成未成故君子以人治人故字承不遠來君子即修道立教者

以是用此人字指道言治兼抑其太改而止改是變其失而還其初止是不過責意詩豳風伐柯之

過引其不及意此人字指人身言改而止初止是不過責意詩豳風伐柯之法在此柯耳然猶有彼此之別

所以責之已者不遠人以為道

道不節旨

此言道切於人而學道者不可求之遠也一章綱領在此下不過歷言治人愛人責已之事以明之耳人即子臣弟友之人道即為子為臣為弟為友之道

伐柯節旨

此即人而得治人之道見道之不遠人也睨邪視視所執之柯也視正視視所伐之柯也玩而字之字可見治人主教人說兼作君作師君子不是將別人的道理治他又不是分我的道理與他故曰以人治人改而止非將就非姑息只是至善恰好無可增損若提撕警覺則固無止時也天下無道外之人未改安得不治天下無外人外之道既改安得不止

之別故君子之治人也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其人能改即止不治蓋責講之以其所能知能行非欲其遠人以為道也張子所謂以眾人望人則易從是也何以見道之不遠人也以治人言之豳風伐柯之詩有云人之伐柯也其尺度長短之則取之當前固不遠矣然即詩言思之執已成之柯以伐未成之柯

而自足與伐柯之則在彼不在此者不同矣故君子之立教以治人也即以其人良知良能之道還治其人之身而責其知且能焉其人能率吾教而改圖則君子必止而不治不復以難知難能責之矣是道不遠於人身而不欲遠人以為道也

忠恕違道不遠

忠以立其體恕以達其用道是當然之理不遠即近意

施諸已而不願

施是加不願是不欲

亦勿施於人

勿禁蓋已之心為忠推己及人為恕遠去也如春秋傳齊師違穀七里之違言自止意蓋此至彼相去不遠非背而去之之謂也道即其不遠人者是也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忠恕之事也以己之心度人之心未嘗不同則道之不遠於人者可見故已之所不欲則勿以施之於人亦不遠人以為道之事張子所謂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講以施人言之道本根於人心但人為私意所間惟知有己不知有人故仁是也施之於人者多不得其當而去道日遠若本乎忠而行之以恕雖曰出於勉強未能與道為一然由此而行心公理得其去道也不遠矣忠恕之事何如不過推己之心以及人耳如人以無道施諸己此己所不願也則以己之心度人之心亦勿以施於人焉可見忠恕之事亦我之所能知能行道豈遠於人哉 ○君子之道四 即下子臣弟友之道 臣未能一為是自實意 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 事父指 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 事君指 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 事兄指 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 先施是先交 庸德之行 弟友

忠恕節旨

此即已之身而得待人之

之道即庸言之謹以此道形於

有所不足是行未及處

不敢不勉

不敢是惕然恐懼意勉是奮力強為意有

道尤見道之不遠人也忠恕句且虛下正言忠恕之

餘是言

不敢盡

言願行

行願言

行願言

君子胡不慥慥

事忠恕是學者下工夫處

主去私說施諸已二句是

爾

君子即言行相

者皆道之所當然也故反之

以自責而自修焉庸平常也行者

踐其實謹者擇其可德不足而勉則行益力言有餘而認則謹益至謹之至則言願

行矣行之力則行願言矣慥慥篤實貌言君子之言行如此豈不慥慥乎贊美之也

凡此皆不遠人以爲道之事張子所講且以責已言之三固學爲君子者也君子盡

恕不出也

道四節旨

此即已之身而得自治之

謂以責人之心責已則盡道是也

講

倫之道有四丘尙未能一焉四者維何如吾

道愈見道之不遠人也未

能非以不能自諉聖人實

見道之無窮無可自足之

責乎朋友者信然反求我所以先施於友者未能盡信也君子之道吾所未能如此

然丘所未能者皆君子所已能也君子以

友之道體於身庸德也則行之而

踐其實以子臣弟友之道宣於口庸言也則謹之而擇其可行易至於不足則不敢

不勉以自力謹猶恐其有餘則不敢盡以自嚴如是則所言皆必其所行而願行所

行必逮其所言而願言君子胡不德皆實踐言皆篤論而慥慥矣乎吾當以是爲

則而自勉矣夫此子臣弟友之道我與人之所共知共能者道不遠人不益明哉

自修意找在言外道雖可

庸德六句疊疊說下逐步趨緊寫出慥慥神理如見大凡

遠人爲道者類由不篤實所致慥慥篤實是做聖賢本領

道不遠人者夫婦所能已未能一者聖人所不能

皆費也而其所以然者則至隱存焉下章放此

君子素其位而行

不願乎其外

君子體中庸者位在即道

言使不能行而徒言即不

道第十三章

君子體中庸者位在即道

在行只是盡位中之道

不願乎其外

願不但營求稍有動

念即是非位便爲外註

也行然後知不足謹然後

知有餘足字甚細萬分中

有一分未盡亦是不足兩

不敢即戒謹恐懼意不敢

盡即可言者亦不盡言俱

○君子素其位而行

不願乎其外

君子體中庸者位在即道

在行只是盡位中之道

不願乎其外

願不但營求稍有動念即是非位便爲外註

也行然後知不足謹然後

知有餘足字甚細萬分中

有一分未盡亦是不足兩

不敢即戒謹恐懼意不敢

盡即可言者亦不盡言俱

○君子素其位而行

不願乎其外

君子體中庸者位在即道

在行只是盡位中之道

不願乎其外

也行然後知不足謹然後

知有餘足字甚細萬分中

有一分未盡亦是不足兩

不敢即戒謹恐懼意不敢

盡即可言者亦不盡言俱

○君子素其位而行

不願乎其外

君子體中庸者位在即道

在行只是盡位中之道

不願乎其外

也行然後知不足謹然後

知有餘足字甚細萬分中

有一分未盡亦是不足兩

不敢即戒謹恐懼意不敢

盡即可言者亦不盡言俱

○君子素其位而行

不願乎其外

君子體中庸者位在即道

在行只是盡位中之道

不願乎其外

也行然後知不足謹然後

知有餘足字甚細萬分中

有一分未盡亦是不足兩

不敢即戒謹恐懼意不敢

盡即可言者亦不盡言俱

○君子素其位而行

不願乎其外

君子體中庸者位在即道

在行只是盡位中之道

不願乎其外

照註深一步講言顧行兩素猶見在也言君子但因見在所居之講子思自立言以明費之小也曰凡人所處句是以用功言乃承上文位而為其所當為無慕乎其外之心也講之位不同莫不各有當盡之道君子但因意術之正所謂慥慥也慥見在所居之位而行未嘗於位之外別有所願慕蓋○素富貴行乎富貴兼善天隨專篤切實無一毫馳驚本分內其道不可不盡而本分外皆非道之當然也○素貴行乎貴實兼善天精神無一毫虛浮意氣胡不口氣贊美中寓願望意

不可只誇君子
素位章旨
此章言素位之學歸重在反身上首節是綱二三節分應四節一束末節結證之上章在人身說然曰人則已過未來皆人所當蓋也故此就身所處之位言則益切矣
素位節旨
位字兼有定無定二意素位而行者即其位而道行於其中也外指過去未來不願是不留戀不將迎正素位而行之專一處
素富節旨
四者特舉其巽行有因位乎傾險之塗以微求苟得之幸而已○子曰射有似乎君子有似全在失諸正鵠失是不中諸語助辭

貧賤行乎貧賤獨善其身是也素夷狄行乎夷狄言忠信行篤敬是也素患難行乎患難柔順是也君
子無入而不自得焉無入以地言此言素其講素位而行何以見之如見在富貴自得以心言位而行也講之位則行乎富貴所當行之道見
在貧賤之位則行乎貧賤所當行之道見在夷狄之位則行乎夷狄所當行之道見在患難之位則行乎患難所當行之道道隨往而在心隨往而樂君子蓋無入而不自得焉所謂素位而行如此
○在上位不陵下欺虐在下位不援上攀援正己是正在上而不求

於人陵不援意則無怨怨是上不怨天下不尤人上無怨意此言不願乎見之吾居上位則下為其外而不作威以陵下吾居下位則上為其外而不附勢以援上夫陵下不得申己之勢必怨其下援上不得遂己之欲必怨其上今惟正其在
上在下之已而初無求乎人則自然無怨其中心泰然上無責望於天之意雖不得於天而不怨天下無求取於人之意雖不合夫人而不尤人所謂不願乎外如此

故君子居易以俟命故字承上二節俟是等待小人行險以徼幸小人離道之人易平地也而行之也俟命不願乎外也微講惟素其位而不願外故君子心中平易所處而安至求也幸謂所不當得而得者於窮通得喪唯聽天之所命也若小人則轉私智行

四者特舉其巽行有因位乎傾險之塗以微求苟得之幸而已○子曰射有似乎君子有似全在失諸正鵠失是不中諸語助辭

盡道意無入句承上放開求苟得之幸而已○子曰射有似乎君子有似全在失諸正鵠失是不中諸語助辭

射正鵠 說自得從憂勤盡道末道
射有三大射 盡而心乃無愧作
賓射燕射天 在上節旨
子諸侯御大 陵是求人順我援是求人
夫皆有之士 庇我即願外處正己又要
無大射而有 不求人乃見正己之盡末
賓射燕射射 二句更深一層非贊辭
義曰射者進 居易節旨

音賓射張布侯而設正
大射張皮侯而設鶴
反求諸其身 反求是
自責意註 畫布曰正棲皮曰鵠皆侯之中射之
之 孔子有言曰凡人之射有似乎君子之道何則射而失諸正與鶴則反求於吾
意 身以為內志未正外體未直而初無尤人之心也觀於此言而君子之素位而
行 不願乎外
何以異哉

君子之道 道作道理字看若進為有序則補在
道字之下下二句乃借喻形容之也
辟如行遠必自邇 自是由
邇是近 辟如登

退居旋必中 此合言以東上意俟命不
禮內志正外 在居易外順理便是平地
體直然後持 逆理便是險道小人句輕
弓矢審固此 射有節旨

可以觀德行 主君子說不可說君子有
矣其節天子 似於射失是偶然之失方
以騶虞為節 切君子知射之似君子者
諸侯以狸首 在反求諸身則君子之反
為節卿大夫 身可知矣反身正見其正
以采蘋為節 已處若不能反身是逐遇
士以采芣為 非素位是諉命非俟命也
節天子試士 辟如章旨

於射宮其容 此章言進道有序在首節
體比於禮其 兩辟如托出下乃舉一事
節比於樂而 以明之上章在身所處之
中多者得與 位上說然曰位則遠邇高
於道忽意卑邇而馳心高遠其能至乎哉
補 呂氏云詩只言妻子兄弟但在下面推

鼓瑟琴 是處妻子
能盡道也
兄弟既翕和樂且耽 是處兄弟
能盡道也
宜爾室家樂爾妻帑 此二句總承
上四句為是

註 耽詩作湛亦音耽○詩小雅常棣之篇鼓瑟琴且舉倫常中一事言之詩小雅棠棣
瑟琴和也翕亦合也耽亦樂也帑子孫也 之篇曰妻子情好契合如鼓瑟琴和
之至也兄弟友愛既翕和樂且耽樂之極也如是則有以宜爾之室家
而胥浹洽矣如是則有以樂爾之妻帑而卜悠長矣詩之所言如此

其順矣乎 夫子誦此詩而贊之曰人能於妻子宜於兄弟如此則父母
其安樂而無不順矣乎由詩及聖言觀之必能和妻子宜兄弟而後父母順是亦行
遠自邇登高自卑之一事也然則學者之必能和妻子宜兄弟而後父母順是亦行

詩而慨然曰妻子不和兄弟不宜皆貽父母之憂人能於妻子宜於兄弟如此則父母
其安樂而無不順矣乎由詩及聖言觀之必能和妻子宜兄弟而後父母順是亦行

遠自邇登高自卑之一事也然則學者之必能和妻子宜兄弟而後父母順是亦行

於道忽意卑邇而馳心高遠其能至乎哉
補 呂氏云詩只言妻子兄弟但在下面推

照註深一步講言顧行兩素猶見在也言君子但因見在所居之講子思自立言以明費之小也曰凡人所處句是以用功言乃承上文位而為其所當為無慕乎其外之心也講之位不同莫不各有當盡之道君子但因意衍之正所謂慥慥也慥見在所居之位而行未嘗於位之外別有所願慕蓋講素富貴行乎富貴兼善天隨專篤切實無一毫馳騫本分內其道不可不盡而本分外皆非道之當然也講素富貴行乎富貴下是也素精神無一毫虛浮意氣胡不口氣贊美中寓願望意講素夷狄行乎夷狄言忠信行篤敬是也素患難行乎患難柔順是也君不可只誇君子講素位章旨

此章言素位之學歸重在反身上首節是綱二三節分應四節一束末節結證之上章在人身說然曰人則已過未來皆人所當蓋也故此就身所處之位言則益切矣講素位章旨

在貧賤之位則行乎貧賤所當行之道見在夷狄之位則行乎夷狄所當行之道見在患難之位則行乎患難所當行之道道隨往而在心隨往而樂君子蓋無入而不自得焉所謂素位而行如此講素位章旨

○在上位不陵下講在下位不援上講正己講而不求講於人講不求即不講無怨講怨是講上不怨天下不尤人講二句只足講此言不願講不願乎見之吾居上位則下為其外而不作威以陵下吾居下位則上為其外而不附勢以援上夫陵下不得申己之勢必怨其下援上不得遂己之欲必怨其上今惟正其在上下下之已而初無求乎人則自然無怨其中心泰然上無責望於天之意雖不得於天而不怨天下無求取於人之意雖不合夫人而不尤人所謂不願乎外如此講素位章旨

位字兼有定無定二意素位而行者即其位而道行於其中也外指過去未來不願是不留戀不將迎正素位而行之專一處講素位章旨

○故君子居易以俟命講故字承上二講小人行險以徼幸講小人離道之人講易平地也而行之俟命不願乎外也徼講惟素其位而不願外故君子心中平易所處而安至求也幸謂所不當得而得者講於窮通得喪唯聽天之所命也若小人則騁私智行

四者特舉其槩行有因位講乎傾險之塗以徼講○子曰射有似乎君子講有似全在講失諸正鵠講失是不中諸語助辭盡道意無入句承上放開講求苟得之幸而已講○子曰射有似乎君子講有似全在講失諸正鵠講失是不中諸語助辭

射正鵠 說自得從憂勤盡道來道
射有三大射 盡而心乃無愧怍
賓射燕射天 在上節旨
子諸侯卿大夫 陵是求人順我援是求人
夫皆有之士 庇我即願外處正己又要
無大射而有 不求人乃見正己之盡末
賓射燕射射 二句更深一層非贊辭
義曰射者進 居易節旨

者賓射張布侯而設正
大射張皮侯而設鵠
反求諸其身 反求是
自責意 畫布曰正棲皮曰鵠皆侯之中射之
之 孔子有言曰凡人之射有似乎君子之道何則射而失諸正與鵠則反求於吾
意 身以為內志未正外體未直而初無九人之心也觀於此言而君子之素位而

何以異哉
右第十四章 子思之言也凡章
首無子曰字做此

君子之道 道作道理字看若進為有序則補在
道字之下二句乃借喻形容之也
辟如行遠必自邇 自是由
邇是近 辟如登

退居旋必中 此合言以東上意俟命不
禮內志正外 在居易外順理便是平地
體直然後持 逆理便是險道小人句輕
弓矢審固此 射有節旨

高必自卑 登是升 辟譬
卑是下 同 謹 子思自立言以明費之小也曰君子之道雖無所不在
義入神必基於灑掃應對之末辟如行遠者不自遠始而必自
邇 辟如登高者不自高始而必自卑求道者不可不知所從事哉
○詩云妻子好合如

可以觀德行 主君子說不可說君子有
矣其節天子 似於射失是偶然之失方
以騶虞為節 切君子知射之似君子者
諸侯以狸首 在反求諸身則君子之反

鼓瑟琴 是處妻子
能盡道也
兄弟既翕和樂且耽 是處兄弟
能盡道也
宜爾室家樂爾妻帑 此二句總承
上四句為是

為節卿大夫 身可知矣反身正見其正
以采蘋為節 已處若不能反身是逐遇
士以采芣為 非素位是謀命非俟命也
節天子試士 辟如章旨

其順矣乎 夫子誦此詩而贊之曰人能於妻子宜於兄弟如此則父母
其安樂而無不順矣乎由詩及聖言觀之必能和妻子宜兄弟而後父母順是亦行
於射宮其容 此章言進道有序在首節
體比於禮其 兩辟如托出下乃舉一事
節比於樂而 以明之上章在身所處之
中多者得與 位上說然曰位則遠邇高

詩而慨然曰妻子不和兄弟不宜皆貽父母之憂人能於妻子宜於兄弟如此則父母
其安樂而無不順矣乎由詩及聖言觀之必能和妻子宜兄弟而後父母順是亦行
於道自邇登高自卑之一事也然則學者之
補 呂氏云詩只言妻子兄弟但在下面推

遠自邇登高自卑之一事也然則學者之
補 呂氏云詩只言妻子兄弟但在下面推

於道自邇登高自卑之一事也然則學者之
補 呂氏云詩只言妻子兄弟但在下面推

於祭○正者卑皆位所有事也故此就
正也明射者推行之序言則愈切矣

母而下面工夫足自然到了上面此
自邇自卑之意也章句意字最妙

右第十五章

內志須正也
鵠者直也明
射者外體須
直也

辟如節旨
高遠卑邇是說兩頭兩必
百字最重有步步從此而
進之意舍此便不能進之

○子曰鬼神之為德
鬼神是陰陽之靈以屈伸往來言
為德即作為鬼神看不分兩層
其盛矣乎
盛是充周無間意
矣乎二字是贊辭

伏義作二十
五絃之瑟以
制婚姻之禮

引詩妻子兄弟平列不拘
詩旨鼓是彈耽是樂之久
按室謂夫婦所居家謂一

為鬼其實一物而已
子思引夫子之論鬼神以明道之兼費隱包小大也夫子有
為德猶言性情功效
曰天地間屈伸往來總是陰陽之氣而氣之靈者則謂之鬼

白虎通曰瑟
者閉也所以
懲忿窒慾正

門之內似不當以宜室家
分貼兄弟不若總承為穩

神其為德也流行乎天地至無而含至
有至虛而統至實其盛而不可加矣乎
○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
此二句正他體
物處不可見聞

記曰清廟之
瑟未絃而疏

父母節旨
妻子兄弟喻卑邇父母喻
幹事

易所謂
講何以見其德之盛也蓋凡物之有形者視之可見也鬼神無形視之而弗
體物而不可遺
體物以鬼神言
鬼神無形與聲然物之終始莫非陰陽合散之所

越一唱而三
嘆有遺音者

此理究不越人人意中其
字矣乎字猶聞唱嘆之音

形聲而實遍體乎形聲之中陰陽一合而物以之始陰陽一
散而物以之終物自不可得而遺焉其德之盛也為何如哉
○使天下之人
使是因
鬼神之

琴所以修身
理性以反其

鬼神章旨
此章即鬼神以明道不可
離之意首節嘆鬼神之德

承
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
在上在左右只充
滿意不是無定意
齊之為言齊也所以齊不齊

天眞也神農
削桐為琴繩

盛三節驗其盛四節證其

承
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
滿意不是無定意
齊之為言齊也所以齊不齊

絳為絃以通

孔子曰其氣發揚於上為昭明君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正此謂爾

承
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
滿意不是無定意
齊之為言齊也所以齊不齊

絳為絃以通

孔子曰其氣發揚於上為昭明君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正此謂爾

承
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
滿意不是無定意
齊之為言齊也所以齊不齊

絳為絃以通

孔子曰其氣發揚於上為昭明君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正此謂爾

承
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
滿意不是無定意
齊之為言齊也所以齊不齊

神明之德以盛末節推其所以盛也
合天地之和 鬼神節旨

白虎通曰琴鬼神二氣之分實一氣之
者禁也禁止合二氣以陰陽對待言一

於邪以正人氣以陰陽流行言註云性
心也風俗通情是長能功效是功用盛

云凡琴曲和字在下體物不遺上見其
樂而作命之所以盛則誠也

曰暢憂愁而視之節旨
作命之曰操此三句一連說歸重在體

祭祀 物句鬼神無形而能形天
天子祭天地下之形無聲而能聲天下

諸侯祭社稷之聲不是先有物而後體
大夫祭五祀之鬼神即在物中作個骨

士祭其先宗子一般鬼神是主物是賓
廟之祭春曰使天節旨

祠夏曰禴秋此就上鬼神中提出最易
日嘗冬曰烝見者言使字最好正見得

祭天曰燔柴他靈處如在二句言其無
祭地曰瘞埋處不是鬼神

抑詩 神之節旨
視爾友君子猶恐人僅於承祭時知有
輯柔爾顏不鬼神故更即屋漏而鬼神

重光 子孫保之 守爵土言重裕後意

何以驗其體物而不可遺也且以顯然易見者言之鬼神之靈能使天下之人各隨
所當祭者內齊明以潔其心外盛服以潔其體以奉承祭祀焉斯時也吾見洋洋乎
流動充滿如在其上而上皆鬼神也如在其左右而左右皆鬼神也其發見昭著如此所謂體物不可遺者於此驗矣
○詩曰神之恪思 屋漏

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矧音亦詩作擊○詩大雅抑之篇格來也講大雅抑之
射况也射厭也言厭念而不敬也思語辭詩有言曰

神之來格思在彼在此不可得而測度思是雖極其誠敬猶懼有失矧可厭射思而
不敬乎夫此屋漏之地且日不可度則信乎洋洋如在者無定迹矣日不可射則信

乎必齊明盛服以承祭祀矣鬼
神體物不遺之驗夫豈誣也哉 ○夫微之顯 顯是費指體物不遺 誠之不可揜如此

夫誠是鬼神之實理不可揜 誠者真實無妄之謂陰陽合散無夫鬼神不見不
即顯也指微而能顯說 非實者故其發見之不可揜如此 講則微矣而乃

體物不遺若是其顯而不可揜何哉蓋鬼神是氣之屈伸而其為德天命之實理所
謂誠也一誠之始一誠之終故發見流行於萬物之間而不可揜有如此夫鬼神之

德為何如哉知此則知道之所以 補顯麟士曰此章若作鬼神看便玄虛難解若
費而隱矣人其可須與離道乎哉 作道看亦與鳶飛魚躍等一樣固自明白

右第十六章 不見不聞隱也體物如在則亦費矣此前三章以其費之小者而
言此後三章以其費之大者而言此一章兼費隱包小大而言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 大孝是非 德為聖人 指重華協帝 尊為天子 指受堯之禪 富

有四海之內 指享十二州貢 宗廟饗之 饗謂宗廟饗舜之祭也唐虞立五廟是其饗
賦以養其親說 五世也指窮蟬敬康句芒螭牛及睪五代言

重光 子孫保之 守爵土言重裕後意 陳胡公之屬 講子思引夫子之稱舜以明

遇有愆相在亦無不在者言之

爾室尚不愧夫微節旨

于屋漏無日不顯莫子云觀神之格思云云

此只指出誠字來咏嘆之

玩夫字如此夫字語氣便見微之顯要看之字猶云

天子即顯之意須從微側注顯

聖人受命皆落下方順鬼神乃陰陽合

天所生父天散之氣誠即陰陽合散之

母地故稱天理惟誠故不可揜此德之

所以盛而體物不遺也中庸誠字發端於此

地四方皆海大孝章旨

水相通地在其中蓋無幾也故君天下者統謂四海之內

宗廟也廟貌也先祖形貌所在也祭宗廟者尊人君

親者皆當孝然惟古帝舜其誠大孝也與夫為人子者非德不足以顯親舜則生知安行德為聖人非貴不足以榮親舜則受堯之禪尊為天子非富不足以養親舜則

富有四海之內又且上而宗廟享其祀而為親光榮於前下而子孫保其業而為親垂裕於後此其孝實出人情願望之外者大何如哉

必得其壽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

壽是多壽年數有十歲壽之德福兼隆固所以為大孝然德為福之本

必得其壽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

必得其名必得其壽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

必得其壽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

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

必得其祿必得其名

必得其名

天子又自天申之而保佑命之

故大德者必受命

賈功德廣孝益成其大孝此節旨也

註受命者受天也謂由天意觀之故有大德者必然受上天申重之命而為天子以示命為天子也 **講**篤厚之意而尊位祿名壽之全固理之必然而無疑者然則舜以

王季 此承上德福側說舜德生

聖人之德而合尊富饗保以

公季事殷為 知安行故敦倫立教能盡

成大孝非古今所不可及與 **右第十七章** 此由庸行之常推之以極其至見道之用廣也

西方諸侯遵 孝之實此是大孝本領只

後稷公劉之 言德而孝在其中四必字

業修古公遺 分明有篤厚申重天意在

道篤於行義 天之節旨

諸侯順之王 此借天之生物喻天之眷

以其功多賜 聖重一因字自人言則主

之圭瓊相贈 於得自天言則主於因上

為侯伯得專 三句連讀末句帶言

征乃伐西落 嘉樂節旨

冤戎俘其主 此引詩見有周之天與有

以歸大雅云 虞之天無以異也上三句

維此王季因 證物之裁者下三句證天

心則友則友 之培之受字重看是德足

其兄則篤其 以受之也保佑命謂可大

慶載錫之光 自天申謂可久正受祿處

受祿無喪維 受命節旨

此王季帝度 此承上詩辭中受命字決

其心類其德 大德者之必然也大德內

音其德克明 藏有孝字正以申結通章

克明克類克 意命之受自其德必之可

中庸卷一

十二

長克君王季見其權不在天而在德
其追號也 無憂章旨
名於是變侯為王而尊為天子化國為天下而富有四海之內宗廟享之而七
廟巍然子孫保之而卜年方永此皆武王之續緒而述文王者也文何憂哉 補

武王 此章言文武周公能盡中
文王娶太姒 庸之道章句固是三節平
有賢德生發 列要以首節文王為主下
發即位修文 二節乃詳武周之能述也
周公名旦武王之弟成是成就德

王緒業紂為 無憂節旨
無道武王興 開口突說文王無憂分明
師渡河白魚 有文王本身緝熙敬止一
躍入舟中既 段盡道意在前纔美他父

復於下至於 子兩以字盡道之文王以
王屋流為烏 言述只言武王舉尊者言
其色赤其聲 曰作曰述則所以承之開
魄是時諸侯 之者其盡道更可知
不期而會孟 武王節旨

津者八百乃 此武王之子述也首句雖
伐紂救民周 列三王然子述是節旨須
頌云執競武 提文王且無憂本於父作
王無競維烈 又須提王季然後轉出太

大王 王方合續緒只繼其積功
古公亶父復 累仁之業到戎衣句乃續
修后稷公劉 緒中時至事起耳顯名說
之業積德行 不失有斟酌與舜必得不

追王太王王季 追王是生前未得稱王今
以王者之號追稱之也
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 天子之禮莫行
斯

禮也 指追王上
祀之禮 達乎諸侯大夫 達是自上
及士庶人父為大夫子為士葬以大夫祭

以士 四以字俱
作用字看 父為士子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
喪 此只申明上二 此言周公之事未猶老也追王蓋推文武之意以及乎王迹
一也 句一是通行意 註之所起也先公組紂以上至后稷也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

達乎大夫 自庶人上達
大夫皆為之 三年之喪 服之
達乎天子 自庶人上達
天子而通行 父母之喪無貴賤

武王當此受命為天子時蓋已末年矣凡所以述文王者尚未及備周公乃成文武
之德展其欲展之孝思廣其未廣之恩意近而追古公為大王公季為王季不王其
身而王其號焉遠而自組紂以上至后稷皆祀以天子之禮不王其封而王其享焉

斯禮也乃人情之至豈獨為天子設已哉下而達乎諸侯與大夫及士與庶人使皆
得緣分以自盡如父為大夫子為士葬則以大夫而祭則以士非貶也如父為士子
為大夫葬則以士而祭則以大夫非僭也葬從死者祭從生者天下之達禮也乃更

義國人戴之 謂之古公者 猶云先王先 公也周頌云 各有所為也 未受節旨

天作高山太 王荒之太王 其追號也荒 治也 是綱領兼言文武者武猶 類卒子古公置父立組紺即公叔祖類乃太王之父也

巨為子孝篤 仁異於羣子 文王任以國 事及武王即 位且輔翼用 事居多武王 有天下受封 於魯後相成 王制禮作樂 周公多材多 藝管曰我一 沐三握髮一 飯三吐哺起 以待士

春秋 可類推也期之喪下又因 下而治國如示諸掌都該 春秋四時皆有祭舉春 修其祖廟 掃整飭 陳其宗器 是

有喪服之制期之喪自庶人上達乎大夫止耳親不敵貴也三年之喪自庶人上達乎天子蓋以子於父母喪服無貴賤之分一而已貴不敵親也祭禮殺於下而上致其隆喪禮詳於下而上有所略此皆周公之成德而述武之未盡述者也文又何憂哉觀此而道之費隱可見矣 附者 史記云后稷名棄姓姬氏封於邰后稷卒

子不密立竄於戎狄不密卒子鞠陶立鞠陶卒子公劉立遷於邠公劉卒子慶節立慶節卒子皇僕立皇僕卒子差弗立差弗卒子毀訖立毀訖卒子公非立公非卒子高圉立高圉卒子亞圉立亞圉卒子公叔祖類立公叔祖類卒子古公置父立組紺即公叔祖類乃太王之父也

文也追王二句成其以孝 祀先人之德斯禮以下成 其以孝治天下之德德就 制作之精意說追王不言 文王者武王在時已追王 矣上祀不言太王王季者 追王則上祀不待言矣太 王王季有號無謚則禮殺 於文王以王迹由起與大 統由集者不同先公有祀 諸外 講夫所謂孝者何哉凡前人有志未逮而成就之為繼不必前人在日有此志 者言 講而吾之所存合天則隔世相感是為善繼人之志前人有事可法而遵行之 講

○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 達孝在禮道盡倫隨時 盡制皆有合乎人心說 謂之孝猶孟子 講子思引夫子稱武周之孝以明 之言達尊也 宗貽後嗣為孝惟我武王周公之孝其天下稱之無有異辭者乎

○夫孝者 以貼定武 善繼人之志 善有委曲變通意繼是承 繼人指前人志是存諸心 善述人之事者也 述是 傳述

事是發 上章言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以有天下而周公成文武之德以追 諸外 講夫所謂孝者何哉凡前人有志未逮而成就之為繼不必前人在日有此志 者言 講而吾之所存合天則隔世相感是為善繼人之志前人有事可法而遵行之 講

○春秋 四時皆有祭舉春 修其祖廟 掃整飭 陳其宗器 是

句即末節上而事帝祀先 句即末節上而事帝祀先 句即末節上而事帝祀先 句即末節上而事帝祀先

下而治國如示諸掌都該 春秋四時皆有祭舉春 修其祖廟 掃整飭 陳其宗器 是

祭義曰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非其美之謂也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非其美之謂也春雨

達孝章旨

此章贊武周之為達孝承上章來首節達孝是綱次節善繼善述是目春秋三節主祭祀說正繼述之善處末節事帝祀先並言亦

見之 繼述中事總之盡倫盡制無非孝即無非道也

周書曰越王 達孝節旨

五重陳寶赤 舜之孝如天之不可名故

刀大訓弘璧 曰大武周之孝天下稱之

琬琰在西序 無異辭故曰達達字要照

大玉夷五天 盡倫盡制上說

球河圖在東 夫孝節旨

序序之舞衣 此緊貼武周單提孝字推

大貝鼓在 論正見孝之所以達處二

西房兌之戈 善字重看就隨時變通言

和之弓垂之 如理所當為時所可為分

竹矢在東房 又得為者使之禮明制備

昭穆 仁至義盡固即前人所願

廟制則昭左 為之志與必為之事也在

穆右合享則 設身處地上見

排設其裳衣 設是擺設裳

刀大訓天球河圖之屬也裳衣先祖之遺衣服祭則設之以授

附考 祖之廟而五謂周有九廟者蓋孝王時文武當祧以功德不遷立兩世

所以辨貴賤也 辨是別貴是爵之

昭北穆南其春秋節旨

實南北即左此重祖宗上昭敬其所尊

右也左為陽言春秋二字貫一節修陳

昭者陽明之設總以薦時食之故祖廟

義右為陰穆只指天子言修是加整潔

者陰幽之義意宗器藏諸天府歷世寶

此序昭穆主之裳衣兼先王先公所遺

生者言者授尸使神依焉時食以

尸飲五君洗也此與下節是一時事當

玉爵獻卿尸以時祭該祫祭說

飲七以瑤爵宗廟節旨

獻大夫尸飲此重待下之周昭愛其所

九以散爵獻親言宗廟與祖廟同二字

士及羣有司亦貫一節禮即子姓站立

其貴賤有辨班次之禮子姓裸將有執

可知此三爵事者各以事序其無事者

非序爵爵字列在阼階之下序以昭穆

序事而世次秩然此以前後為

玉幣交神明班非如祖考以左右為別

也太宰贊之也爵有貴賤然皆是貴者

裸鬯求神於實中有賤以別尊卑也此

幽也鬯則大序在西階之下序事辨賢

宗伯蒞之裸而不及否蓋與祭之士已

齒也宗廟之次左為昭右為穆而子孫亦以為序有事於大廟則子姓兄弟羣昭

齒也羣穆咸在而不失其倫焉爵公侯卿大夫也事宗祝有司之職事也旅眾也

酬導飲也旅酬之禮賓弟子兄弟之子各舉解於其長而眾相酬蓋宗廟之中以有

事為榮故逮及賤者使亦得以伸其敬也燕毛祭畢而燕則以毛髮之色別長幼為

坐次也齒講又以其祀典之通於下者言之祭於宗廟同姓畢集其班次之禮乃所

年數也講以序其孰為昭孰為穆親親使不素也至於異姓助祭外服公侯伯子

男內服卿大夫士序之以爵乃所以辨其孰為貴孰為賤貴貴使不越也同姓異姓

各有職事序以所司乃所以辨其德行威儀與駿奔之能賢賢使不掩也迨祭將畢

飲福酒同姓兄弟獻異姓賓賓酢兄弟又復酬眾人交錯以偏是為旅酬則賓兄弟

在下之子弟各為在上者舉解乃所以逮及賤者幼幼使伸敬也祭已畢異姓賓退

獨燕同姓於私寢以示恩惠此時不論爵之崇卑但以毛髮辨位次所以於昭穆中

各序年齒老老以加敬也武周之因禮盡制又何莫非體先王之志事而繼述之哉

○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此三句總敬其所尊愛其所親此二句分事死如生事

亡如事存此二句又承孝之至也至是極至而無所加踐猶履也其指先王也所

臣庶也始死謂之死既葬則曰反而亡焉皆指此由此而觀可以知其繼述之善矣

先王也此結上文兩節皆繼志述事之意也此蓋先王對越祖考必有位至武周

之時侯王不同位矣然踐其所當踐是即踐先王之位先王裸獻祖考必有禮至武

周之時侯王不同禮矣然行其所當行是即行先王之禮先王殷薦祖考必有樂至武

周之時侯王不同樂矣然奏其所當奏是即奏先王之樂先王之所尊者祖考也

武周則春秋備舉用致誠恪以敬先王之所尊先王之所親者子孫臣庶也武周則

宗廟太享合展歡心以愛先王之所親是先王雖死而武周事之如生焉先王

雖亡而武周事之如存焉真可謂善繼善述而為孝之至者而非違孝而何

又小宰掌之是賢了此只是辨其材能
若此類因能欲用人不違其能也旅酬
授職其為辨在西階阼階之下賓弟子
賢可知兄弟之子各舉解於其長

旅酬 先自飲以導長者之飲所
凡祭必立尸謂下為上也賤指卑幼言
必擇賓賓一不必是童子子姓當序立
人眾賓無數之時昭穆同則論爵爵同

其位在堂下則論齒而齒輕於爵至燕
西階之西長毛則分昭穆以論齒而不
兄弟及眾子復論爵矣

踐其節旨 下阼階之東此結上兩節而贊其至孝
獻尸後口傳也重敬愛二句但敬愛藉
神意以撮天禮樂以將而禮樂又因位
子天子既飲而設位禮樂俱著今日天

福受昨又欲子說正繼述善處敬所尊
均神惠於眾應春秋節愛所親應宗廟
故使行旅酬節其字只指文王蓋太王
禮王人先酌王季已在所尊內事死二

賓酌答主人於已而言曰至孝
曰醉主人又郊社節旨

社之禮 禮兼儀文
品物言 所以事上帝也
事字內有答報
意上帝指天言
宗廟之禮 卽下
禘嘗所以祀乎其先也

祀字內有報本
意先指祖考
明乎郊社之禮
禮明是知到精微處
禮字含有義在
禘嘗之義 禘是五年一舉之大祭
嘗是四時中之秋祭義

字含有 禮在 治國其如示諸掌乎
國兼天 郊祭天社祭地不言后土者省文也禘天子
下說 註 宗廟之大祭追祭太祖之所自出於太廟而

以太祖配之也嘗秋祭也四時皆祭與其一耳禮必有義對舉之互文
也示與視同視諸掌言易見也此與論語文意大同小異記有詳略耳
禮不但此也統而言之有郊社之禮焉冬至祀於圜丘夏至祀於方澤果何為哉蓋
所以事上帝與后土而答其生成之恩也有宗廟之禮焉五年尊遠而禘三月分薦

而嘗果何為哉蓋所以祀乎其先而報其功德之隆也斯禮也與義也惟聖人制之
亦惟聖人明之苟能明於郊社所以事上帝之禮與禘嘗所以祀先之義則理無不
明誠無不格治國其如示諸掌乎蓋幽明一理而幽為難知神人一道而神為難格
既能通於幽而感於神則明而治人又何難之有此武國制作之精所以益見其善
繼善述而為孝之達
也道之費也何如

右第十九章

哀公問政 哀公周公之後政是 註 哀公魯 謹 子思引夫子告哀公之言蓋包費隱
紀綱法度治邦國者 君名蔣 兼小大也昔魯哀公問政於夫子

子曰文武之政 文武是哀 布在方策 布是陳列方是
公之祖 木版策是竹簡 其人存 其人是文武之
君臣存是在 則其

政舉 政指文武之 其人亡 亡是 則其政息 息是 方版也策簡也息猶滅也有 講夫
政言舉是行 無 不行 註 是君有是臣則有是政矣 講夫

酌自飲而復此承上孝之至句說下非告之曰政莫備於文武文武之政布列在方策之間迄今昭然可考也但政必待人

飲賓曰酬自又一意也先王有社無郊而行苟世有文武之君臣而其人存則其政困之而舉矣若無文武之君臣而其人

飲也於是賓享帝得與享親並舉正繼之存亡如此公有志於政尚其法文武焉可也○人道敏政人道是君臣協德地道

弟子兄弟之述內事明乎三句見明於敏樹地道是剛柔合質意樹是栽夫政也者武之政蒲盧也其尤速意註敏速也蒲

子各舉解於享帝之仁者必能仁育萬敏樹植不可作樹木此句是喻辭夫政也者武之政蒲盧也其尤速意註敏速也蒲

其長亦自先民明於享親之孝者必能為蒲葦是也以人立政猶以地種樹其成速矣而蒲葦夫人存何以政舉哉蓋以人

飲以導之而孝治天下但是贊武周制葦又易生之物其成尤速也言人存政舉其易如此葦之為道主於有為最能敏政

交錯以徧所作之妙不重人能明之上君臣一德則百度振飭矣如地之為道主於發生最能敏樹土脈滋息即百昌培植

謂下為上而按冬至祀天於南郊圍三矣然非泛猶夫樹已也夫文武之政也者合人情宜土俗一得其人即俄頃而奏治

遠及賡者也夏至祭地於北郊方澤二平其易舉猶蒲盧之易○政為政在人為政是君欲舉文武之政在人是在於得

郊社禮相對惟天子得行之禘生也其敏更當何如○政為政在人輔治賢臣此人字與上兼君臣言不同

圜巨泰壇祭止祭太祖所自出之帝以人以身取人是欲求文修身以道道是箇當然的理身中修道以仁此仁字是自身

天也方澤泰太祖配之羣廟主不與焉之德愛此承上文人道敏政而言也為政在人家語作為政在於得人語意尤備

折祭地也蒼哀公章旨之理言人謂賢臣身指君身道者天下之達道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以生

禮禮天黃琮此章以人存政舉為主文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言人君為政在於得人而取人惟人道敏政故人君為政

禮地奏黃鐘武二節言人存政舉之易之則又在修身能仁其身則有君有臣而政無不舉矣惟人道敏政故人君為政

歌大呂舞雲故為政七節是修身事屬之則又在修身能仁其身則有君有臣而政無不舉矣惟人道敏政故人君為政

門以祀天神人存而未帶起政意凡為後紀綱其理也然人不自致其取人則以君身蓋標準既立而後賢人樂附也然身

奏大簇歌應天下四節是治人事屬政何由端其修身則以道蓋此身納諸日用彝倫之中而後各當乎則也然道又豈無

鐘舞咸池以舉而未歸到身上凡事豫所藉以修哉其修道則以仁蓋日用彝倫間必惻怛慈愛之心周流無

祭地祇○天以下又因上文兩一字詳間乃成其道也是以仁修道皆所以修身取人而為立政之本者也○仁者人也

猶父尊而不示以求誠之功乃所以存仁專以愛親親為大上親字指親愛言下親義者宜也義字跟仁字來尊賢為大

親故郊惟天是人而舉政者也通章重之理言親親為大字指父母言大是緊要義者宜也以理之當然言尊賢為大

子得行之地 修身邊合仁義禮智勇以
猶母親而不 修身體之為五達道播之
尊故社上下 為九經見之於身為言事
通行之 行道其要則惟一誠其功

禘嘗
大禘亦惟天

則在擇執須照顧問政句
方不像講學

子嘗祭則上
下皆得行也

哀公節旨
問政亦有求明求強意

哀公

文武節旨
獨言文武者三代之政至

哀公定公之 獨言文武者三代之政至
子公思三桓 周大備欲公之法祖也布
之侈欲以諸 在方策如周官立政周禮

侯去之三桓 儀禮諸書可考也人存政
亦患公之妄 舉通章主腦見有睚麟精

也故君臣多 意乃可行官禮法程也人
間 雖兼君臣重君邊人亡政

方策

息輕蓋反言以決之耳
人道節旨

通版為方聯

此言人存政舉之身重敏
簡為策版大 字兩政字宜一樣看上重

於木版小事

人道下重在政夫政也者
書於竹簡 特作提振就敏樹中抽出

蒲葦性輕揚

蒲盧以形容其尤敏耳較
上二句又進一層

恭敬意賢指有德之人言
尊賢以講明此親親之理
則不能 禮所生也
無等 禮是生理之節文
所宜也禮則節 夫修道固以仁矣然仁者非他即具此生理而有惻怛慈愛之人
文斯二者而已 也仁雖無所不愛而惟親親為仁之大蓋親者身之所自出罔極
之恩也良心之發於此最為真切凡道中倫族皆自此而推之也有仁必有義義者
非他即分別事理而使各得其宜之謂也義雖無所不宜而惟尊賢為義之大蓋賢
者親親之理所由藉以講明也仁心之發於此賴其輔益凡道中施用皆自此而通
之也至於因父母而及諸父母親親之有隆殺由師事而遞以友處尊賢之有等級
為也夫有文無過不及此又禮之自然發生於其間而非私意之

修身 故字承上二節來君子指人君言
不可不有決然意修身字重看
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 三個思字雖是心思
當輕看事親應上親

親指 父母 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 知人即上尊賢但尊者師之友之
天是禮之所從出不知天則取舍之極已亂自無以知 為政在人取人以身故
其人之賢而尊之矣又何以知親親之殺而親之乎 不可以不修身修身以
道修道以仁故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欲盡親親之仁必由尊賢 夫為政在人取
之義故又當知人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皆天理也故又當知天 講人以身是身者
取人之則立政之本也故為政君子不可以不修身然修身以道修道以仁而仁之
實事親是也故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欲盡親親之仁必由尊賢之義故思事親不
可以不知天由知天以知人事親則仁自親始道以仁行而修身之事可得而全矣

親指 父母 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 知人即上尊賢但尊者師之友之
天是禮之所從出不知天則取舍之極已亂自無以知 為政在人取人以身故
其人之賢而尊之矣又何以知親親之殺而親之乎 不可以不修身修身以
道修道以仁故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欲盡親親之仁必由尊賢 夫為政在人取
之義故又當知人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皆天理也故又當知天 講人以身是身者
取人之則立政之本也故為政君子不可以不修身然修身以道修道以仁而仁之
實事親是也故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欲盡親親之仁必由尊賢之義故思事親不
可以不知天由知天以知人事親則仁自親始道以仁行而修身之事可得而全矣

親指 父母 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 知人即上尊賢但尊者師之友之
天是禮之所從出不知天則取舍之極已亂自無以知 為政在人取人以身故
其人之賢而尊之矣又何以知親親之殺而親之乎 不可以不修身修身以
道修道以仁故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欲盡親親之仁必由尊賢 夫為政在人取
之義故又當知人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皆天理也故又當知天 講人以身是身者
取人之則立政之本也故為政君子不可以不修身然修身以道修道以仁而仁之
實事親是也故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欲盡親親之仁必由尊賢之義故思事親不
可以不知天由知天以知人事親則仁自親始道以仁行而修身之事可得而全矣

親指 父母 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 知人即上尊賢但尊者師之友之
天是禮之所從出不知天則取舍之極已亂自無以知 為政在人取人以身故
其人之賢而尊之矣又何以知親親之殺而親之乎 不可以不修身修身以
道修道以仁故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欲盡親親之仁必由尊賢 夫為政在人取
之義故又當知人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皆天理也故又當知天 講人以身是身者
取人之則立政之本也故為政君子不可以不修身然修身以道修道以仁而仁之
實事親是也故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欲盡親親之仁必由尊賢之義故思事親不
可以不知天由知天以知人事親則仁自親始道以仁行而修身之事可得而全矣

依洲清而生

故為節旨

承上文提出修身二字為

○天下之達道五此句根上修身以道所以行之者三之字指達道言此句根上修

人存之本身固賢人視為

曰君臣也身之相臨父子也身之相生夫婦也身之相配昆弟也身之相序朋友之

進退者道所以範圍此身

交也身之相資而為朋友獨言三者天下之達道也道即率以心之仁以心之勇

者仁所以貫徹此道者通

節銜接而下歸重修道以

仁句仁即達德智以開其

以心之三者天下之達德也命之性所以行之者一也一字暗達道者天下古今

始勇以要其終仁該得知

強言所謂五典孟子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知所

勇并該得誠字

以知此也仁所以體此也勇所以強此也謂之達德者天下古今所同得之理也一

仁者節旨

則誠而已矣達道雖人所共由然無是三德則無以行之達德雖人所同得然一有

此申明修道以仁之意仁

不誠則人欲間之而德非其德矣程子曰所謂誠者止是誠實此三者三者之外更

是生底理故直作人看親

別無講試舉修身修道者詳言之修身固在道然其道非一端也天下所共由之

親指父母與下事親同為

誠達道蓋有五焉修道固在仁及知天然亦非一端也所以行此達道者有

大只對五達道說由仁推

三焉五者維何曰朝而君臣也家而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外而朋友之交也此五

出義重尊賢上尊賢為大

者人倫大常天下之達道所以修身者也三者維何曰心之明為知心之公為仁心

只就講明親親之理說親

之強為更此三者人性同得乃天下行達道之達德所以修道者也然要之三達德

親之殺句兼一本九族等

之所以行乎五達道者一也理惟一實則私欲不問知是實知道自此知仁是實仁

殺處是禮要醒出所生二

道自此體勇是實勇道自此

字蓋此句為下天字立案

○或生而知之生是天性聰明不待思慮意七之字俱指達道或學而知之學

雖說節文尚屬天理之自

強而不徒三與五之名已也

然未到人上去須就等

博聞或困而知之困是苦及其知之一也生知知到此學知困知或安而行之安是

而人所不容自己者則天

順適無待或利而行之利是貪或勉強而行之勉強是力不能及其成功一也安行

字大指已攝而所生二字

亦不落空矣。節者等級也。文者不直截而回互之貌。是裝裹得好。如升降揖遜。故君節旨。

此方責成君子收拾上兩節。意上節從仁字推出道。理此從修字推出工夫。不可不知人不是思欲事親。先要知人只是思欲事親。更要知人不可不知天兼承事親知人而側注知人。上朱子云此節須倒看根。

本在修身然修身起處卻在知天知天是物格知至。知得個自然道理則知人事親修身皆得其理矣。

天下節旨。此又承上未盡之意而臚列之上。言道而未見為何道。上言仁而未及知勇。故此點出名目來曰達道見人不可不由意曰達德見人不可自譎意歸之於誠。又修身之本原達道只言

此利行勉行亦行。知之者之所知行之者之所行。謂達道也。以其分而言則所以到此故曰成功。一註知者知也。所以行者仁也。所以至於知之成功而一者勇也。以其等而言則生知安行者知也。學知利行者仁也。困知勉行者勇也。蓋人性雖無不善而氣稟有不同者。故聞道有蚤莫。行道有難易。然能自強不息則其至一也。呂氏

曰所入之途雖異而所至之域則同。此所以為中庸。若乃企生知安行。然以達德之資為不可幾及。輕困知勉行。謂不能有成。此道之所以不明不行也。行達道其

事何如。自其知之或有生而知此達道者。或有學而知此達道者。或有困而後知此達道者。此其聞道雖先後不一及其知之既至而明此達道則一也。自其行之或有安而行此達道者。或有利而行此達道者。或有勉強而後行此達道者。此其行

道雖難易不一及其行之成功而體此達道則一也。是三達德之行乎五達道者。如此。○子曰好學近乎知。好學是篤志於學以求明。力行近乎仁。力行是奮勵於行以

知恥近乎勇。知恥是以不能知行乎此達。玉子曰二字衍文。○此言未及乎達。私上知。知近乎勇。道為恥近勇全在起懦上。玉子曰德而求以入德之事。通上文三知

為知三行為仁。則此三近者勇之次也。呂氏曰愚者自是而不求自私者徇人欲而忘返懦者甘為人下而不辭故好學非知然足以破愚力行非仁然足以忘私知恥非勇然足以達道之行固同而其拘於氣稟求及乎達德者工夫何如學所以明理

以起懦。苟能好學不倦則明理足以破愚。雖未是上知而亦近乎知力行所以去私苟能力行不已則去私足以忘私。雖未是至仁而亦近乎仁。知恥所以立志。苟能以知行不若人為恥則立志足以起懦。雖未是大勇而亦近乎勇。此三者乃求以入德之事也。○知斯三善。此知字最重。有則知所以修身。則字作即字看。修身指德入道行言。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治人是出身加民使。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治字有

人不言道人外無道也要遠處無不當意註斯三者指三近而言人者對己之稱天下國家則盡乎註誠能知

分帶來兩所以行之之字俱指達道一對三言皆數目字要暗切誠勿露

百工

考工記曰國此詳達德行達道之事恐與居一焉蓄公以愚柔自阻故以始異

有六職百工

此詳達德行達道之事恐與居一焉蓄公以愚柔自阻故以始異

曲面勢以飭

終同之繁易之三知三行俱自己知已行現成者說

五材以辨民

六或字極活兩一也持從上評斷之及其二字雖包

器謂之百工

學利尤重困勉邊不曰行而曰成功者謂行到而知

巧者述之守

而曰成功者謂行到而知始盡有以成其功也

之世謂之工

好學節旨

鑿金以為刃

此是入德之法兼學利困

擬土以為器

勉說三達德未能一之須

作車以行陸

求近之知者聰明自內出

作舟以行水

好學者聞見自外入仁者

亦要根修身來註人矣言此以結上文修身之意起下文九經之端也註誠能知

斯三近者則以達德行達道而知所以修身矣既知所以修身則人者身之推也自

知所以治人而進斯人於道德之內矣既知所以治人則天下國家亦人之積也自

而終於天下國家之治可見為政當修身而修身宜先入德也

凡為天下國家

有九經凡是大凡為是治

親愛下親字凡諸敬大臣也

敬是尊禮意大臣是體羣臣也

體羣臣也

子庶民也

懷諸侯也

修身則道立

盡其道而民皆取則也

地氣然也○ 知斯節旨 就君心說平時 親則諸父昆弟不怨 諸父是伯叔昆弟是兄 敬大臣則不眩 不眩

凡攻木之工 此乃結上起下為過脈處 講學故註言理 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 士即羣臣禮字須從體字內看 子庶民則百姓勸 就政

七輪與弓盧 知非空知即真從事好學 事說乃臨 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 出蓋上以禮施斯下以禮報 子庶民則百姓勸

匠車梓攻金 力行知恥而進於知仁勇 時區畫 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 足布帛工匠可以足器皿之類 柔遠人則四方

之工六築治 也修身內要點取人立政 是樂於從上意 來百工則財用足 財是貨財用是器用如織紝可以 柔遠人則四方

鳧輿段桃攻 之本已端意下治人治天 歸之 賓樂為用旅願出其塗也 懷諸侯則天下畏之 天下舉四海內 此言九經之

皮之工五函 下國家一遠說 凡為節旨 歸之 賓樂為用旅願出其塗也 懷諸侯則天下畏之 外言畏是畏服 效也道立謂

鮑輝章義設 承言治天下國家而列其 道成於已而可為民表所謂皇建其有極是也不惑謂不疑於理不眩謂不迷於事

色之工五畫 治之之目序即在目中所 敬大臣則信任專而小臣不得以間之故臨事而不眩也來百工則通工易事農末

績鍾簠疏刮 謂九經正文武之政布在 相資故財用足柔遠人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塗故四方 夫九經序之固

摩之工五玉 方策者要看九箇也字經 歸懷諸侯則德之所施者博而威之所制者廣矣故曰天下畏之 謹 夫九經序之固

柳雕矢磬搏 有九其實總三件合來只 豈無其效乎誠能修身則道自我立而為民之表率矣能尊賢則啟沃有資聰明日

垣之工二陶 一件敬體二句從尊賢來 擴而不惑於理矣能親親則上而諸父下而昆弟皆得其歡心而不怨矣能敬大臣

瓶○有虞氏 子來柔懷四句從親親來 則臨事建功不奪異議而不眩於事矣能體羣臣則感恩者思以效忠而士之報禮

上陶夏后氏 而親親尊賢又從修身來 於我者重矣能子庶民則懷惠者思以報德而百姓自勸矣能來百工則作成器具

上匠殷人上 大臣近而易親故言敬羣 是以財資於用而皆足矣能柔遠人則四方賓旅皆願出於其途而歸之 ○齊明盛

梓周人上輿 臣卑而易疎故言體若尊 矣能懷諸侯則天下一家四隅海表莫不懾服而畏之矣九經之效如此 ○齊明盛

賢在大臣羣臣之外是師 服齊是純一不雜明是潔淨無 非禮不動 凡視聽言動出 所以修身也 要有所以字

之友之而不臣者以道招 蔽盛服是衣服無不整肅 非禮不動 入起居皆是 所以修身也 謂必如此然

集之曰來 後德立道行 去讒 讒是 色是 賢貨 是輕賤 而貴德 是專重有 所以勸賢也 我純

既稟 未言事先言效所以欲動 任賢所以激勸 尊其位 是親之 重其祿 是愛之 同其好惡 是不違 拂其情 所以勸親親也 親

朱子曰鯨姓 哀公也九則字須是上半 以勤於論道 尊其位 欲其貴 重其祿 欲其富 同其好惡 拂其情 所以勸親親也 親

佩也如今官
員請受有牛
彩道立者立
之質在君身
親吾能親彼
亦必來親我
矣官盛任使
是多置小官
足所以勸大
臣也勸其以
道

羊肉廩卽廩
上立之象在
民眼中不惑
之以忠信重
祿忠信是乎
其心所以勸
士也勸是使
之感時使薄
斂時使是惜
民力

類是也
明講學析疑
義理由之昭
所以勸百姓
也勸是使之
樂日省月試
省是省其勤
惰試是試其
工拙既稟稱
事既稟稱事
米稱事是因
其事

送往迎來
著自古天下
國家多故恆
秋官小行人
始於親戚之
怨不怨者九
之禮達天下
多指亂視多
言亂聽若小
之六節山國
臣聚訟而無
一元老主張
用虎節土國
其事安得不
眩士是已服
用人節澤國
官者如上中
下土之類報
用龍節皆以
禮重是士以
禮報君只在
金爲之道路
供職上見百
姓勤如有力
用旌節門關
者趨工有財
者樂輸財用
用符節都鄙
足可兼上下
講本註單貼
用管節皆以
民間然下節
日省一段又
竹爲之環人
以在官者言
也四方歸自
掌送送邦國
兼賓客聘問
遊士商旅說
之通賓客以
註不過偶引
證之天下畏
路節達四方
說得濶凡奉
正朔遵制度
送逆及疆夏
國不異政家
不殊俗都是
官懷方氏掌
齊明節旨

不能
是獎任意善
是有才能於
是容恤意不
能是才能不
周備之人所
以柔遠人也
繼絕世絕世
是爵土尚擊
廢國是子孫
尚治亂持危
亂是上下僭
亂之國持是
扶救意危是
國勢將傾敗
者朝聘以時
朝是諸侯自
來大聘使卿
小聘

國廢國是子
孫尚治亂持
危亂是上下
僭亂之國持
是扶救意危
是國勢將傾
敗者朝聘以
時朝是諸侯
自來大聘使
卿小聘

使大夫時厚
往而薄來燕
享賜子從厚
納貢只照舊
例從薄所以
懷諸侯也註
此言九經之
事也官盛任
使令也蓋大
臣不當親細
事故所以優
之者如此忠
信重祿謂待
之誠而養之
厚蓋

以身體之而
知其所賴乎
上者如此也
既讀曰餼餼
稟稍食也稱
事如周禮稟
人職

曰考其弓弩
以上下其食
是也往則爲
之授節以送
之來則豐其
委積以迎之
朝謂

諸侯覲於天
子聘謂諸侯
使大夫來獻
王制比年一
小聘三年一
大聘五年一
朝厚

往薄來謂燕
賜講夫九經
固有其效矣
而九經之事
則何如方其
靜而未應接
之時

厚而納貢薄
講夫九經固
有其效矣而
九經之事則
何如方其靜
而未應接之
時

之禮若非禮
則勿妄動此
則動靜交養
所以修吾之
身也而道立
之效此其基
矣屏去讒邪
疎遠美色輕
賤貨財而專
於貴重有德
此則純心任
賢而賢者樂
爲我用所以
勸賢也而不
惑之效可致
矣尊其位以
貴之重其祿
以富之同其
好惡以公之
此則恩意周
而情誼篤所
以勸親之我
親也而不怨
之效可致矣
多設官屬以
任使令

致方貢致遠 所以皆著力字是道理上
物而送逆之 合當如此上以知仁勇為
達之以節此 修身之功此復以主敬言
皆授節送往 者乃彼此互見自一念以
之事地官遺 至百為皆是動賢是有德
人掌邦之委 者讓色貨皆與德反必去
積郊里之委 之遠之賤之乃見貴德之
積以待賓客 專篤也貴有師模範意
野鄙之委積 尊其位只是爵位未言委
以待羈旅三 任事權三句尤重同好惡
十里有宿宿 上勸親親謂勸親之親我
有委五十里 大臣性優崇之乃見專任
有市市有積 此官是大臣使令之官如
委人掌斂野 中書之類羣臣分卑則勢
之賦斂薪芻 隔而情不通官小則祿薄
畜聚之物以 無以養廉故必忠信重祿
稍聚待賓客 時使如龍見火見有常期
以旬聚待羈 即公事無輕用之心薄斂

族又懷方氏 如上田中田差其等且歲
治委積館舍 凶無多取之意省試重日
飲食此皆委 月字既稟句跟省試來食
積迎來之事 必與事相稱有功不可負
朝聘 無功不可濫註稍食祿廩
曲禮曰天子 也稍者出物有漸之謂稟

則養其居尊之體而得以從容論道所以勸大臣也而不眩者胥此矣待以忠信之
誠養以重祿之厚則使無俯仰之累而益以効其股肱所以勸士也而報禮重者胥
此矣以時役使而不窮其力薄其稅斂而不盡其財則安富之情以遂而愛戴自切
所以盡子庶民之道而勸百姓者此也日有所省月有所試以程其能既稟之頒因
功授食以稱其事則激勵之典以行而勤惰胥奮所以勸百工之道而足財用者此
也授符節以送其往豐委積以迎其來有願留於國者因能授任以嘉其善而不強
所短以矜不能則往來各獲其安賢愚咸遂其願所以柔遠人也而致四方之歸者
不以此哉諸侯世已絕者取旁支續之諸侯國已滅者以土地封之政事不修者則
治其亂使本國上下相安強大併吞者則持其危使鄰國大小相恤五年一朝比年
小聘三年大聘各以其時不欲勞其力也我之燕賜於彼者厚其往而彼之納貢於
我者薄其來不欲置其財也則俾享茅土之安得受優渥之賜

我者薄其來不欲置其財也則俾享茅土之安得受優渥之賜
所以懷諸侯也而致天下之畏者不以此哉九經之事如此

○凡為天下國家有
九經 此句只是承
上起下之辭 所以行之者一也 行是推行而施為意之指九經一者誠也一
九者皆為虛文矣 然九經也豈無所以行之者哉凡為天下國家固有九經而
此九經之實也 所以行是九經者一也蓋本之以一則所行者皆實事所獲者
皆實效斯天下國 凡事專指達道達德九經不必
家可得而治矣 ○凡事豫則立 推開則字俱作即字看立是成 不豫則廢 廢是
言 前定 言是發號施令之類 則不殆 殆是說 事前定 事是事業以 則不困 困是屈
前定即上豫字之意 則不殆 不去意 事前定 措之天下言 則不困 而不通 行前

○凡事豫則立 推開則字俱作即字看立是成 不豫則廢 廢是
言 前定 言是發號施令之類 則不殆 殆是說 事前定 事是事業以 則不困 困是屈
前定即上豫字之意 則不殆 不去意 事前定 措之天下言 則不困 而不通 行前

○凡事豫則立 推開則字俱作即字看立是成 不豫則廢 廢是
言 前定 言是發號施令之類 則不殆 殆是說 事前定 事是事業以 則不困 困是屈
前定即上豫字之意 則不殆 不去意 事前定 措之天下言 則不困 而不通 行前

○凡事豫則立 推開則字俱作即字看立是成 不豫則廢 廢是
言 前定 言是發號施令之類 則不殆 殆是說 事前定 事是事業以 則不困 困是屈
前定即上豫字之意 則不殆 不去意 事前定 措之天下言 則不困 而不通 行前

○凡事豫則立 推開則字俱作即字看立是成 不豫則廢 廢是
言 前定 言是發號施令之類 則不殆 殆是說 事前定 事是事業以 則不困 困是屈
前定即上豫字之意 則不殆 不去意 事前定 措之天下言 則不困 而不通 行前

○凡事豫則立 推開則字俱作即字看立是成 不豫則廢 廢是
言 前定 言是發號施令之類 則不殆 殆是說 事前定 事是事業以 則不困 困是屈
前定即上豫字之意 則不殆 不去意 事前定 措之天下言 則不困 而不通 行前

○凡事豫則立 推開則字俱作即字看立是成 不豫則廢 廢是
言 前定 言是發號施令之類 則不殆 殆是說 事前定 事是事業以 則不困 困是屈
前定即上豫字之意 則不殆 不去意 事前定 措之天下言 則不困 而不通 行前

當依而立諸人主弓弩箭矢言彙人則

侯北面而見百工可推矣箭幹曰稟送

天子曰覲天迎指來朝來使之類兼商

子當亡而立旅在內註授節謂道路之

諸公東面諸節即旌節也委積謂糧米

侯西面曰朝薪芻也多曰委少曰積嘉

王制曰天子於專指遠方遊士繼絕舉

無事與諸侯廢是錄其祖德之貽於先

相見曰朝考治亂特危是恤其統緒之

禮正刑一德墜於後朝聘二句是恤其

以尊於天子財力之詘於當身真个懷

禮書曰周官得周至以時雖兼不疏不

之制因地以數不數意重

辨服因服以凡為節旨

制朝因朝以覆說凡為句是指其事一

入貢則遠香即九經之實心一對九言

不疏邇者不以不二不雜照誠字最妙

數不疏者不三德行之者一是欲實其

至於懈不數天德九經行之者一是欲

者不至於罷實其王道

矣○考工記凡事節旨

事其所以行之者必須豫先做工夫臨時始能成立若平日不豫做工夫則至於廢

如言也而前定乎所為言則言為有物而不跲事也而前定乎所為事則事為有實

而不困行而前定乎所為行則行有常自謙於心而不疚道而前定

乎所為道則道有本自泛應曲當而不窮所謂凡事豫則立如此

○在下位臣言

不獲乎上獲上是得君上信任民不可得而治矣見治民必

友信指平日行不獲乎上矣見獲上必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

朋友矣見信友必不獲乎上矣見獲上必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

誠身誠身有道不明乎善明善即格物不誠乎身矣見誠身又必豫於明善此節歸

註此又在下位者推言素定之意反諸身不誠謂反求諸身而所存所發未能真

實而無妄也不明乎善謂未能察於人心天命之本然而真知至善之所在也

講又在在下位者推之亦可以見素定之意焉彼為人臣而在下位欲治乎民其道

有道在豫信乎友也苟不信乎朋友則志行不孚名譽不著不獲乎上矣然信乎朋

友有道在豫順乎親也苟不順乎親則所厚者薄無所不薄不信乎朋友矣然順乎

親有道在豫誠乎身也苟反諸身不誠則外有事親之文內無愛親之實不順乎親

矣然誠身有道在豫明乎善也苟不明乎善則善惡不免於混淆好惡多失於自欺

不誠乎身矣是可見由明善以誠身誠之所以豫也由順親而信友獲上治民事之

所以立也在下位者且然矣况人君在上位以達德而行達道施九經而事文武之

事者其可不誠乎誠哉

誠者天之道也誠者以自然之實理言天道誠之者人之道也誠之

豫立乎誠哉

來曰聘眾來此誠工夫但此處誠字宜未誠而用力以誠之正誠者不勉而中此誠者指生安之人不勉不思而得不思是曰頗小聘曰其本體以宏治化而豫崇本分內事故曰人道也誠者不勉而中是不待勉強中是合於道不思而得

問大聘曰殷其真機便是言事行道總得其道從容中道聖人也七字作一句讀從容貼不誠之者指學擇善而

聘聘重禮也其真機便是言事行道總得其道從容中道聖人也七字作一句讀從容貼不誠之者指學擇善而

已聘而還圭事行分三項看道則實此固執之者也擇是審擇固執是堅守之即指善言者字指賢人對上聖人看之謂天理之本然也誠之者未能真

璋此輕財而言事行者四前定是申明實無妄而欲其真實無妄之謂人事之當然也聖人之德渾然天理真實無妄不待

重禮之義也豫字段段含有誠在不踏思勉而從容中道則亦天之道也未至於聖則不能無人欲之私而其為德不能皆

諸侯相厲以不困不疚不窮所謂立也誠身此則所謂人之道也不思而得生知也不勉而中安行也擇善學知以下之事

輕財重禮則註下文即指言事行道固執利行以講然身之所以當誠者何也亦以其出於天而切於人耳彼其理之在

民作讓矣在下節旨了之事也講我也真實無妄所謂誠者是其理雖已屬於人猶未離於天乃天之

此就在下位者身上趕出誠身又推出明善乃是豫與我其道本如是也然天理本無不實而人心容有未真或不能誠而欲求其誠所

之本意朱子謂獲上不以謂誠之者是乃盡吾之性畢吾之人事人之道當如是也惟誠者之人其行安行不待

諛悅取容信友不以便佞勉而自中其知生知不待思而自得此乃從容中道之聖人也亦天之道也若夫誠

苟合已注定誠字說則誠之者之人未能不思而得必擇眾理以明善未能不勉而中必即其善而固執以誠

身不但為順親之道而即

為獲上信友之道矣至明

善又是誠字裏面事所以

豫立乎誠者也以入德之

中審問之審是詳審慎思之

慎是謹慎恐明辨之

明是明白恐篤行之

篤實也加

本言則修身必先事親以

成德之效言則身誠然後

親順誠身之誠專主行言

與下誠者誠之者兼知行

有五誠之之人其等有二

以學知利行之非敢以生

知安行者為不可及也彼

天

下之善散於萬殊必稽古

考今博而學之以窮其理

焉既學而不問則學無由

也

言不同上言知天此言明善者善即天命之性天命無有不善

誠者節旨

此推原人所以當誠之故而并言立誠之事前誠者以理言後誠者以全此理之人言前誠之者以功言

後誠之者以盡此功之人言誠者天之道是未有身先有誠既有身必有誠所謂天命之性是也包聖凡

在內誠之之字指所賦之實理言必能誠之此誠方屬於我是學者事故曰人道惟理本誠而人所以當誠兩句相承不對不勉中仁也不思得智也先仁後智以成德言勇字在從容中道內眾皆勉強而此獨從容非大勇而何中道

字指宇宙倫理事物言與上兩道字不同聖人也連上讀只對下者也字擇善道

又審而問之以決其疑焉既學且問蓋無不通於心而當思者乎必慎以思之不失之泛亦不失之鑿也既問而思蓋無未決於心而當辨者乎必明以辨之不惑於真亦不滯於似也如是則能擇乎善而可行矣又必篤以行之使學問思辨之所得者皆有以踐其實焉此學知利行者所以求誠也

問思辨之所得者皆有以踐其實焉此學知利行者所以求誠也

○有弗學字皆是

設若之辭學之弗能是理會通曉意

弗措也措字解作止字弗措有必求其能意

弗措也措字解作止字弗措有必求其能意

弗措也措字解作止字弗措有必求其能意

弗措也措字解作止字弗措有必求其能意

弗措也措字解作止字弗措有必求其能意

弗措也措字解作止字弗措有必求其能意

弗措也措字解作止字弗措有必求其能意

弗措也措字解作止字弗措有必求其能意

弗措也措字解作止字弗措有必求其能意

弗措也措字解作止字弗措有必求其能意

弗措也措字解作止字弗措有必求其能意

弗措也措字解作止字弗措有必求其能意

弗措也措字解作止字弗措有必求其能意

弗

明

是

一能

人

一能

人

一能

人

一能

固執包下學利困勉善不擇則人欲誤認為天理執不固則天理或奪於人欲

博學節言

此言學利者求誠之事擇之功多於執者既能知之則行之自易也審問是心有所疑在去取大段上說明辨是心有所得在分晰毫釐上說行而弗篤猶弗行也服膺勿失不求效驗

不求精彩這便是篤朱子謂學之博然後得所疑而有問問之審然後發其端而可思思之慎故有所得而可施其辨辨之明故無所疑而可見諸行此相因之序註不言勇以較下弗措之勇略輕耳

有弗節言

此言困勉者求誠之事上十句是其心之自期如此下則承言功之必倍也有弗學三字是反說喚起五

勝氣質則愚者可進於明柔者可進於強不能勝之則雖有志於學亦愚不能明柔不能強而已矣蓋均善而無惡者性也人所同也昏明強弱之稟不齊者才也人所異也誠之者所以反其同而變其異也夫以不美之質求變而美非百倍其功不足以致之今以鹵莽滅裂之學或作或輟以變其不美之質及不能變則曰天質不美非學所能變是果於講人特恐不能百倍其功耳若果能於此五者盡百倍乎人之自棄其為不仁甚矣功則學力之既至自可變化氣質雖愚昧者必致知而進於明雖柔弱者必力行而進於強至是則人道已盡而誠無不豫道德九經之事皆以身而會其全天下國家之事皆自身而善其推又何人之不存而政之不舉哉

右第二十章

此引孔子之言以繼大舜文武周公之緒明其所傳之一致舉而措之亦猶是耳蓋包費隱兼小大以終十二章之意章內語誠始

詳而所謂誠者實此篇之樞紐也又按孔子家語亦載此章而其文尤詳成功一也之下有公曰子之言美矣至矣寡人實固不足以成之也故其下復以子曰起答辭今無此問辭而猶有子曰二字蓋子思刪其繁文以附於篇而所刪有不盡者今當為衍文也博學之以下家語無之意彼有闕文抑此或子思所補也歟

自誠明謂之性

誠是心之真實無妄明是心之昭徹無蔽誠先而明後故曰性自明誠謂之教明先而誠後故曰教誠則明

矣此則字作即字看

明則誠矣

此則字作註自由也德無不實而明無不照者聖人之德所可以字看註性而有者也天道也先明乎善而後能實其善

者賢人之學由教而入者也人道也講子思承上章發明天道人道之意勉人由教誠則無不明矣明則可以至於誠矣以復性也曰吾因夫子誠者誠之者之分而愈知性教矣天下有自誠而明者德無不實而明無不照此聖人之德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則謂之性而為天道者也亦有自明而誠者先明乎善而後實其善此賢人

段皆然五弗措是擇善必
要明善乃已固執必要誠
身乃已兩人字指學利者
言兩能字兼知行一十百
千不過假借形容此全是
以勇輔其知仁處人一已
百固百倍也人十已千亦
百倍也兩言之者以道有

淺深難易之分也
果能節旨

此只承困勉邊說果能字
矣字不作現成語正盡百
倍之功以求進於明強也
兩必字領果能意來因達
德人所同得本自明強此
正愚者磨垢見明柔者振
懦見強方法即在百倍其
功處決之所謂及其知之
一及其成功一也到此纔
是人存纔得政舉註功字
亦作效字解

自誠全旨

此章發明天人合一之旨
上二句原其所入之異下

之學以擇而精以執而固則謂之教而為人道者也夫曰性曰教天人異矣而要其
歸豈終不相及哉蓋自誠明者非誠而後可明也真實之理既全神明自能兼照誠
則無不明矣自明誠者非明猶未能誠也真偽之幾既辨無妄因補誠明二字從上
以漸復明則可以至於誠矣此盡人合天之功不可以不勉也補明善誠身來但
不可分誠為行明為知自誠明者知
行總在誠中明即誠之光輝發越處

右第二十一章

子思承上章夫子天道人道之意而立言也自此
以下十二章皆子思之言以反覆推明此章之意

唯天下至誠
即聖人名號

為能盡其性
性之無妄為誠誠即性至即盡至誠就是
盡性不是至誠了方能盡性盡字兼知行

能盡其性
此是接語則能盡人之性
則作即字看盡人性只是以
人治人有知明處當二意
能盡人之性
此亦是接語則

能盡物之性
物兼飛潛動植盡物性是取有時用有節
使物各得遂其生長亦兼知明處當二意
能盡物之性
此要帶能盡人
性說來以起下

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
贊是助其不及意化育
是變化生育以流行言
可以贊天地之化育
此亦就現
成語說下

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參是不可相無意
註天下至誠謂聖人之德之實天下莫能加也盡其
性者德無不實故無人欲之私而天命之在我者

察之由之巨細精粗無毫髮之不盡也人物之性亦我之性但以所賦形氣不同而
有異耳能盡之者謂知之無不明而處之無不當也贊猶助也與天地參謂與天地

並立為三也此自講子思論誠而明之事以明天道曰人惟誠有未至則性有未盡
誠而明者之事也故與天地人物不相通耳唯天下至誠之人純乎理而不雜於

欲故能於所性之理察之極其精由之極其至而無不盡也夫人物之性亦我之性
既能盡己之性則與養立教自能盡夫人之性既能盡人之性則博節愛養自能盡

二句要其所歸之同欲人
以人道希天道也自誠明
者誠明一時俱到生安之
事先仁而後智自明誠者
尚須由明而至於誠學利
困勉之事先智而後仁性
即天命之性但天命之性
人所同此則性之者也聖
人所獨教即修道之教但
設教是聖人事此是由教
而入學者事也誠則明是
明在誠中只一層故此則
字緊明則誠是誠在明後
尚是兩層故此則字緩要
之兩則字皆決辭也

夫物之性此人物皆天地所生而不能使各盡其性便是化育有不到處惟至誠能
盡人性以盡物性則可以裁成輔相而贊助天地生成人物之化育矣既可以贊助
天地生成人物之化育則天位乎上地位乎下至誠位乎其中可以與天地
並立而為三矣至誠盡性之功用其大如此此自誠而明之事天之道也

性皆屬己身事故曰能贊與
參是其成功處故曰可以
補盡人
性物

右第二十二章

言天道也

○其次致曲

其次即至誠之次指學利困
勉言致曲工夫不外擇執

曲能有誠

曲是誠之偏端
誠是曲之全體

誠則形形則著

著則明

形著明俱就
已身上說

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

動變化俱就
人身上說

唯天下至誠為能化

此句
見其

唯天全旨

此章言至誠盡性之全功
只首一句已括全旨下皆
從盡性中推出至誠上著
天下二字便見首出庶物
與天地參的了性是仁義
禮智盡云者無所往而不
盡也必自盡其性方能盡
人物參天地亦惟盡人物

無不致則德無不實而形著動變之功自不能已
積而至於能化則其至誠之妙亦不異於聖人矣
子思論明而誠之事以明人道
夫曲無不致則德無不實而能有全體之誠矣誠則積中發外而形焉形則日新月
盛而著焉著則光輝發越而明焉是誠之盛於己者如此誠積而明則人自興起其
好善之心而動焉動則必改過自新而變焉變則久之皆相忘於善而化焉是誠之
盛於物者如此夫化豈易能哉唯天下之至誠在己之德極於存神斯及物之功至
於能化則其次亦至誠而已又豈有天人之間哉夫由誠而形著明即能盡其性也

參天地方是龍盡其性
原通天地萬物為一體者
也性中包得人物是理一
性中混不得人物是分殊
動變化即能盡人物之性而參贊在
其中矣此自明而誠之人事之道也
補陸稼書曰此化就化人言然由己之
誠到大而化之地位故能化人如此

右第二十三章
言人
道也

蓄龜

故人性物性各有盡底事
業盡人物性就是贊天地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

道字對術數看前知是本體
虛明自見得未來之幾也

國家將興
與是隆盛將是
欲與未興之時
必有

卜掌三兆之
法一玉兆二

兩可以字作有以看化者
自有而無育者自無而有

禎祥必字有快然意禎正也人有善天以符瑞正告
之祥詳也天欲降以福先以吉兆詳審告語之

國家將亡
亡是
敗亡**必有妖孽**
草木
衣服

又掌三易之
法一連山二

參頂贊來以功用言曰贊
以定位言曰參參是不可

歌謠之怪謂之妖禽
獸蟲蝗之怪謂之孽

見乎蓍龜
是天命之
發見者
動乎四體
是人事之
發見者

禍福將至
與蓄龜之

歸藏三周易
便是天地少我不得

四體之得言將至是言其尚未至也

善必先知之
善即指
指福言

不善必先知之
不善即
指禍言

卜師掌開龜
之四兆一方

此章見致曲者盡人合天
意全重致曲工夫即擇善

故至誠如神
禎祥者福之兆妖孽者禍之萌蓄所以烝龜所以卜四體謂動作威
儀之間如執玉高卑其容俯仰之類凡此皆理之先見者也然唯誠

之至極而無一毫私偽留於心目之

子思論誠而明之事以明天道曰人惟誠有

兆二功兆三
義兆四弓兆

固執是也有誠以下皆言
間者乃能有以察其幾焉神謂鬼神

謹未至故於理有未明而與鬼神不相通耳惟

至誠無妄之道誠精而明初不假於智術自有可以前知之理也彼當國家將興則

和氣致祥必有禎祥之兆國家將亡則乖氣致異必有妖孽之萌不但己也遠取諸

龜八掌六龜
之屬天龜地

效驗次字對至誠說致曲
與盡性對註悉字各字要

物則變化見乎蓍龜而有吉有凶焉近取諸身則云為動乎四體而有得有失焉凡

此皆禍福之將至而理之先見者也至誠清明在躬於福之將至而為善必先事有

龜東龜西龜
看悉是一一推致各是各
要造極即擴充四端之謂

南龜北龜各
以其方之色

第二個曲字是已致之曲
有誠誠字指全體言然只

以知之於禍之將至而為不善亦必先事有以知之不待善不善既至而後知者也

夫鬼神體物不遺能運禍福之機而至誠能知禍福之理則是昭微於顯者鬼神也

知顯於微者至誠也固有通幽明為一道合天人為一

與其體辨之
龜氏掌供燹

可謂誠未可謂至誠蓋由
形而著而明外面效驗顯

理者故至誠其如神乎此自誠而明之奉天之道也

補涇陽云禎祥妖孽是與亡

之兆非與亡之本必有所

契以待卜事

形而著而明外面效驗顯

知顯於微者至誠也固有通幽明為一道合天人為一

補涇陽云禎祥妖孽是與亡

之兆非與亡之本必有所

垂荆木也灼
龍用之焦灼
龜炬契鑽龜
之鑿也占人

一步固非逐節用功亦
不是一誠便了形指施於
四體著指容止可觀明指

八卦占筮之
都消到能化則誠之體已
足其用亦全是指盡頭處

八故以眊吉
說未句不重至誠能化只
重其次者也能化底意思

兆之辭筮有
見與至誠同歸
前知全旨

故合筮之辭
此章申誠則明意但彼自
全體言此專就禍福一端

以辨九筮之
言首二句槩說誠之至者
有可前知之理下興亡見

更二巫咸三
動正其可知處兩必先知
內有擇執工夫在

巫式四巫目
亦如無有而君子必以誠為貴也蓋人之心能無

比七巫祠八
不實乃為有以自成而道之在我者亦無不行矣

巫參九巫環
神贊之前知是主提出道
終不自終實理為之歸結始不自始實理為之發端是誠為物之終始而物所不能

以辨吉凶書
字見與讖緯術數不同國
外也然則人之作事心有誠則雖作此事亦如無物而已是故君子必擇善固執

洪範擇建立
家六句連說禍福句總承
去其不誠以求全其

右第二十四章 言天

誠者自成也 誠是實心自成謂稟此實心方能成箇人 而道自道也 道是體此誠 於日用間者

乃自己當為底故曰自 言誠者物之所以自成而道者人之所當 講子思論明而

人道曰誠者天命之性是物之所靠託自成不可推諉者 補章句上截訓誠字統天

也而道即率性之理乃人之所該當自行不容旁貸者也 地人物言訓道字專就

人言下截誠以心言本也則 誠者物之終始 物字指萬物其終始皆實理為之則

專主人言乃子思立言本意 君子誠之為貴 誠之則完天地

出 不誠無物 物字指事此句只在上句中 是故 承上

已故曰為貴之字 註 天下之物皆實理之所為故必得是理然後有是物所得之理

內有擇執工夫在 註 既盡則是物亦盡而無有矣故人之心一有不實則雖有所為

亦如無有而君子必以誠為貴也蓋人之心能無 講 人之所以當然者何蓋以誠者

不實乃為有以自成而道之在我者亦無不行矣 天理之本然也物莫不有終始

道也

誠者自成也 誠是實心自成謂稟此實心方能成箇人 而道自道也 道是體此誠 於日用間者

乃自己當為底故曰自 言誠者物之所以自成而道者人之所當 講子思論明而

人道曰誠者天命之性是物之所靠託自成不可推諉者 補章句上截訓誠字統天

也而道即率性之理乃人之所該當自行不容旁貸者也 地人物言訓道字專就

人言下截誠以心言本也則 誠者物之終始 物字指萬物其終始皆實理為之則

專主人言乃子思立言本意 君子誠之為貴 誠之則完天地

出 不誠無物 物字指事此句只在上句中 是故 承上

已故曰為貴之字 註 天下之物皆實理之所為故必得是理然後有是物所得之理

內有擇執工夫在 註 既盡則是物亦盡而無有矣故人之心一有不實則雖有所為

亦如無有而君子必以誠為貴也蓋人之心能無 講 人之所以當然者何蓋以誠者

不實乃為有以自成而道之在我者亦無不行矣 天理之本然也物莫不有終始

道是體此誠

於日用間者

講子思論明而

地人物言訓道字專就

誠之則完天地

萬物之理於一

君子誠之為貴

誠之則完天地

萬物之理於一

君子誠之為貴

誠之則完天地

萬物之理於一

克占卦二曰世濟晉侯韓獲預占執競

貞曰悔○蓄之由人四體如邾子執玉

龜天地間壽卒中端木之語成子受脈

考之物故問遂符劉子之言重在不得

之也天子蓄不見與動上禍福是事之

長九尺諸侯已至善不善是幾之方萌

七尺大夫五不曰禍福而曰善不善自

尺士三尺蓄在氣機上說其原則根人

陽故數奇也事來兩必先知即前知也

天子龜長一易曰知幾其神乎惟鬼神

尺二寸諸侯能為此幾惟至誠能燭此

一尺大夫八幾故曰如神

寸士六寸龜自成章旨

陰故數偶也此章只重一箇自成而成

又云天子龜物即在自成內首節指誠

尺二寸諸侯之切於人次節申言當誠

八寸大夫無之故末節推言能誠之妙

守龜凡國之自成節旨

大事先筮而二句辭平意串誠雖該天

後卜小事卜地人物御專重人之自

筮不相襲○成全在誠也兩道字音義

凡龜皆有文不同而道之道即在人之

在腹下以火實理也自道之道人以實

灼之觀其墨心自行也三節皆以誠者積也

也成物即成已內事不主感化言

是自然及物觀所以二字可見

天所賦德是入所具性之德見

仁知同出一原一誠之統宗也

合外內之道也成已屬內成物屬外合外內見

措之宜也故字承上來時措之宜兼成已成

存知者用之發是皆吾性之固有而無內外之殊

既得於已則見於事者以時措之而皆得其宜也

則理之自然者有以及物乃所以成物也夫成已即成物其故何哉蓋成已者私

意不雜全體渾然即所謂仁也成物者因物裁處各得其當即所謂知也夫仁屬成

一之道也君子特患吾心有未誠耳心既誠則仁知兼得纔有以成已便有以成物

以時措之而各得其宜也可見仁知一道德則俱得物我一理成不獨成豈有成已

而不能成物者哉所謂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此自明而誠之事人之

道補匯參云朱子謂自成字與前面不同者

也補乃是其語氣不同非云理之有異也

右第二十五章 言八道也

故至誠無息 故字不止承兩至誠章蓋致曲說到能化自成

而明之事以明天道曰凡人誠有未至者便有止息故至誠

之盛德其心純乎實理而私欲不得以間之為無止息焉

久則微 微者誠也久常於中也講惟不息也則理純於心始終如一自恆久

微驗於外也講而不變矣真積既久則誠裕於中發於事

言八道也

兆春灼後左
夏灼前左秋
灼前右冬灼
後右

提頭而因誠及道惟首節
見之下二節皆言自成而
自道即在其中

業自流於外而徵矣。○微則悠遠。悠是不迫促意遠是不淺近意。悠遠則博厚。博是德澤及人。入人之深東漸西被。博厚則高明。高是巍聳軒發意明是光輝宣著。此皆以其驗。博也淪膚浹髓厚也。博厚則高明。意巍乎成功高也煥乎文章明也。於外者言之。鄭氏所謂至誠之德著於四方者是也存諸中者既久則驗於外者益悠。至誠之遠而無窮矣悠遠故其積也廣博而深厚博厚故其發也高大而光明。微豈可。無物如孝而不誠則無孝。弟而不誠則無弟視而不誠如無視聽而不誠如無聽是故一接正言自成工夫君子思吾一物也亦以誠為終始吾之所為皆物也皆以誠為有無宜總承來誠之以實心行實理之字是著力字。非自節旨。恐人疑自成專為一己之事故又推而廣之首二句當住讀以下一氣遞去皆推原此二句故字是倒釋。法自成則自然及物若不克已復禮是仁智周萬物是知總歸於性之德己物

物之終始猶言體物而不可遺舉終始便包得中間

一端盡哉由其久於中則必久於外自悠焉而舒徐遠焉而綿亘矣悠遠則其積也自充乎宇宙而博浹乎人心而厚矣博厚則其發也自巍然莫並而高煥然莫掩而明矣是其業之驗於外者如此。○博厚所以載物也。三所以字俱在至誠身上說載是承藉意。高明所以覆物也。覆是怙

夫君子思吾一物也亦以誠為終始吾之所為皆物也皆以誠為有無宜總承來誠之以實心行實理之字是著力字

至誠功業所積者既博厚則天下之物無不為所統括承受而咸被其澤是即所以載物也所發者既高明則天下之物無不為所丕冒照臨而咸仰其光是即所以覆物也其博厚高明者又皆悠長而久遠則天下之物常為其所覆載。○博厚配地配而得以各遂其生各復其性是即所以成物也非即天地之用乎。此言聖人弘廣大之德意。高明配天。配天是有丕冒照臨之德意。悠久無疆。無疆是無有疆界。此言聖人體天地能載物以有此博厚也而至誠亦能載物則其博厚有以配地之博厚矣。天能覆物以有此高明也而至誠亦能覆物則其高明有以配天之高明矣。天地能成物以終古無疆也而至誠亦能成物則。如此者。指上博厚配地三句說。不見而章。表示意章。不動而變。動是鼓舞意變。無為而成。為是運用意。見猶示也不見而章是顯著。是化舊為新。成是成治功。註以配地而言也不動

恐人疑自成專為一己之事故又推而廣之首二句當住讀以下一氣遞去皆推原此二句故字是倒釋

地能成物以終古無疆也而至誠亦能成物則。如此者。指上博厚配地三句說。不見而章。表示意章。不動而變。動是鼓舞意變。無為而成。為是運用意。見猶示也不見而章是顯著。是化舊為新。成是成治功。註以配地而言也不動

法自成則自然及物若不克已復禮是仁智周萬物是知總歸於性之德己物

表示意章。不動而變。動是鼓舞意變。無為而成。為是運用意。見猶示也不見而章是顯著。是化舊為新。成是成治功。註以配地而言也不動

克已復禮是仁智周萬物是知總歸於性之德己物

表示意章。不動而變。動是鼓舞意變。無為而成。為是運用意。見猶示也不見而章是顯著。是化舊為新。成是成治功。註以配地而言也不動

雖分內外仁知初無內外
此道字作理字看註既得
於已是跟誠者說下時措
之宜時字即時中時出之
時總要側重成物邊

故至章旨

此章重至誠無息一句前
六節論至誠無息之功用
同乎天地者出於自然中
三節又以天地至誠無息
之功用明聖人至誠無息
之功用末節引詩合言天
地聖人同一至誠無息結
之至誠是主

故至節旨

一故字總承上四章由仁
智而言天道之大勇也無
息就誠之運於心者言

不息節旨

日月
百陽之精也
出於暘谷入
於咸池拂於
扶桑又為天
之神所棲天

徵則節旨

屬天德徵以下屬王道
徵字貫下提起悠遠博厚
高明只就功業氣象圖

而變以配天而言也無
為而成以無疆而言也
不待見而後章也高明之業維新於天下固甚變矣然是變也誠至而應不待動而後變也悠久之業利賴於天下固已成矣然是成也誠極無迹無待作為而後成也
洵乎至誠之補此上三節不可將天地透發以天
同天地也地功用在下數節方言其盛也
天地之道道在天地主宰上說可一言而

盡也一言是一字盡
是統括無遺其為物不貳
物字指天地蓋天地亦道中之一物不貳內
含個誠字所謂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也則其

生物不測此物是萬物不測是
莫測其所以生物處註此以下復以天地明至誠無息之功用天地之道
不息而生物之多有講至誠之功業同於天地如此天地之功業何如彼天地雖大
莫知其所以然者講而其道則可以一言而盡也一言者何曰誠而已蓋立天之

道曰陰陽立地之道曰剛柔亦不過實理流行毫無私欲間雜故其為物不貳而誠
也誠故不息則其生物之多有莫知其所以然者豈可得而測度之哉觀此則聖人
之至誠無息久

而必徵可知矣天地之道誠一不貳故能各
天地之道言天地之道誠一不貳故能各
之徵於外極其盛而有下文生物之功講其盛地之道惟誠是以極其博又極

其厚也天之道惟誠是以極其高又極其明也合天地博厚高明言之則又極其
悠極其久而不可以終窮也觀此則聖人之悠遠博厚高明皆本於誠又可知矣
此節在不貳下一層不測上一層博厚高明悠久是地道之盛高矣又明高明矣又悠久是天道

一段功用博矣又厚博厚矣又悠久是地道之盛高矣又明高明矣又悠久是天道
之盛所謂各極其盛者以此非
博極其博厚極其厚等云也

○今天天此節正言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及其
生物不測

○今天天此節正言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及其
生物不測

○今天天此節正言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及其
生物不測

而與之會日

講勿侵下及物意三則字

用層遞說卻是一時並到

昭而推 日月星辰繫焉 日是大陽之精月是太陰之精金木水火土為經星二十萬

御曰義和

句句以誠字貫博厚就停

物覆焉 此句正天 今夫地一撮土之多 以手指取 及其廣厚 廣是闊 厚是深 載華嶽而不重

月陰之精也

蓄說故曰積高明就宣暢

華嶽是西華 振河海而不洩 河海是水之至 萬物載焉 此句正地 今夫山一卷石之

日之光所借

說故曰發

山之最者 振河海而不洩 大者洩是滲漏 萬物載焉 此句正地 今夫山一卷石之

百東出月西

博厚節旨

多一卷猶言 及其廣大 是舉山 草木生之 此句以 禽獸居之 此句以 寶藏與焉 寶藏

生而與之配

此言至誠及物之用猶之

可寶重藏蓄者如 今夫水一勺之多 勺是手 及其不測 不測是浩 龍似龜 似魚

月御曰望舒

言可以贊天地之化育也

珍錯金玉之類 今夫水一勺之多 掌可掬 及其不測 不測是浩 龍似龜 似魚

星辰

上節功業原有物在其中

蛟似龍 龍變化 魚鼈生焉 魚有鱗物鼈似 貨財殖焉 貨珠貝之類財魚 註 昭昭猶耿

星為日之餘

此特點出覆載成申贊之

此指其一處而言之及其無窮猶十二章及其至也之意蓋舉全體而言也振收也

陽象也不以

但天地字在下宜渾悠主

卷區也此四條皆以發明由其不貳不息以致盛大而能生物之意然天地山川實

晝現而以夜

外久主內故曰兼內外

非由積累而後大讀 講 試以天地生物言之今夫天指其一處斯昭昭之多耳則於

現陽中陰也

配地節旨

者不以辭害意可也 講 物有及覆有不及覆者矣及其無窮也則日也月也星辰也

乃三垣之外

此言至誠及物之體猶之

無不在上而繫屬焉天之無窮如此故凡萬有不齊之物皆覆於其下焉天之生物

播為經緯又

言可以與天地參也配者

何可測也今夫地指其一處一撮土之多耳則於物有能載有不能載者矣及其廣

燦焉莫可數

合而有助之謂末句獨不

厚則承載華嶽而不見其重收振河海而不見其洩地之廣厚如此故凡萬有不齊

○辰為天之

言配省文耳用指其及於

之物皆載於其內焉地之生物何可測也然天地間至大者又莫山水若也今夫山

壤陰象也又

物者言體指其施自我者

之皆載於其內焉地之生物何可測也然天地間至大者又莫山水若也今夫山

不從天數而

言總在功業上見

如此節旨

從地數陰中

此贊配天地者出於自然

自其一處而言一卷石之多耳及其廣大則凡草木皆生之凡禽獸皆居之世間寶

陰也若其日

只重不見不動無為上章

藏可以為服飾器用者皆於此興發焉是山之生物不測孰非天地之生物不測乎

月之會纏為

變成即上載物覆物成物

今夫水自其一處而言一勺水之多耳及其不測則龜也鼈也蛟也龍也與夫魚鼈

次舍又何遠

地有迹故貼章天無形故

之屬皆生聚其中焉凡有用之物可以為貨財者皆滋殖其中焉是水之生物不測

而無所極

華嶽

華山五嶽之

點變不見不動便是無為
下句又總承上二句說

西嶽也山頂

天地節旨

有池生千葉

此下三節即天地以明至

蓮花服之羽

誠此與至誠無息節對重

化因曰華山

為物不貳句正是一言所

又周禮職方

謂性之本體道之原也生

氏豫州山鎮

物不測不外一誠之通復

曰華雍州山

為之此處輕看

嶽曰嶽則華

博也節旨

嶽二山名也

此與徵則悠遠節對乃不

河海

貳之所徵所謂性之發用

河者下也隨

道之立也贊天地即以贊

地下流而通

至誠者言之亦見天地無

也河與江淮

加於至誠六句開說也字

濟為四瀆河

方醒

曰河宗四瀆

今夫節旨

之所宗也河

此與博厚載物節對四段

源出崑崙之

以天地生物不測為主山

墟○海晦也

水是天地所生亦能生物

主引穢濁其

如此愈見天地之生物不

水黑而晦也

測也句句要根誠之不貳

海曰百谷王

不息以致功用之盛意欲

海神曰海若

言天地之無窮廣厚而先

孰非天地之生物不測乎觀此則
聖人之功業同乎天地又可知矣

○詩云維天之命
命即一元
於穆不已
無止息蓋

是申
曰詩辭

天之所以為天也
所以為天
於乎不顯
於乎亦歎辭顯著於

德即一心
蓋曰詩辭

文王之所以為文也
所以為文
純亦不已
言非天人合一之謂

詩周頌維天之命篇於歎辭穆深遠也不顯猶言豈不顯也純純一不雜也引此

以明至誠無息之意程子曰天道不己文王純於天道亦不己純則無二無雜不

已則無間

謂由是而知至誠天地之合矣詩有云維天之命主宰乎氣化者於穆哉

斷先後

深遠而萬古不己詩之意蓋曰此不己者乃天之所以為天也又云於

乎豈不顯哉文王之德之純一不雜也詩之意蓋曰此德純者乃文王之所以為文

也要之天命固不己文德之純亦不己夫純即至誠也不己即無息也天地至誠同

一至誠無息如此則其同一功用之盛

補陸稼書曰命之於穆是誠不己是無息德

也宜哉此自誠而明之奉天之道也

以補

之

右第二十六章

言天

大哉聖人之道

大哉是贊美辭道即率性之道

惟聖人能全之故歸之聖人

節而言

道雖天下所共由而非聖人

不能盡故獨歸聖人然語意

原於天率於性而全於聖人大矣哉統體之全愈求

而愈廣散殊之用愈求而愈足者其聖人之道乎

是贊道不

是贊聖人

洋洋乎

洋洋是形容發育萬物

發育是發

峻極于天

峻極二字不

連極至也

註

高

山水

言昭昭撮土者乃立言抑揚起伏之勢耳山水亦然也此言道之極講何以見聖道之大也以道體之大盡乎天地之間而無所不在

山者土之聚

也山宣也所天積氣日月星辰是以氣相屬者地積形華嶽河海

以宣萬物之

氣又產也言是以形相屬者日月一句足上無窮華嶽二句足上

產生萬物○

廣厚至萬物覆載句方是說生物天為草喬為木飛

積陰之氣為

水天下之多為禽走為獸實藏謂實之則有三千一斯道為之品節

者水馬浮天

載地高下無藏於山者興則由山取出也道之以小見其大者如此

不至萬物無

不測就水之浩蕩也豈可以易行哉必待其如是之人而後可行如是之道也

不測

言不是生物不測龍龜介

龜龜

蟲蛟龍鱗蟲魚亦鱗族體亦介屬貨財凡水中物類

龜大龜也潤

一丈龜以為有資民用者皆是維天節旨

雌故龜鳴而

龍應其形窮上言天地聖人之功用兩脊而連脊其引詩又歸到本原見功用

勢據洲渚而

擊奔流具蹠王詩文王是主天是陪命然之質隨日與德皆就本體說深意在

以行又云其

脂得火可以借一文王以證羣聖觀末

燃燄○鼉長

句總斷須側重聖人以歸之節文謂故學之矣復時習之也敦加厚也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極乎道體之大

大也此言道之極講

何以見聖道之大也以道體之大盡乎天地之間而無所不在也洋洋乎流動而充滿其功用則發育萬物凡春生夏長秋收

冬藏無非道之所流行也

其體段峻極於天凡彌綸無際○優優大哉優優是形容布濩無方無非道之所充塞也道之以大見其大者如此

禮儀三百

禮儀如冠婚喪祭之類三百是其大綱

威儀三千

威儀如升降揖遜之類三千是其節目

講

講以道體之大散於事為之末而無所不有也優優大哉充足

待其人而後行

其人乃造聖人地位

故曰

苟不至德至德即聖人之德

至道不凝

疏之見又不足以盡道之細至道終不凝於身心

故君子尊德性

故字承上來君子指體道之人焉然則欲凝至道必先盡修德之功而後可矣

致廣大

致是推致廣大是德性無所不包

而盡

道如去做他相致廣大是依之以行意中

道問學

道問學包得廣致廣大是依之以行意中

極高明

極是窮極高明是德性超乎物表

道中庸

道是依之以行意中

敦厚以崇禮

敦是敦篤厚是德性原

敦厚以崇禮

敦是敦篤厚是德性原

敦厚以崇禮

敦是敦篤厚是德性原

一丈鱗甲黑結至誠無息上豈不顯要也道問學所以致知而盡乎道體之細也二者修德疑道之大端也不以一毫私意色能橫飛不說入德之純內去與光四方顯西土不同文以一心之經緯言純亦不已者無日謹其所未謹此皆致知之屬也蓋非存心無以致知而存心者又不可以不致知以運又體宵二無雜便無始無終亦字鳴如桴鼓而雖承天說然不已實從純又善夜鳴其中來只重講純字而不自見無兩層

大哉章旨

謂鼉更又鼉此章言君子以人道之勇能吐霧致雨而凝費隱之道也以尊德善攻矜岸性嗜睡目常閉性節為主前三節贊聖道其皮堅厚可之六是一立个標準待其人以冒鼓詩云二節一正一反為上下過

鼉鼓逢逢

脈六節實言修疑之功正責君子以體聖道末節則

蛟龍屬也無

言修疑之效也大哉節旨

角曰蛟池魚

大哉二字有含蘊無窮之妙道屬之聖人與言君子

滿三千六百

之道一般

能率魚而飛

洋洋節旨

置筇水中卽

發育有二句不平峻極卽在

去月令季夏

發育有上見發育是橫說峻

之月命漁師

發育有上見發育是橫說峻

也道問學所以致知而盡乎道體之細也二者修德疑道之大端也不以一毫私意自蔽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涵泳乎其所以知敦篤乎其所以能此皆存心之屬也折理則不使有毫釐之差處事則不使有過不及之謬理義則日知其所未知節文則日謹其所未謹此皆致知之屬也蓋非存心無以致知而存心者又不可以不致知故此五句大小相資首尾相應聖賢所講修德疑道之功何如道之為體其大無外示入德之方莫詳於此學者宜盡心焉其小無間無往而不在焉故君子知道之

大哉章旨

大非存心無以疑其大於是尊德性焉知道之小非致知無以疑其小於是道問學焉此修德疑道之大端也然其事豈可以一端盡哉彼德性本自廣大蔽於私意則狹小矣必不以一毫私意自蔽而推致其廣大然精微之理又廣大之所具也於是問學以盡之析理不使有毫釐之差德性本自高明累於私欲則卑暗矣必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而究極其高明然中庸之事又高明之所體也於是問學以道之處事不使有過不及之謬德性之已知非故乎必時加涵泳溫習乎其所已知之故而新之從故而得者則必由問學以日知其所未知之新德性之已知非厚乎必持久勿失敦篤乎其所已能之厚而禮之因厚而生者則又由問學以日崇其所未謹之禮夫如此存心如此致知則德

是故居上不驕

承上節來上指天子為下不倍下兼臣民

不倍是不

越理犯分國有道是世其言足以興是與此有道之身國無道是世其默足以容

默是不言

詩曰既且且哲明是燭於理以保其身全意其此之謂與此字指上下

容是保身

倍與背同興謂興起在講矣是故以之居上則出其修德以疑道則道備於一身將無往而不宜位也詩大雅烝民之篇夫君子既修德以疑道則道備於一身將無往而不宜

位之可驕

以之為下則出其修德以疑道則道備於一身將無往而不宜位之可驕以之為下則出其修德以疑道則道備於一身將無往而不宜

宣之為道

德之華其言足以興起而用於世時乎國無道則斂之為道德之貞其默

位之可驕

以之為下則出其修德以疑道則道備於一身將無往而不宜位之可驕以之為下則出其修德以疑道則道備於一身將無往而不宜

宣之為道

德之華其言足以興起而用於世時乎國無道則斂之為道德之貞其默

伐蛟澹臺子
羽齋千金之
璧渡河陽侯
波起兩蛟挾
舟子羽曰吾
可以義求不
可威劫操劍
斬蛟波平乃
投璧於河○
鱗蟲三百六
十而龍為之
長能幽能明
能細能巨能
短能長春分
而登天秋分
而入淵易曰
雲從龍又帝
舜時有象龍
氏夏孔甲時
有御龍氏

優優節旨

極是直說即語大天下莫
能載意
禮儀二句亦不平曲禮即
在經禮中二儀字不同禮
儀猶云禮制威儀是行禮
有可畏之威可象之儀禮
儀威儀便是道重三百三
千字即語小天下莫能破
待其節旨
結上亦以起下其人承上
聖人還宜照下君子
故曰節旨

右第二十七章 言人

足以前禍而容其身觀詩美仲山甫有云既能明於理又能哲於事則可以保全其
身無有災害斯言也其即此修德凝道之君子而上下治亂皆宜之謂與夫君子盡
修疑之功而獲其效如此則大哉之道在於聖人此章言人道當以君子為主先言
人者亦在君子矣此自明而誠之聖人之道也補聖人并道之大小正君子之所取
法而必造其極
者也重下半截

○子曰愚而好自用 愚是無德 賤而好自專 賤是無位 生乎今之世 今世是時王 反古之 道是制作之道反古 欲以古制易時制也 如此者 指自用自專反古說 裁及其身者也 裁及身是切己之禍 註以上孔子之 之反 謂子思申為下不倍之義曰夫子言之矣曰天下之制作操之自上彼德非聖 復也 人皆愚也而乃好作聰明以自用固不可位非天子皆賤也而乃好為僭擬 以自專夫欲自專者大約多是古非今耳生乎今之世乃反行古之道 ○非天子 焉又豈可哉如此者逆理犯分裁皆必及其身者也夫子之言如此

是始受命為天下君者 不議禮 議有斟酌 不制度 制是裁成意度是宮 兼有德有位有時者 擬議之意 不考文 考是 裁正文是字 此以下子思之言禮親疏貴賤 之點畫音聲 相接之體也度品制文書名 講 必有德位時而後可也苟非有德 有位有時之天子不敢議乎親疏貴賤相接之禮也不敢制乎宮室車旗服飾之 度也不敢考乎點畫音聲之文也何也彼其議之制之考之者自有天子在也 ○

此節俱修德工夫而凝道 在其中首句是綱下四句 聽伏隨日轉 上半截申尊德性應洋洋 朝首東向夕 節下半截申道問學應優

尊德節旨

此節俱修德工夫而凝道 在其中首句是綱下四句

聽伏隨日轉 上半截申尊德性應洋洋 朝首東向夕 節下半截申道問學應優

聽伏隨日轉 上半截申尊德性應洋洋 朝首東向夕 節下半截申道問學應優

聽伏隨日轉 上半截申尊德性應洋洋 朝首東向夕 節下半截申道問學應優

聽伏隨日轉 上半截申尊德性應洋洋 朝首東向夕 節下半截申道問學應優

首西向一名優節然德性是問學源頭思自謂當時也軌轍迹之度倫次

河伯從事又問學即德性散殊故用而序之體三者皆同言天下一統也

池中有鼈則字串下註存心貼德性只以車而言其制之者非一人而轍迹之在地者相距廣狹遠近如一也以書而言其

魚不隨霧去是存此理之統體致知貼筆之者非一人而點畫音聲之文各有定法四方如一也以行而言其行之者非一

故鼈一名神問學則兼知行言非比大人而上下相接之倫親疏貴賤次第如一也是周雖有其位位是天子苟無其德是

守學之致知也盡精微知新天子之所定其一統之盛如此豈可得而倍哉

初黃帝作車屬知道中庸素禮屬行私聖人不敢作禮樂焉禮樂即上禮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看亦字須

少昊加牛矣稟故厚有得之天資者有切為下聖鄭氏曰言作禮樂者講是以雖有天子之位苟無聖人之德則愚矣愚則

仲加馬禹命得之人功者不專指良知不信言言必聖人在天子之位制作之本不在於我固不敢自用以作禮樂焉雖

奚仲為車正良能故曰已知已能溫故有聖人之德苟無天子之位非所謂賤乎賤則

建旌旗旂旒知新是兩件與論語小異制作之權不在於我亦不敢自專以作禮樂焉

以別尊卑等忠信者可以學禮但反覆上講禮制度杞不足徵也杞是國名魯學殷禮學是習其事殷是湯之子孫有宋存焉是

級淮南子曰互看以字與而字只一般考文之事杞不足徵也國名魯學殷禮學是習其事殷是湯之子孫有宋存焉是

聖人觀轉蓬居上節旨國名魯學殷禮學是習其事殷是湯之子孫有宋存焉是

而為車明堂此緊頂上修疑來不驕以名吾學周禮周是文武有今用之用是遵行吾從周從有不敢

位云有虞氏位育經曲之道為設施不存又非當世之法惟周禮乃時王之制今日所用孔子既不得位則從周而已

駕車夏后氏倍以位育經曲之道為憲如我夫子者哉子又嘗曰夏禮古之道也吾未嘗不說夏禮然為夏之後杞也杞入

鈎車殷曰大章言興闡位育經曲之道東夷其陋已甚文獻不足徵矣吾殷人也嘗學殷禮至今日亦古之道矣為殷之後

輅周曰乘輅於世默容斂位育經曲之非宋乎宋自襄公以後漸以不振不過存什一於千百焉吾學乎周禮則今日之天

六尺六寸故為綱足興足容又單就不下臣民遵而用之吾生周之世為周之民亦從周大備之禮而已敢蹈生今反古之

其轍迹之在倍內抽出言之引詩通證愆哉夫子之言又如此然則為下不補季安溪曰自天子言之制禮為大繼之以審

地者同也考上文明者哲之體哲者明倍之義益可知矣此人道之當然也

度繼之以修文教化之所以一也自天下言

工記云一器之用順理而行自能保身之守度為先進之而習文進而工聚焉者非趨利避害之謂明哲句

車為多又云應上節保身句應本節軫之方也以愚而章旨

象地也蓋之此章明為下不倍只重賤員也以象天不敢自尊上以非天子一

也輪輻三十節為主前言禮度文中言以象日月也禮樂後專言禮一也

蓋弓二十有八以象星也自用自專反古俱在制作

書黃帝之史蒼上講按愚而好自用句就

類見鳥獸之在自專之外略側無妨

迹遂作書契非天節旨

依類象形謂提出非天子三字單對為

之文形聲相下者說禮以親疏言如合

益謂之字著族會食之類以貴賤言如

於竹帛謂之朝觀聘問之類度訓品制

右第二十八章 承上章為下不倍而言亦人道也

○王天下有三重焉 王天下是有德有位有時而興王 其寡過矣乎 重在君能寡民

亂度舞 呂氏曰三重謂議禮制度考文惟天子得以講子思申居上不驕之義曰

文之過註行之則國不異政家不殊俗而人得寡過矣 王天下之君子有議禮制

度考文之三重焉以之新天下之視聽一天下之心志則諸侯 上焉者雖善無徵

奉法臣民從化天下皆遵道遵路會極歸極而得以寡過矣乎 此善字是未有制

有制作之善 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 弗從是駭 下焉者雖善不尊 作而可以善制作

不在尊 講夫所謂王天下者乃身有其德而又有其時與位者也如上焉者有天子

位也 講之位制作雖云善矣但非其時而無徵無徵則不足以取信於民不信民

將駭而不從矣欲其寡過也得乎如下焉者有聖人之德雖善於制作矣但無其

位而不尊不尊則不足以取信於民不信民將玩而不從矣欲其寡過也得乎 故君子之道本諸身 本是有德之身 徵諸庶民 徵是就民驗 此制作之善 考諸三王而不繆 考是稽 指禹湯文 建諸天地而不悖 建天地重自然 質諸鬼神而無疑 質鬼神重 武繆是差 意悖是違悖 質諸鬼神而無疑 質鬼神重 百世以俟 聖人而不惑 百世是極言後世之遠俟 此君子指王天下者而言其道即議禮制 待也不惑是不我惑也 度考文之事也本諸身有其德也徵諸庶

曰轉注六曰其大同如此者正以文武民驗其所信從也建立也立於此而參於彼也天地者道也鬼神者講故王天下之

諸聲蓋史頡德位並隆而創制於前耳造化之迹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所謂聖人復起不易吾言者也君子其三重

之遺法也春車同軌與制度應周人尚之道必本之修凝之身且以是道而徵諸庶民之信從以此考諸三王則因革損益

宵外史掌四輿故獨以車一端言書同皆三王已然之法而不見其繆焉以此建諸天地則裁成輔相皆天地自然之理而

方之志掌三文與考文應書即字文即不見其悖焉鬼神至幽而難測以此質諸鬼神其屈伸往來不過此理而自無疑矣

皇五帝之書體式兼點畫音聲行同倫百世聖人至遠而難料以此俟百世之聖人其設施經畫不過此理而自不惑矣夫

草達書名於與議禮應載之方策則為君子操三重之權而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知天是深知百世以俟聖人而不

四方秋官大禮措之天下則為行雖有節旨誠知人也知人是深知謹然君子制作之盡善亦不過天人之理而已

行人歲徧存兩不敢正對自用自專蓋蓋天之理盡於鬼神君子窮神達化於天道所以然之理知之無不盡此所以質之

三歲徧頰五自用自專者只是箇敢耳而無疑也言鬼神則天地可知矣後聖至遠而俟之不惑者由其知人之理也蓋人

歲徧省七歲玩一亦字側重有德無位之理盡於聖人君子明物察倫於人心所同然之理知之無不全此所

屬象胥諭言邊為下孔子從周引線以俟之而不惑也言後聖則三王可知矣此君子之道所以盡善也○是故承上

語協辭命九歲屬瞽史諭吾說節旨君子動而世為天下道世指後世行而世為天下法行是三重見言而世為天下

書名聽聲音此緊承有德無位來引孔子作個樣子夏禮曰說殷來君子動而世為天下道道是率由行而世為天下法

禮樂禮周禮曰學世代遠近不則言是三重見遠之則有望遠指四方二之字跟近之則不厭近指畿內不

樂記云大樂禮周禮曰學世代遠近不則言是三重見遠之則有望遠指四方二之字跟近之則不厭近指畿內不

與天地同和同夏禮既祀不足徵矣殷而言道兼法則而言講夫君子知天人之理而制作盡善如此豈不足以使民之寡

大禮與天地禮雖有宋存亦不敢從今法法度也則準則也講過乎是故君子以三重之道動作於一身而世為天下所

同節明則有用之句重正見時王之制共由以三重之道措諸政事是動而行也則世世為天下所效法以三重之道布諸

禮樂幽則有從周孔子之為下不信也號令是動而言也則世世為天下所取正天下中有遠者景其言行可為法則則仰

鬼神又云樂須知討論舊章恪守成憲焉有望天下中有近者習其言行以為法則則安之而不厭是君詩曰在彼無惡是

也禮者天地正君子所以為時中處與子之道垂之後世而無弊推之當時而皆準其寡過不亦宜乎

之序也樂由

天作禮以地

制又云王者

功成作樂治

定制禮五帝

殊時不相沿

樂三王異世

不相襲禮

杞姒姓伯爵

武王克商求

夏禹苗裔得

東樓公封杞

以奉禹祀

宋子姓公爵

商帝乙之長

庶子啓食采

於微曰微子

紂無道微子

抱祭器奔周

及成王誅紂

子武庚封微

子於宋以奉

六句平列而有次序此身

王天章旨

此章明居上不驕上章重

在位此重在德跟修凝來

不驕二字便是通身骨子

首節是綱領次節輕遞本

身兩節言君子制作盡善

應三重句動而節言制作

大乎於民應算過句末節

引詩總結

王天節旨

三重惟天子得行之是謂

重典要著眼有字小心敬

畏曲體人情從德性問學

而有之也算過句仍責成

居上者玩其字矣乎字皆

見不驕之神

上焉節旨

此節非表時位之爲重特

以起下有時位者之惟重

德耳兩段平看不信只說

在已不足取信

本諸節旨

總以君子之道貫下本身

本在此無射此是

周朝庶幾夙夜

庶幾是幸辭夙

是早夜是暮

以永終譽

永終是長久

君子未有不

如

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

蚤是先譽即後世法

則遠近仰慕之聲譽

詩周頌振鷺之篇射厥也所謂

夫合天下後世而皆賴之以寡過則君子之譽在天下後世矣然豈倖致哉詩美二

王之後曰在彼本國不得罪於羣臣百姓而無人憎惡在此我周不失禮於升降周

旋而無人厭射夫無惡射即譽也而必由夙夜來也庶幾今而後夙夜之間兢惕有

加得以永終其善譽乎即詩言觀之可見君子三重之制作未有道德不本於身信

從未協於民三王後聖不能合天地鬼神不能通而能使世法世則有望不厭蚤有

譽於天下者也夫三重盡善者居上不驕之道天下寡過者居上不驕之化君子修

德疑道之效如此

非人道之當然乎

右第二十九章

承上章居上不驕

而言亦人道也

○仲尼

當提起講

祖述堯舜

祖是宗述

憲章文武

憲是法章

上律天時

律是隨時變

化不拘一定

下襲水土

襲是素位而

行各止其所

註祖述者遠宗其道憲章者近守其法律天時者法其自然

之運襲水土者因其一定之理皆兼內外該本末而言也

子思前標仲尼曰三字以明所宗旨至此復高唱仲尼正見君子中庸之統非仲

尼無與歸也曰夫道獨集其成者惟我仲尼如堯舜人道之極也仲尼則奉爲祖

而繼述之是遠有宗也文武法制之備也仲尼則奉爲憲而表章之是近有守也春

夏秋冬天之四時有其運仲尼則上律之直與天時爲順應也東西南北四方之水

土有其理仲尼則下襲之直與水土爲安敦也是道

補潛室陳氏謂祖述者法在其

中憲章者道在其中朱子云

之統於羣聖著於兩間者悉備於仲尼之一心也

道

湯祀禮樂車已用過修德工夫今以盡
服悉如商舊倫之身議禮以軌物之身
作賓王家與制度以文明之身考文一
陳杞號為三一都從身上體勘君子制
格 作非敢逞己誣民實於理
覆轡是 辟如四時之錯行 錯行是錯綜而行
如日月之代明 代明是更代而明
註 猶

四時 上揆度審其好尚知其向
覆轡是 辟如四時之錯行 錯行是錯綜而行
如日月之代明 代明是更代而明
註 猶

鷓冠子曰斗 背微字亦見不驕意考諸
送也此言 吾將何以擬之自其會帝王上下之理於一心而兼體靡遺也辟如天
柄東指天下 句主因革損益說不悖者 聖人之德 地之無所不持載無所不覆轡者乎自其運帝王上下之理於一心而

皆春斗柄南 與天地同體無疑者與鬼 恒久不息也辟如天地中四時之相交錯而行如天地中日月 補 四時日月又自天
指天下皆夏 神同用不惑者先聖後聖 之相更代而明者乎信乎仲尼之大非天地不足以擬之也 補 地中抽出言之按

斗柄西指天 其揆一也六句一步深一 註此言聖人之德一德字已兼照小德
○萬物並育而不相害 萬物指覆載間之物
並育是並生於天地

下皆秋斗柄 步一步難一步都要含有 大德說下節特就天地上指明之耳
○萬物並育而不相害 萬物指覆載間之物
並育是並生於天地

北指天下皆 不驕在不可說成自然 知天節旨
此推原所以制作之善鬼 神亦受天命以役使羣動 不相違背 小德川流 小德是造 大德敦化 大德是造 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 此字指

後聖亦盡人性以宰制萬 物故知天知人便能無疑 指川流敦化 明而不相悖所以不害不悖者小德之川流所以並育並行者大德
之敦化小德者全體之分大德者萬殊之本川流者如川之流脈絡分明而往不息
也敦化者敦厚其化根本盛大而出無窮也此言天地之道以見上文取辟之意也

不惑兩知字深看從尊德 性道問學來 動而節旨
此正人得以寬過意上三 句仍根君子制作盡善說 三而字緊粘動行言讀世

此正人得以寬過意上三 句仍根君子制作盡善說 三而字緊粘動行言讀世 何也蓋萬殊原於一本之大德有敦厚其化而

何也蓋萬殊原於一本之大德有敦厚其化而 不悖者何也蓋一本散於萬殊之小德有如川之流而往不息也所以並育並行者

不悖者何也蓋一本散於萬殊之小德有如川之流而往不息也所以並育並行者 何也蓋萬殊原於一本之大德有敦厚其化而

只指本朝世道世法世則
即今日制作之始決之是
不限於時下二句才說到
民遵制作上遠近就天下
內抽出是不限於地
在彼節旨

而不可及也然則仲尼會帝王上下之道於一心即天地之大德也兼帝補滙參云
王上下之道而時出即天地之小德也仲尼一天地矣此所以為天道也補並育並
行不害不悖所謂天地之化也其化之不害不悖則有流之者各出而不可窮其化
之並育並行則有敦之者渾然而一以貫是皆德為之而於其各出不可窮則以為
小德於其渾然一以貫則以
為大德其實德非有二也

右第三十章 言天道也

此結言民過之寡必由於
本身六事之善也引詩重
庶幾夙夜一句推其本而
言之不驕之意可想終譽
言其久根庶幾句來蚤譽
言其初對不如此說章末
用未有決辭反煞極透居
上者何可驕哉

○唯天下至聖至聖即至誠但聖以品言誠以體言為能聰明睿知為能字貫下五段要得自然意足以有臨也足以是許

其優為而尚寬裕溫柔是廣大裕是舒徐溫是和厚柔是巽順足以有容也容是容保之意發強剛毅發是奮揚強是

勇力剛是不屈教是堅忍足以有執也執是持守之意齊莊中正齊莊俱主心言中正亦說平日足以有敬也敬是恪恭之度文

祖述章旨
此章見中庸之道盡於仲尼首節言仲尼之學無不全次節言仲尼之德之大

理密察足以有別也別是分別事理註乃仁義禮知之德文文章也理條理也密詳細也察明辨子思承言小德川流曰凡德有未備者皆聖之未至者也唯天下至聖其生

借天地擬之末節專言天地之大而仲尼之大自見

也註知之質獨縱於天為能聰無所不聞明無所不見睿無所不通知無所不知厚柔而順從此仁之德也仁則度量洪大足以育物而有容也有臨貴有執惟質具生知則發而奮起強而有力剛而不屈毅而有守此義之德也義則操持堅固足以制事而有執也有臨尚其有敬惟質具生知則齊焉純一莊焉端嚴中焉無偏倚正焉無邪曲此禮之德也禮則恪恭寅畏足以涖民而有敬也有臨尚其有別惟質具生知則文焉有章理焉有條密焉無疎漏察焉無眩惑此知之德也知則識見精明

祖述節旨
上二句言學貫古今下二句言學該穹壤總有內外本末以伏小德大德之根

生知則發而奮起強而有力剛而不屈毅而有守此義之德也義則操持堅固足以制事而有執也有臨尚其有敬惟質具生知則齊焉純一莊焉端嚴中焉無偏倚正焉無邪曲此禮之德也禮則恪恭寅畏足以涖民而有敬也有臨尚其有別惟質具生知則文焉有章理焉有條密焉無疎漏察焉無眩惑此知之德也知則識見精明

祖述節旨
上二句言學貫古今下二句言學該穹壤總有內外本末以伏小德大德之根

生知則發而奮起強而有力剛而不屈毅而有守此義之德也義則操持堅固足以制事而有執也有臨尚其有敬惟質具生知則齊焉純一莊焉端嚴中焉無偏倚正焉無邪曲此禮之德也禮則恪恭寅畏足以涖民而有敬也有臨尚其有別惟質具生知則文焉有章理焉有條密焉無疎漏察焉無眩惑此知之德也知則識見精明

祖述節旨
上二句言學貫古今下二句言學該穹壤總有內外本末以伏小德大德之根

生知則發而奮起強而有力剛而不屈毅而有守此義之德也義則操持堅固足以制事而有執也有臨尚其有敬惟質具生知則齊焉純一莊焉端嚴中焉無偏倚正焉無邪曲此禮之德也禮則恪恭寅畏足以涖民而有敬也有臨尚其有別惟質具生知則文焉有章理焉有條密焉無疎漏察焉無眩惑此知之德也知則識見精明

祖述節旨
上二句言學貫古今下二句言學該穹壤總有內外本末以伏小德大德之根

生知則發而奮起強而有力剛而不屈毅而有守此義之德也義則操持堅固足以制事而有執也有臨尚其有敬惟質具生知則齊焉純一莊焉端嚴中焉無偏倚正焉無邪曲此禮之德也禮則恪恭寅畏足以涖民而有敬也有臨尚其有別惟質具生知則文焉有章理焉有條密焉無疎漏察焉無眩惑此知之德也知則識見精明

祖述猶祖孫一脈而振起
其緒憲章猶創守一心而
又兼備仁義禮智之德信乎為天下之至聖也
○溥博是充滿
淵泉是精深
而時出

光篤其業堯舜言道文武
言法各舉其至者言上律
如仕止久速各當其可下
龔如用行舍藏隨遇而安
一是圓活流動一是的確
不易堯舜文武總是效天
法地之事仲尼祖述憲章
即其上律下龔者也稼書
君臣同川而
云在仲尼自視為學自人
浴極為簡慢
視仲尼為德故下文遂言
也○豕北方
聖人之德
辟如節旨

淵泉如淵
其莫測意
見而民莫不敬
言而民莫不信
行

而民莫不說
政悅是愛慕
而發見當其可也
講夫溥博淵泉而時出者非尋常可
比也溥博則如天焉天大無外而
溥博亦與為無外淵泉則如淵焉淵深不測而淵泉亦與為不測蓋充積極其盛矣
由是見之為德容而民莫不作肅而敬焉宣之為德言而民莫不聽承而信焉發之
為德行而民莫不鼓舞而悅
焉其發見又當可有如此
○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
承上積盛當可意來聲名是
聖德之聞譽洋溢是充滿中

舟
古者觀落葉
無遺也下二句重錯代二
字變通之用不已也
南子曰古人
萬物節旨

見窾木浮而
此主天地言萬物總在天
地間生育一物自有一物
易曰劍木為
太和盍至混淆雜錯而相
也

易曰劍木為
太和盍至混淆雜錯而相
也

易曰劍木為
太和盍至混淆雜錯而相
也

易曰劍木為
太和盍至混淆雜錯而相
也

易曰劍木為
太和盍至混淆雜錯而相
也

易曰劍木為
太和盍至混淆雜錯而相
也

易曰劍木為
太和盍至混淆雜錯而相
也

易曰劍木為
太和盍至混淆雜錯而相
也

舟刻木為楫
舟楫之利以
濟不通蓋取
諸渙
有出入之躔度豈至紊亂
乖逆而相悖德通在內小
德是發見分給者大德是
存主統體者流即流其所

霜露

霜者陰精也
露者陰液也
陰氣勝陽則
凝為霜雪陽
氣勝陰則散
為雨露霜以
殺木露以潤
草○季秋霜
始降王者順
天行誅以成
肅殺之威准
南子曰秋三
月青女出以
降霜○和氣
津液凝為露
露從地出瑞
應圖云王者
施德惠則甘
露降於草木
此知與禮智之智尤敏而

至聖章旨

此章就德之散殊說言至
聖即是言仲尼以首節為
主下從聖德說到發外從
發外說到及人而以配天
一氣緊承

至聖節旨

此歷舉至聖之德未說到
行處故曰足以言其德之
具也首一段生知之質包
說下四段俱有臨中事聰
是吾心真聞明是吾心真
見睿屬思是志之通微處
此知與禮智之智尤敏而

之所載日月所照之處霜露所降之方凡有血氣而為人類者莫不尊之為元后親
之為父母而敬信悅者盡於天下也豈非其德之所及廣大如天乎故曰配天夫至
聖之德備於已而功用配於天此其所補朱子云此章說發外處故自表觀之則易
以為天道歟而小德川流之義可識矣補見下章說存主處故自裏觀之則難知

右第三十一章

承上章而言小德
之川流亦天道也

唯天下至誠

至誠是全天
命實理之人

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

為能二字貫下三句經以名分
秩然上言綸以情意諄然上言

立天下之大本

立是植立却不是用力字大
本是大根本就仁義禮智言

知天地之化育

知是潛孚默契意化者
自有而無育者自無而

夫焉有所倚

倚是託經綸皆治絲之事經者理其緒而分之綸者比其類而合之
倚靠託也經常也大經者五品之人倫大本者所性之全體也惟聖
人之德極誠無妄故於人倫各盡其當然之實而皆可以為天下後世法所謂經綸
之也其於所性之全體無一毫人欲之偽以雜之而天下之道千變萬化皆由此出

所謂立之也其於天地之化育則亦其極誠無妄者有默契焉非但聞見
之知而已此皆至誠無妄自然之功用夫豈有所倚著於物而後能哉
教化曰道散於人倫而原於性命人惟誠有未至即不能盡倫盡性以至於命耳唯
天下至誠極誠無妄為能於五品人倫為天下之大經者有以經之辨其分綸之合
其類焉為能於所性全體為天下之大本者有以立之而一私不雜萬理畢該焉為
能於一元迭運為天地之化育者有以知之而一道相契天人無間焉其化之克敦
如此此皆其功用自然不思不勉補雙峯曰大經是道大本是性性乃大經之本也
夫焉有所倚著於物而後能哉補天地化育是命命又大經大本之所自來也又

雲峯曰首章由造化說聖人故曰命曰性曰道由體而達之用也此章言聖人之所
以為造化則曰道曰性而後曰命由用而原其體也故朱子謂此三句從下說上知

其凝如脂其
甘如飴
詳禮智之智聖人與人同
具而獨異睿知之知則生
天地之化育故能立天下之大
○肫肫其仁其仁以生理
淵淵其淵其淵以本源
浩

馮厚齋曰血
別皆在外五足以則內邊
知聖人所獨也臨容執敬
本然後能經綸天下之大經
○肫肫其仁其仁以生理
淵淵其淵其淵以本源
浩

藥於陰行於
事
溥博節旨
溥博淵泉四字關通大德
化也心通造化廣遠無方
補係辨云上章是從內發出外故由小德說向川
○苟不

脈之內而為
溥博節旨
溥博淵泉四字關通大德
化也心通造化廣遠無方
補係辨云上章是從內發出外故由小德說向川
○苟不

榮氣稟於陽
行於脈之外
意却是頓挫上五足以非
殆浩浩乎見聖心之天焉
補流此章是從外串入內故由敦化說歸大德
○苟不

而為衛
又進一層溥博周徧是就裏
面詳細說溥博廣濶是就
大概全體上說淵靜深謂
萬感俱寂朕兆莫窺泉有
本謂一源活潑渟泓無盡
禮智之德者則心非至誠之心明非至誠之明其孰能知此經綸立本知化之盛哉

錦衣詩
衛碩人篇美
時出則向之足於用者今
則信乎至誠之不易知也是不可以觀天道之極致乎而大德敦化之義亦可識矣

莊姜也首章
皆見於用矣生知之質與
仁義禮智合言之總是德
補邱月林曰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總是一箇至聖但達

云碩人其頤
仁義禮智合言之總是德
補邱月林曰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總是一箇至聖但達

衣錦裝衣齊
故註曰五者之德
如天節旨
右第三十二章
承上章而言大德之敦化亦天道也前章言至聖之德此章言

侯之子衛侯
如天節旨
右第三十二章
承上章而言大德之敦化亦天道也前章言至聖之德此章言

之妻鄭丰篇
此只申說上節如天如淵
刺淫婦也三
在至聖心體上摹寫敬信
章云衣錦裝
悅不重民上正形容見言
衣裳錦裝裳
行時出之妙三而字語意

叔兮伯兮駕
綱上
聲名節旨
子之道
承上詩意來君子緊
闡然而曰章
闡是韜藏不露意日章
小人之道
務名不

子與行
聲名節旨
子之道
承上詩意來君子緊
闡然而曰章
闡是韜藏不露意日章
小人之道
務名不

此又承上敬信悅而極形之歸重配天上聲名五德之聲名也註極言之是極言天下去處疊下六所字

要看含有人類在句法次第銜接尊親即在敬信悅上見得莫不應上莫不字如天以體言配天以用言故曰字雖從無息章高明配天來要只是本章贊語

至誠章旨
此章就德之統體說言至誠亦是言仲尼首節明功用出於自然是說敦化處次節形容其盛乃推原其為大德也末節言非至聖不能知則深贊其妙耳

至誠節旨
此以至誠二字作主故註每段各提起說經綸就聖人一身言所謂人倫之至也如為君止仁為臣止敬是經君仁其臣臣敬其君

其盛矣此復自下學立心之始言之而下文又推之以至其極也詩國風碩人鄭之圭皆作衣錦裝衣裝綉同禪衣也尚加也古之學者為己故其立心如此向綱故闇然衣錦故有日章之實淡簡溫網之襲於外也不厭而文且理焉錦之美在中也小人反是則暴於外而無實以繼之是以的然而亡也遠之近見於彼者由於此也風之自著乎外者本乎內也微之顯有諸內者形諸外也有為己之

心而又知此三者則知所謹而可入德矣故下文引詩言謹獨之事

德可謂極盛矣又慮學者馳騫高遠而忘下學之功故此復自下學至親至切者言之以漸進於上達至精至微之地蓋再敘入德成德之序也意謂為學莫先於立心立心莫要於為己詩有曰衣錦而向之以綱詩之意蓋惡其錦文之外著而斂於內也古人之立心如此而君子為己之心可推矣故君子之道只欲實得於己不求人知所以外若闇然無華而就中積美有日章著而無窮小人之道專務人知的然外見而中無其實日就消亡也然所謂闇然日章者何如君子之道安素自守固若是其淡矣而其中有彌永之旨存焉自不可厭也悃悃無華固若是其簡矣而其中有光輝之美存焉自有其文也敦厚和平固若是其溫矣而其中有秩然之用存焉自有其理也闇然日章如此此皆衣錦尚綉為己之實心也由是以為己之心而知幾知遠之幾在近天下國家之治忽由於吾身之得失也知風之幾在自吾身之得失

由於吾心之邪正也知微者顯之幾邪正之有諸內者甚微而善惡之由中達外者甚顯也知此三者而於自近微謹之可以充其為己之心與之入德而馴至聖人之

道承闇然句來淡而不厭厭是淡薄不簡而文簡是

遠指天下國家言近指身言

可與是預許意德註前章言聖

即下不顯之德

潛伏詩

正月篇大夫是綸立是所性全體毫無

憂亂而作十虧欠誠處即是立處天地

一章去魚在化育只是一誠聖人動處

子沼亦匪克即化育之陽靜處即化育

樂潛雖伏矣之陰亦此誠有以知之耳

亦孔之昭憂贊化育以事言助其功也

心慘念國知化育以心言契其理也

之為虐無倚自家都是實理無少

相在詩缺欠不必倚著他物

抑篇衛武公肫肫節節

作以自警七此只申上節摹擬聖心經

章云相在爾綸處即是仁肫肫者懇切

室向不愧于而不虛浮渾厚而不間斷

屋漏無曰不立本處即是淵淵者靜

顯莫予云觀虛而物欲不滄深遠而涯

屋漏渙莫測知化處即是天浩

朱子曰古人浩者誠復之體無不包誠

室在東南隅通之用無不運

開門東南隅苟不節言

為突西北隅上節已有形容不盡之意

為屋漏西南故此以難知繼之苟不至

域補王云章內言君子者六惟首節與小人對舉以嚴其介即至篤恭而天下平君

矣補子境地雖殊要於為道則此一此節兩提君子之道作意丁宜以為總貫全文為

下學立箇榜樣固可即就不處坐

實下學之君子言之亦無不可

故君子內省不疚承上二句來君子是人德

及者不可及是過人其唯人之所不見乎

疚病也無惡於志猶言無愧

於心此君子謹獨之事也

省察使念慮之萌無一毫疚病方安於心而無惡是則君子之所不補陳氏曰上言

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之地而致謹其獨乎此省察為己之功也

獨意下一節言己之所不見處又申明首章戒慎恐懼意

尚不愧于屋漏尚是庶幾意不愧は無歉

言而信不言是未發

益加密矣故下文

引詩并言其效

動而亦必敬焉言固信也雖不言而亦必信焉夫不動不

言即屋漏也敬信即不愧也此存養之功而為己益密也

動也此章先言慎獨而後戒懼田疎說

入密也語言各有條理道理實無異同

詩曰奏假無言假是感

時靡有爭靡是無

詩云潛雖伏矣

潛是幽暗之

亦孔之昭

昭是顯

君子之所不可

無惡於志

無惡是無

君子之所不

補陳氏曰上言

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之地而致謹其獨乎此省察為己之功也

獨意下一節言己之所不見處又申明首章戒慎恐懼意

尚不愧于屋漏尚是庶幾意不愧は無歉

言而信不言是未發

益加密矣故下文

引詩并言其效

動而亦必敬焉言固信也雖不言而亦必信焉夫不動不

言即屋漏也敬信即不愧也此存養之功而為己益密也

動也此章先言慎獨而後戒懼田疎說

入密也語言各有條理道理實無異同

詩曰奏假無言假是感

時靡有爭靡是無

北隅然後始
到西南隅此
是深密之地
曾子問謂之
當室之白孫
炎曰當室之
日光所漏入
也
奏假詩
烈祖篇祀成
湯之樂也
子懷詩
皇矣篇七章
云帝謂文王
子懷明德不
大聲以色不
長夏以革不
識不知順帝
之則
德輶詩
烝民篇六章
云人亦有言
德輶如毛民
鮮克舉之我

至誠但不重人知至誠只
重在贊至誠難知上
衣錦章旨
此章言入德成德之序重
一德字首節為已是主意
二三節謹獨存養是其工
夫四五節民勸民威天下
平是其效驗末節贊嘆不
顯二字蓋德必如天而後
為至也所謂中庸以天字
始以天字終也首章道字
說得廣濶此章德字說得
親切八引詩自己意思都
於說詩處見之
衣錦節旨
此節重立心為已上知幾
即為已起頭下手處惡其
支之著是釋詩立言本旨
在此闡然修於內也的然
著於外也不第曰闡而曰
之能事聖神功化之極致也
禮處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
承上奏假二句來君子即上密為已
之功者賞是爵賞勸是勉於為善意
不怒而民威於鈇

爭夫
禮處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
承上奏假二句來君子即上密為已
之功者賞是爵賞勸是勉於為善意
不怒而民威於鈇

皮怒是以刑加威註詩商頌烈祖之篇奏進也承上文而遂及其效言進而感格於
鈇是不敢為惡意註神明之際極其誠敬無有言說而人自化之也威畏也鈇塗斫
刀也鈇為已之學成而其效則何如詩云主祭者奏假神明極其誠敬無有言說
斧也註則在廟之人亦皆化之靡有爭競失禮者此可見有是德則有是化矣是

故君子由存省之功以造於成德之地雖不賞以示勸也而民之被其德者自然有
所景仰而勸於善雖不怒以示威也而民之被其德者自然威於鈇鈇而不敢為惡
夫不賞怒即無言也民勸威即
靡爭也蓋德盛而民化如此
詩曰不顯惟德不顯是無
百辟其刑之百辟是諸
侯刑是效

法
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
承上不顯二句來君子是成德之人篤恭是純粹自然
不自知其恭之謂天下是盡萬邦臣民平是相忘相化

意註詩周頌烈文之篇不顯說見二十六章此借引以為幽深玄遠之意承上文言
天子有不顯之德而諸侯法之則其德愈深而效愈遠矣篤厚也篤恭言不顯

其敬也篤恭而天下平乃聖人至
德淵微自然之應中庸之極功也
不但已也詩云天子有幽深玄遠之德則百辟
言其皆刑而法之此可見德愈盛則化愈廣矣是

故君子由存省而造其極此心渾然天理念念是恭時時是恭篤厚渾深不可窺測
而天下之人自順則而不知翕然平治并勸威之迹亦泯矣夫篤恭是不顯之德天

下平即百辟刑之此中和位育
補呂云潛雖二節是天德工夫而不動兩句是工夫
之能事聖神功化之極致也
極處奏假二節是王道效驗而篤恭句是效驗極

○詩子懷明德
子是詩人託為上帝自稱之言懷是
常念意明德指能全天賦之明德言
不大聲以色
顯著意以猶

闡然不竟曰章而曰日章處
是從旁人見得上下載並
闡然不竟曰章而曰日章處
是從旁人見得上下載並

與
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
聲是號令色是
容貌化是感化
末也末是
詩曰德輶如毛
輶是輕毛是羽
物之至輕者

重
重要醒出而字意淡而不
厭三句不過是形容闡然也

與
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
聲是號令色是
容貌化是感化
末也末是
詩曰德輶如毛
輶是輕毛是羽
物之至輕者

與
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
聲是號令色是
容貌化是感化
末也末是
詩曰德輶如毛
輶是輕毛是羽
物之至輕者

與
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
聲是號令色是
容貌化是感化
末也末是
詩曰德輶如毛
輶是輕毛是羽
物之至輕者

與
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
聲是號令色是
容貌化是感化
末也末是
詩曰德輶如毛
輶是輕毛是羽
物之至輕者

與
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
聲是號令色是
容貌化是感化
末也末是
詩曰德輶如毛
輶是輕毛是羽
物之至輕者

儀圖之維仲
山甫舉之
上天詩
文王篇末章

云上天之載
無聲無臭儀
刑文王萬邦
作字

日章之實子思深有味乎
此一段光景故再詳言之
俱就日用言行應事接物
說知遠之近主修身言知

風之自主正心言知微之
顯主誠意言上二句舉表
而識裏下一句由內以達
外三知字即大學知所先
後之知入德句兼承為已
知幾為是註知所謹尚未
謹也下文謹獨存養即此
近自微者而謹之不賞不
怒天下平則達於風遠而
顯矣

潛伏節旨

此正謹獨之事潛伏孔昭
詩指魚言此借以言心甚
隱微而為莫見莫顯之幾
也內省二字重一念初萌
省其天理人欲以加存遏
此志自下學之初已立定
惟不疚方為無惡惡字與
惡其文之著惡字同一痛
切不疚無惡即人所不及

毛猶有倫
倫是有迹
上天之載
載指天命之
流行處言
無聲無臭
無聲是無可聽
至矣
至矣是
贊德非

詩大雅皇矣之篇引之以明上文所謂不顯之德者正以其不大聲與色也又
詩註引孔子之言以為聲色乃化民之末務今但言不大之而已則猶有聲色者存
是未足以形容不顯之妙不若蒸民之詩所言德輶如毛則庶乎可以形容矣而又
自以為謂之毛則猶有可比者是亦未盡其妙不若文王之詩所言上天之載無聲
無臭然後乃為不顯之至耳蓋聲臭有氣無形在物最為微妙而猶曰無之謂君子
故惟此可以形容不顯之妙非此德之外又別有是三等然後為至也言不顯

篤恭則其德之深微豈易形容哉詩云上帝自言子懷念文王之明德不大其聲音
與顏色似可以形容不顯之德矣然孔子嘗言為政有本若聲色之於以化民特末
務耳今若但執詩不大之說是猶有聲色者存也不若蒸民之詩曰德之輕微如毛
似可以形容不顯之德矣然毛雖微也猶有比類德豈有比類乎惟文王之詩曰上
天之載無聲可聽無臭可聞乃真為不顯之至德矣故惟此可以形容不顯之德之
妙然則君子之學必至此而後為極也非由立心為已而進其功焉亦安能至是哉

補朱子云此章凡八引蓋自衣錦尚絅以至不顯惟德凡五條始學成德疎密淺深
之序也自不大聲色以至無聲無臭凡三條皆所以贊夫不顯之德也胡氏云首
章開端一天字原其所始之道道在我者無不本諸天此結果一天字要其所終之
德德成則能不失本諸天者也至此則無聲無臭之天即我不顯之德天人合一矣
右第三十三章子思因前章極至之言反求其本復自下學為已謹獨之事推
而言之以馴致乎篤恭而天下平之盛又贊其妙至於無聲無臭而後已焉蓋
舉一篇之要而約言之其反復丁寧示人之意至深切矣學者其可不盡心乎

處內省正人所不見處二句不是贊辭言不可及唯

在此處若過此關便難致力危之也勉之也

相在節旨

此正戒懼之事上云潛伏言信是敬信在言動之前

猶是有此一物藏在隱微之中不愧屋漏則表裏洞然更無纖芥查滓矣不動敬不亦徹於言動之後此所以為加功益密

秦假節旨

此合下節雖以效言却只詩旨只在祭時言引來則

重德註以極其誠敬釋無言者蓋有言則敬心不翕其云人自化之指與祭之人也

不顯節旨

引詩不顯之義只是形容謂厚於恭敬凡工夫至極有睢麟之精意自有周官

子懷節旨 前面存省極其盛以言之又與首節闡然相照應故百辟刑效亦寬進一步也篤恭而不已者便自幽深玄遠而不顯矣非以篤恭訓不顯也天下平亦不是全無政教之法度但行所無事耳上節是動則變此則至於化矣

子懷節旨

上節篤恭而天下平已是然必先之以不大聲色德孔子是平日論治道語不類可擬非毛之猶有倫也萬物之事無聲無臭即在無聲臭可言人以是德合乃補足本文言外意

極至結局處子思深有味乎不顯之德故復三引詩以形容之三詩只重天載一詩是說詩輶字詩言輕而易舉此之輕是細微意毛猶有倫言以毛比德是德猶有倫聲色不大滯於象德輶如毛涉於迹總是形容不顯直逼出無聲無臭來載者發育有物有則上見不可涉杳渺話頭至矣是贊不顯之德之至言天以是德命之人本於天亦無聲臭可指真德之至矣註惟此可以形容句與未足形容未盡其妙例看